

张氏医通 ba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伤寒缙绪二论自序

[张氏医通二](#)

古来讲仲景氏之学者递代不乏名贤衍释仲景之文日多而仲景之意晦转何哉人皆逐其璣

[张氏医通三](#)

伤寒缙论卷上

[张氏医通四](#)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太籀上篇

[张氏医通五](#)

病在三阴，则有传经直中之理，在三籀，则有在经在府之分，而太籀更以寒伤营风伤卫，营卫俱伤为大关键，故篇中分辨风寒营卫甚严，不敢漫次一条，即犯本坏证，结胸痞满，分隶各自为篇，非但不

[张氏医通六](#)

仍叔和之旧，并不若尚论之混收温热条例於伤寒法中，至於释义，则嘉言独开生面，裁取倍於诸家，读者毋以拾唾前人为诮也。

[张氏医通七](#)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於籀也，无热恶寒者，发於阴也，发於籀者七日愈，发於阴者六日愈，以籀数七，阴数六故也。

[张氏医通八](#)

此条以有热无热，证籀病阴病之大端，言籀经受病，则恶寒发热，阴经受病则无热恶寒，尚论以风伤卫气为籀，寒伤营血为阴，亦属偏见，发於籀者，七日愈籀奇数也，籀常有馀，故六日周遍六经，馀热不能即散，至七日汗出身凉而愈，阴偶数也阴常不足，故六日周遍六经，则籀回身暖而愈也，上条统论阴籀受病之原。

[张氏医通十](#)

太籀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张氏医通十一](#)

脉浮者，邪气并於肌表也，头项强痛者，太籀经脉上至於头也，恶寒者虽发热而犹恶寒不止，非无热也，以始热汗未泄，故脉但浮不缓耳。

[张氏医通十二](#)

太籀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上条但言脉浮恶寒，而未辨其风寒营卫，此条即言脉浮缓发热自汗，而始识其为风伤卫也，风属籀从卫而入，入经云：籀者卫外而为固也，今卫 故自汗出而脉缓。

太籀中风，籀浮而阴弱，籀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啻啻恶寒，渐渐恶风，翕翕发热，鼻鸣乾呕者，桂枝汤主之。

籀浮阴弱，即与卫强营弱同义，籀浮者，籀邪入卫，脉必外浮，籀性本热，风又善行，所以发热快捷，不待郁闭自发也，阴弱者，营无邪

助，比卫不足，脉必内弱，阴弱不能内守，籛脘 ㄩ 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盖自出也，自汗既多，则营益弱矣，嗇嗇恶寒，内气馁也，淅淅恶风，外体脘 *，恶风未有不恶寒者，世俗相传，谓伤风恶风伤寒恶寒误人多矣，翕翕发热，乃气蒸湿润之热，比伤寒之乾热不同，鼻鸣者，籛气上雍也，乾呕者，籛邪上逆也，若外邪不解，势必传，鼻鸣乾呕，便是传入籛明之候，是以呕则传，不呕则不传也，故用桂枝汤解肌表之籛邪，而与发汗驱出阴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太籛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太籛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外证未解，曾服过发汗乐可知。

太籛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卫得邪助而强，营无邪助，故为弱也。

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为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无宿病，而表中风邪，汗出不愈者，必是卫气不和之故，设入於营，则 已近灾，未可宴然称无病矣，时发热者，有时发热，有时不热，故先於未发热时，用解肌之法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尔，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此明中风病，所以卫受邪风，营反汗出之理，见营气本和，以卫受风邪，不能内与营气和谐，汗但外泄，虽是汗出，复宜发汗，使风邪外出，则卫不强而与营和矣。

太籛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服汤反烦，必服药时不如法，不 热粥助药力，肌窍未开，徒用引动风邪，漫无出路，势必内入而生烦也，中风未传变者，舍桂枝解肌，别无治法，故刺後仍服桂枝汤则愈，今虽不用刺法，此义不可不讲。

内编云：服桂枝汤反烦不解，本汤加羌辛 本通其督脉者愈，即是刺风池风府之意。内经云：有病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风厥，言烦满不解，必致传入阴经而发热厥也。

太籛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足籛明，使经不传则愈。

足籛明，言刺冲籛，使邪归并籛明，不犯他界也，他经则不然，盖籛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地也，或言伤寒多有六七日尚头痛

不止者，经言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则知其病六日犹在太籛，至七日而始衰也，所谓七日来复者，言邪气虽留於一经，而人之营卫流行，六日周遍六经，至七日复行受邪之经，正气内复，邪气得以外解也，若七日不罢，则邪热势盛，必欲再经而解，非必尽如一日太籛，二日籛明，六日传尽六经之为准则也。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风邪虽去，而籛气之扰攘，未得遽，俟十二日再周一经，则余邪尽出，必自愈矣，当静养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

太籛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下之为逆，不独指变结胸等证而言，即三阴坏病，多由误下所致也。

太籛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虽已下而脉仍浮，表证未变者，当急解其外也。

夫病脉浮大，问病者言但便溲耳，设利之为大逆，溲为实，汗出而解，何以故，脉浮当以汗解（溲硬同）。

脉浮为邪在表，其人大便虽数日不行，不足虞也，设实燥结，必腹胀溲满，又不得不从证下之，以其证急也，即如籛明例中，有脉浮而大，心下反溲，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一条，以其燥屎逆攻脾藏，所以心下反溲，不可泥心下为籛分，脉浮为表邪，而行发汗也，此则病人津液素槁，大便但溲而无所苦，亦不致於结痛攻脾，只宜小建中汤多加襟饴以和之，表解热除而津回，大便自通矣，不得已用导法可也，设误用承气攻之，则表邪内犯，故为大逆，与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同意，是皆凭脉不凭证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天地郁蒸而雨作，人身烦闷而汗作，气机之动也，气机一动，则其脉必与证相应，故脉浮而邪还於表，才得有汗，而外邪尽从外解，设脉不以浮应，则不能作汗，其烦即为内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寒伤营之脉证，不可误用桂枝汤，以中有芍药收敛寒邪，漫无出路，留连肉壅，貽患无穷，故为首禁。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後必唾脓血也。

桂枝辛甘，本胃所喜，服之反吐，其人湿热素盛可知矣，湿热更服

桂枝，则热愈淫溢上焦，蒸为败浊，故必唾脓血也。

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为湿热之最，酒客平素湿热搏结胸中，才挟外邪，必增满逆，所以辛甘之法不可用，则用辛凉以撤其热，辛苦以消其满，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每以葛根为酒客所宜，殊不知又犯太籛经之大禁也。右为桂枝汤三禁。

已上风伤卫。

太籛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籛俱紧者，名曰伤寒。

凡伤寒必恶寒发热，体痛呕逆，脉阴籛俱紧，或未发热者，寒邪初入，尚未郁而为热也，仲景虑恶寒体痛呕逆，又未发热，恐误认直中阴经之证，早於辨证之先，首揭此语以明之。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恶寒为寒在表，或身热恶寒，为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者，皆误也，而活人书以此为表言之，详仲景论，止分皮肤骨髓而不曰表者，盖以皮肉脉筋骨五者，主於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可见皮肤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浅之分，骨髓即皮肤之下，外部深磅之分，与经络属表，藏府属之例不同，凡虚弱素寒之人，感邪发热，热邪浮浅，不胜磅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谓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药用辛温汗之，至於壮盛素热之人，或酒客辈感邪之初，寒未变热，阴邪闭其伏热，阴凝於外，热郁於内，故内烦而不欲近衣，此所谓寒在皮肤，热在骨髓，药用辛凉必矣，一发之後，表解正和，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肤为表，骨髓为，则麻黄汤证，骨节疼痛，其可名为有表复有之证耶。

伤寒一日，太籛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籛明少籛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此条言病欲传不传之候，以此消息，盖营起中焦，邪伤营，必脉紧无汗，故欲传则欲吐，躁烦脉数急也，若风伤卫，则自汗脉缓，故欲传但有乾呕而无吐，亦无躁烦脉数急之例也。

太籛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人身之籛，既不得宣越於外，则必壅寒於内，故令作喘，寒气刚劲，故令脉紧耳，汗者血之液，血为营，营强则理理闭密，虽热汗不出，故以麻黄汤重剂发之，内经所谓因於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麻黄发汗最猛，故以桂枝监之，甘草和之，杏仁润下以止喘逆

也，方後着云：不须啜粥者，伤寒邪迫於胃，本不能食，若强与食，反增其剧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脉浮而紧，当用麻黄，若浮而不紧，虽有似乎中风，然有汗无汗迥别，故不复言病证耳，至於浮数，其邪变热已瓘，并宜麻黄发汗无疑也。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明系汗後表邪袭入所致，宜改用桂枝汤者，一以邪传卫分，一以营虚不能复任麻黄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宜桂枝汤，六七日不大便，明系表热，况有热以证之，更无可疑，故虽头痛，必是解明热蒸，可与承气汤，然但言可与，不明言大小，其旨原不在下，不过借此以证有无表热耳，若小便清者，为无热，邪未入里可知，则不可下，仍当散表，以头痛有热，寒邪怫郁於经，势必致然无身疼目瞑，知邪气原不为重，故不用麻黄而举桂枝，以解散营中之邪热，则寒邪亦得解散矣。

太瘧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麻黄汤主之，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当解，所以然者，瘧气重故也。

世本麻黄汤主之，在瘧气重故也下，今正之。服药已微除，复发烦者，余邪未尽也，目瞑烦剧者，热盛於经，故迫血妄行为衄，余热随血而解也，以汗後复故为瘧气重也，或言汗後复而热邪仍未尽，重以麻黄汤散其未尽之邪，非也，若果邪热不尽，则当解三字从何着落，八九日不解，则热邪伤血已甚，虽急夺其汗，而营分之热不能尽除，故必致然後得以尽其余热也，将 温 H 目瞑，以火邪载血而上，故知必当解，内经曰：瘧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又云：瘧气盛则目瞑，阴气盛则目瞑，以瘧邪并於阴，故为阴盛也。

太瘧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当发汗，麻黄汤主之。

愤足 y，则邪热随血而散，夺血则无汗也，设不自当以麻黄汤发之，发之而邪解，则不 o，发之而余邪未尽，必仍当解。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脉浮紧，当以汗解，失汗则邪郁於经不散而致衄，滴不成流，此邪热不得不大泄，病必不解，急宜麻黄汤汗之，夺汗则无血也。仲景云：衄不可发汗，亡血家不可发汗，以久衄血已多，故不可发汗，

复夺其血也，此因当汗不汗，热毒蕴结而成 故宜发其汗，热得泄而 o。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籊气内虚而心悸，阴气内虚而心烦，将来邪与虚搏，必致危困，急用建中养正祛邪，庶免内入之患，又虑心悸为水饮停蓄，烦为心虚不，故复以呕证之，盖呕为湿热在膈上，故禁甜味恋膈耳。按小建中本桂枝汤，风伤卫药也，中间但加饴倍芍以缓其脾，使脾胃行其津液，则营卫自和，即命之曰建中，其旨微矣。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其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尺中脉迟，不可用麻黄发汗，当频与小建中和之，和之而邪解，不须发汗，设不解，不妨多与，俟尺中有力，乃与麻黄汗之可也。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 虚，须表 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误下身重心悸，纵脉仍浮数，亦不可复发其汗，设尺脉微，为 阴素虚，尤为戒也，脉浮而数，热邪已甚，将欲作汗也，反误下之，致汗湿内外留着，所以身重心悸，当与小建中和其津液，必自汗而愈。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中懊怀如饥，发汗则致痉，身强难以屈伸，薰之则发黄，不得小便，久则发嗽唾。

籊虚多湿之人，虽感寒邪，亦必自汗发热而呕，有似中风之状，发散药中，便须清理中气，以喘痰湿，则表邪方得解散，设有下证，则宜渗利小水为主，若误用正汗正下法治之，便有如上变证也。

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薰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项强，加温 则 C

阴虚多火之人，才感外邪，便发热头痛倍常，即辛凉发散药中，便宜保养阴血，设用辛热正发汗药，津液立枯，邪火弭炽，遂致烦乱不识人也，若误薰误下温，无若是变证乎。已上寒伤营。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太籊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坼，此为逆也，以真武汤救之。

宗印无後六字，世本作大青龙汤主之，今依尚论改正，天地郁蒸，

得雨则和，人身烦躁，得汗则解，大青龙证，为其身中原有微汗，寒邪郁闭，不能透出肌表，由是而发烦躁，与麻黄汤证之，无汗者迥殊，故用之发汗，以解其烦躁也，所以暴病便见烦躁，信为营卫俱伤无疑，此方原为不得汗者取汗，若汗出之烦躁，全非郁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恶风脉微弱，则是少阴亡籛之证，若脉浮弱汗出，恶风而不烦躁，即是太籛中风之证，皆与此汤不相涉也，误用此汤，不致厥逆惕愀，而速其籛之亡耶，按服误大青龙亡籛，即当用四逆汤回籛，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汤以救之者，其议何居，盖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龙惟藉水，可能变化，设真武不与之水，青龙不能奋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芍药附子，行水收阴，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籛，名为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阴籛，互镇於少阴北方之位，全在收拾其水，使龙潜而不能见也。设有一毫水气上逆，龙即遂升腾变化，纵独用附子乾姜以回籛，其如魄汗不止何哉，人身籛根於阴，其亡籛之证，乃少阴肾中之真籛飞越耳，真籛飞越，亟须镇摄归根，籛既归根，阴必翕然从之，阴从则水不逆，而籛不孤矣，岂更能飞越乎。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小青龙汤发之。

世本作大青龙汤发之，从内编改正。按前条脉浮紧身疼，不汗出而烦躁，皆寒伤营之候，惟烦为风伤卫，反以中风二字括其寒证，处方全用麻黄汤，加石膏以解内烦，姜枣以和营气也，此脉浮缓身不疼，皆风伤卫之证，惟身重为寒伤营血，然乍有轻时，不似伤寒之身重而烦疼，骨节腰痛，亦无少阴之身重但欲寐，昼夜俱重也，身重者寒也，乍轻者风也，虽营卫并伤，实风多寒少，反以伤寒二字，括其风证，处方用桂枝加麻黄以散寒，盖营卫郁热，必作渴引饮，然始病邪热未实，水不能消，必致停饮作咳，故先用半夏以涤饮，细辛乾姜以散结，五味以收津，恐生姜辛散，领津液上升，大枣甘温，聚水饮不散，故去之发之者，发散风水之结，非大发汗也，仲景又申明无少阴证者，以太籛与少阴合为表，其在阴经素虚之人，表邪不俟传经，早从膀胱袭入肾藏者有之，况紮感夹阴等证，临病犹当细察，设少阴不亏，表邪安能飞渡，而见身重欲寐等证耶，故有少阴证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温经散邪，紮相缩照之法，岂可竟用青龙，立铲孤籛之根乎。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乾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此即前证发迟而致水饮停蓄也，水寒相搏，则伤其肺，人身所积之

饮，或上或下，或热或冷，各自不同，而肺为总司，但有一二证见，即水逆之应，便宜小青龙汤散邪逐水，不欲如大青龙兴云致雨之意也。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薤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塘萎根三藜，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复满，去麻黄，加茯苓四藜，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本方主发散，故用麻黄，若主利水，多去麻黄，而加行水药也，薤花利水，水去利自止，噎者，水寒之气相搏於，故去麻黄而加附子。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小青龙汤主之，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世本小青龙汤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下，错简也。风寒挟水饮上逆，津液虽有阻滞而未即伤，故不渴，服汤後饮与津液俱亡，故反渴，渴则知津液暴伤，而未得复，是为寒去欲解之徵，所以虽渴而不必复药，但当静俟津回可也。咳而微喘为水饮泛溢今水去而渴，与水逆而渴不同。已上营卫俱伤。

咽喉乾燥者，不可发汗。

其人胃家津液素亏，所以咽中乾燥，若不慎而误发其汗，重夺津液，而成喉 脓血也，此与咽中闭塞，似同实异，此戒发汗以夺阳明之津，彼戒发汗以夺少阴之血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淋家膀胱素伤，更汗则愈扰其血，故从溺而出也。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疮。

疮家肌表素虚，营血暗耗，更发其汗，则外风袭虚，内血不营，必致疮也。

涂¹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不得眠。

久惯涂¹，清筋之气素伤，更发其汗，以虚其虚，则筋之动脉必陷，故货急不能卒视不得眠，盖目与额皆筋明部分也，此与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 虚实悬殊，不可不辨。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血亡则筋气孤而无偶，汗之则筋从汗越，所以不发热而反寒栗也。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

平素多汗，更发其汗，则心藏之血伤，而心神恍惚，膀胱之血亦伤，而便已阴疼也。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卧，不能自温。

其人肾藏真筋素亏，故咽中闭塞，汗之则并夺其筋，血无所依，即

吐血厥冷卧，非四逆汤温经回籛可拟也。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冷。

而小便失者，膀胱虚寒也，发汗必传少阴，而成四肢逆冷矣。

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乾，胃燥而烦。

脉虽动数，而微弱者，为表虚自汗，汗之更竭其津，必津，必胃乾烦躁也。

诸逆发汗，病微者难差，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差祛同），诸逆发汗，

言凡有宿病之人，阴血本虚，若误用汗剂重夺其血，则轻者必重，重者转剧，剧者言乱目眩，以虚热生风，风主眩晕故也。

咽喉乾燥，不可发汗，常器之云：与小柴胡汤，石顽曰：宜小建中，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常云：猪苓汤，石顽曰：未汗黄建中，

疮家不可发汗，王日休云：小建中加归，常云：误汗成瘡，桂枝加葛根汤，石顽曰：漏风发瘡，桂枝加附子汤，涂不可发汗，许叔微云：黄建中，夺汗动血，加犀角，吕沧洲云：小建中加，误汗直视者不治，亡血家不可发汗，常云：小柴胡加芍药，石顽曰：黄建中，

误汗振标，苓桂术甘汤，加当归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庞安常云：甘草乾姜汤，孙兆云：黄建中加，误汗吐血，炙甘草汤，厥冷当归四逆

汤，石顽曰：未汗甘草乾姜加，误汗厥冷，当归四逆，汗後小便反数，茯苓甘草汤，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郭云：小建中汤，王云：误汗烦躁便难者，炙甘草汤，汗家重发汗，小便已阴瘡者，常云：一味禹馀粮散，王云：用禹馀粮赤石脂生梓白皮赤小豆等分，捣筛蜜丸弹丸大，水煮日二服。以上宿病禁汗例。

太籛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凡病欲解之时，必从其经气之王，太籛者，盛籛也，故从巳午未之王时而病解。上条太籛经自解候。

太籛中篇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证，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饮暖水汗出愈，伤风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虽多，徒伤津液，表终不解，转增烦渴，邪入於府，饮水则吐者，名曰水逆，乃热邪挟积饮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频溉热汤，得汗则表俱解，所以一举絜得之也，膀胱为津液之府，用以通调水道，则火热自化，津液得全矣。

发汗後，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言水逆也，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

有蓄积痰饮，发汗徒伤胃中清籛之气，必致中满，若更与发汗，则水饮上蒸而为吐逆，下渗而为泄利矣，凡发汗药皆然，不独桂枝当禁，所以太籛水逆之证，不用表药，惟五苓散以导水，服後随溉热汤以取汗，所谓紮解表之法也。

太籛病，发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不行解肌，反行发汗，致津液内耗，烦躁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脉转单浮，则无他变而邪还於表矣，脉浮本当用桂枝，何以变用五苓耶，盖热邪得水，虽不全解，势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还表，其热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证成消渴，则府热全具，故不单解而从紮解也。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脉浮数而烦渴，则津液为热所耗而内燥，证具矣，津液内耗，宜用四苓以滋其内，而加桂以解其外，则术用苍，桂用枝，从可推矣。凡方中用一桂字，不分桂枝肉桂者皆然，非独此也。

病在籛，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弭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

此条旧与小陷胸白散合为一条，殊不可解，盖表邪不从表散，反灌以水劫其邪，必致内伏，或入少阴之经，或犯太籛之本，故以二汤分主，按文蛤为止渴圣药，仲景取治意欲饮水而反不渴者，其意何居，盖水与邪气，渗入少阴之经，以其经脉上循喉咙，故意欲饮水，缘邪尚在经中，未入於腑，故反不渴，斯时不用咸寒收阴泻籛，使邪留变热，必致大渴引饮也，所以金匱云：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则知文蛤专治内外水饮也，服文蛤不差，知邪不在少阴之经，定犯膀胱之本，当与五苓散无疑。

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之洗之，益令热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紮，如上法。

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此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法当汗出而解，反洗以水，致令客热内伏不出，虽烦而复畏寒，似渴而仍不渴，似乎邪客少阴之经，及与文蛤散不差，其邪定匿膀胱，故与五苓紮解之法，服後汗出而腹中反痛者，此又因五苓药，引籛邪内陷之故，但籛邪内陷，曷不用小建中，而反与芍药，又云如上法何耶，盖平昔阴气内虚，籛邪内陷之腹痛，当与小建中和之，误用承气下药，致籛邪内陷之腹痛，则宜桂枝加芍药和之，因五苓利

水，而引籛邪内陷之腹痛，仍用五苓加芍药和之，三法总不离乎桂枝芍药也，如上法者，言即入於先前所服之药内也。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以邪气犯，本必小便不利也，若汗出不渴，而小便虽不利，知邪热欲犯膀胱，而犹未全犯本也，故用桂枝汤中之三，五苓散中之一，少示三表一之意为合剂耳。

太籛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急也。

小便利者，以饮水过多，水与邪争，必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必苦急，明是邪热足以消水，故指为证已急也，观上条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治法具矣。已上风伤卫犯本。

太籛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邪热搏血，结於膀胱，必沸腾而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见心虽未狂，有似乎狂，以血为阴类，不似籛邪内结之狂越也，血自下者，邪热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结，则膀胱之血，虽畜而不行，须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气以警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即如五苓大柴胡紫解表同义。

太籛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籛随经瘀热在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条之证，较前条更重，且六七日表证仍在，曷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为攻药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脉微而沉，反不结胸，知形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满，小便自利，则其人之发狂者，为血畜下焦无疑，故下其血自愈，盖邪结於胸，则用陷胸以涤饮，邪结少腹，则用抵当以逐血，设非此法，则少腹所结之血，既不附气而行，更何药可破其坚垒哉。

太籛病，身黄脉碇结，少腹满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血证为重证，抵当为重药，恐人当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义，言身黄脉碇结少腹满三者，本为畜血之证，然只见此，尚与黄相邻，必其人如狂，小便自利，为血证无疑，设小便不利，乃热结膀胱，无形之气病，为发黄之候也，其小便自利，则膀胱之气化行，然後少腹结满者，允为有形之畜血也。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馀药，宜抵当圆。

变汤为圆者，恐荡涤之不尽也，煮而连滓服之，与大陷胸圆同意。

已上寒伤营犯本。

太籛下篇

太籛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相传伤寒过经日久，其证不解，谓之坏病，遂与过经不解之病无辨，仲景止言三日，未尝言过经日久不痊也，所谓坏病者，言误汗吐下温，病仍不解，表证已罢，邪气入里，不可复用桂枝也，设桂枝证尚在，不得谓之坏病矣，至於过经不解，不但七日传之不尽，即十馀日十三日尚有传之不尽者，其邪犹在三籛留恋，故仲景主以大柴胡柴胡芒硝调胃承气，随证虚实而解其热也，经云：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可见太籛一经，有行之七日已上者，太籛既可羁留多日，则籛明少籛亦可羁留，过经漫无解期矣，若谓六经传尽，复传太籛，必无是理，惟病有传过三阴而脉续浮发热者，此正气内复，迫邪出外而解，必不复传也，岂有厥阴紫阴交尽於里，复从皮毛再入太籛之事耶。

太籛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愒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主之。

此本误用大青龙，因而致变者立法也，汗出虽多，而热不退，则邪未尽而正已大伤，况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愒，身振振摇，无往而非亡籛之象，所以行真武把关坐镇之法也。

太籛病发，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大发其汗，致籛气不能卫外，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流漓之互辞也，恶风者，理大开，为风所袭也，小便难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渗，兼卫气外脱，而膀胱之气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过汗亡籛，筋脉失养，兼袭虚风而增其劲也，故加附子於桂枝汤内，温经散寒，用桂枝汤者和在表之营卫，加附子者，壮在表之元籛，本非籛虚，是不用四逆也。

发汗後，身疼痛，脉况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朮，人参三朮，新加汤主之。

此本桂枝证误用麻黄，反伤营血，籛气暴盛，故脉反况迟而身痛也，此脉碇迟与尺迟大理，尺迟乃元气素虚，此六部皆况迟，为发汗新虚，故仍用桂枝和营，加芍药收阴，生姜散邪人参辅正，名曰新加汤，明非桂枝旧法也。

发汗後腹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吐下腹胀为实，以邪气乘虚入也，此本桂枝证，误用麻黄发汗，津液外泄，脾胃气虚，阴气内结，壅而为满，故以益脾和胃，降气涤饮为治也。

发汗後，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汗本心之液，发汗後脐下悸者，脾气虚而肾气发动也，明系阴邪留着，欲作奔豚之证，肾邪欲上凌心，故脐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趋肾界，预伐其邪，则中宫始得静耳。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发汗过多，误用麻黄也，误汗伤膻，胸中膻气暴虚，故叉手冒心，虚而欲得按也，本桂枝证，故仍用桂枝甘草汤，以芍药助阴，姜枣行津，汗後膻虚，故去之。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鬲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此示人推测膻虚之一端也，膻虚耳聋，与少膻传经耳聋迥别，亟宜固膻为要也，叉手冒心，加之耳聋，膻虚璠矣，尝见汗後膻虚耳聋，诸医施治，不出小柴胡加絃，屡服愈甚，必大剂叁附，庶可挽回也。太膻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风邪，全不伤动脾胃，若舍此而妄行吐法，吐中亦有发散之义，所以不恶寒发热，而反见胃病也，一二日病在太膻，吐之则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在膻明，吐之则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皆胃气受伤之故也，然朝食暮吐，脾之真膻亦伤，而不能消谷，故为小逆。

关上脉细数者，明系吐伤膻气所致，尝见外感之脉，人迎细弱，而气口连寸反滑数，大於人迎者，以其曾经涌吐伤胃，胃气上乘於肺故也。

太膻病吐之，但太膻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此以吐而伤胃中之阴，故内烦不欲近衣，虽显虚烦之证，较关上脉细数而成虚热，朝食暮吐，脾胃鬲伤者，稍轻，虽不致逆，医者能无过乎。

太膻病下之後，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误下而膻邪内陷，然无他变，但仍上冲膻位，则可从表鬲解之法，故以桂枝汤加前於前所误用之药内，则表邪外出，邪内出，即用

桂枝加大黄汤之互辞也，若不上冲，则已受邪，不可与桂枝明矣。太籛病下之後，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误下脉促胸满，无下利不止汗出等证。但满而不痛，未成结胸，故仍用桂枝散邪，去芍药者，恐其复领籛邪下入腹中也，脉促虽表邪未尽。然胸但满而不结，则以误下而损其胸中之籛也，加以微恶寒，则并肾中之真籛亦损，而浊阴用事矣，故去芍药之阴，加附子以回籛也，设微见汗出恶寒，则籛虚已着，非籛邪上盛之比，是虽不言汗出，然由微恶寒，合上条胸满观之，则必有汗出，暗伏亡籛之机，故於去芍药方中加附子，庶免籛脱之变，可见籛虚则恶寒矣，又可见汗不出之恶寒，即非籛虚矣，至若桂枝证误下，遂利不止，喘而汗出，不恶寒者，则又邪并籛明之府矣。

太籛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

表邪因误下上逆，而见微喘，故仍用桂枝解表，加厚朴杏仁以下其气，若下利不止，而加上气喘急者，乃是上争下夺，倾危之象，非桂枝所宜也。按寒伤营则喘，风伤卫则咳，此本风伤卫证，因误下而引风邪入犯营分，故微喘也，其寒伤营无汗证，亦有咳者，乃发热引饮水畜之故，否则营卫俱伤之证耳。

太籛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紮佷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况紧者，必欲呕，脉况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脉促为籛邪上盛，反不结聚於胸，则籛邪未陷，可勃勃从表出矣，故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即指促脉而申之，见促脉而君之以浮，故必结胸也，浮字贯下四句，浮而紧必咽痛，浮而弦紮佷拘急，浮而细数，必头痛未止，皆太籛之脉，故主病亦在太籛之本位，设脉见况紧，则籛邪已入阴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冲作呕，其无结胸咽痛等证，从可知矣，因论中省用一个促字，三个浮字，後之读者遂眩，或谓紧者必咽痛，属少阴，惑之甚矣，况滑为籛邪入阴，而主下利，浮滑则籛邪正在营分，扰其血而主其下血也，夫太籛误下之脉，主病皆在籛在表，即有况紧况滑，亦不得以阴名之也。按脉促不结胸者为欲解，可知不受邪矣，若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微恶寒者，加附子，及後并病例中，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亦是太籛之邪，因误下而陷於籛明所致，又厥阴例中脉促，手足厥逆，用炙一法，乃籛邪陷於阴分，则知脉促为籛邪郁伏，不与正气和谐之故，不当与结代浑称也。王日休云：太籛病下之以後八证，其脉促，

不结胸者为欲解，不必药，脉浮者必结胸，桂枝去芍药汤，脉紧者必咽痛，甘草汤，脉弦者紫但拘急，小柴胡加桂枝，脉细数者头痛未止，当归四逆汤，脉况紧者必欲呕，甘草乾姜汤加黄连，脉况滑者协热利，白头翁汤脉浮滑者必下血，芍药甘草汤加秦皮。

太籛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未和，然後复下之。

冒者，神识不清，以有物蒙蔽其外，所以必须得汗自解，未尝言用药也，得未和，视其二便和否，再一分解其邪，若论用药，表无过建中，无过大柴胡五苓矣。或云叉手自冒心曰冒，冒为发汗过多，胃中清籛气伤，故叉手自冒，必补气以助其作汗，宜小建中加叁频服乃差，若尺中迟弱者，更加熟附子三五分，可见昏冒耳聋，非大剂温补，不能取效也。

太籛病未解，脉阴籛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籛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病久不解，不过入阴入籛之二途，脉既阴籛紫停，初无偏胜，可以解矣，犹必先振栗，始得汗出而解，虚可知也，设不振栗，则邪不能传之於表，而无从得汗可知也，然既云阴籛雨停，则在先脉浮磳俱紧盛，今则浮磳俱不紧盛也，脉既阴籛紫停，其传表传，未可预定，所以惟籛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表，当从汗之而解，惟阴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当从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传之候，则籛脉微者当补其籛，阴脉微者当补其阴矣，岂有反汗之而伤其籛，下之而伤其阴哉。

太籛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籛邪炽盛，逼处心胸，扰乱不，所以知其心下必结，然但显欲结之象，尚未至於结也，若其人脉微弱者，此平素有寒饮积於心膈之分，适与外邪相召，外邪方炽，其不可下明矣，反下之若利止，则邪热乘虚入膈，必与寒痰上结，若利未止，因复下之，使籛邪不复上结，亦将差就错，因势利导之法，但邪热从表解璿易，从解璿难，协热下利，热不尽，其利漫无止期，亦危道也。

大下之後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籛自和者，必自愈。

其人已亡津液，复强责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气化不行，转增满璿胀

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

发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发汗後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本寒伤营麻黄汤证，乃误用桂枝汤固卫，寒不得泄，气逆变喘，然有大热者，恐兼证，若无大热，为表邪实盛可知，乃与麻黄汤除去桂枝而加石膏，去桂枝者，恐复助营热，已误不可再误也，加石膏者，用以泄营中之热也，至於内饮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敛邪闭汗而成喘，不独误行桂枝汤为然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易桂枝以石膏，少变麻黄之法，以治误汗而喘当矣，误下而喘，亦以桂枝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盖中风伤寒，一从桂枝，一从麻黄，分途理治，由中风之误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汤中，则伤寒之误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黄汤中，紮不移易之定法也。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热不去，心下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恼，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绍恼同），胸中窒塞，窒比结痛则较轻也，虚烦不得眠，即下条卧起不安之互辞也，反覆颠倒，心中懊恼，乃邪退正虚，而余邪阻滞，不能传散，无可奈何之状也，此时将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温之乎，仲景巧用栀子豉汤，涌载其邪於上，使一吐而尽传无余，然惟无形之虚烦，用此为宜，若涌吐实烦，仲景别有瓜蒂散，则非栀子所能也，乃因汗吐下後，胸中籛气不足，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若正气暴虚，余邪不尽，则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敢妄涌以犯虚虚之戒。

伤寒下後，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满而不烦，即证已具之实满，烦而不满，即表证未罢之虚烦，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繃胸表腹之间，故取栀子以快涌其胸中之邪，而合厚朴枳实以泄腹中之满也。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乾姜汤主之。

丸药大下之，徒伤其中，而不能荡涤其邪，故栀子合乾姜用之，亦温中散邪之法也。

凡用栀子豉汤，病人旧有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旧有微溏，则大肠易动，服此不惟不能上涌，反为下泄也。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或间炙甘草汤一证，但言脉结代心动悸，并不言从前所见何证，曾服何药所致，细绎其方，不出乎滋养真阴，回枯润燥，兼和营散邪之剂，必缘其人胃气素虚，所以汗下不解，胃气转伤，真阴槁竭，遂致心悸脉代，与水停心悸之脉，似是而非，水则紧而虚则代，加之以结，则知正气虽亏，尚有籛邪伏结，凌烁真阴，阴籛相搏，是以动悸不耳，邪留不解，阴已大亏，计惟润燥养阴，和营散邪，乃为合法，方中人参甘草，补益胃气，桂枝姜枣，调和营卫，麦冬生地阿襟麻仁，润经益血，复脉通心，尚恐药力不及，更需清酒以协助成功，盖津液枯槁之人，预防二便秘涩之虞，其麦冬生地，溥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襟，专主大肠之枯约，免致阴虚泉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阴退籛之特识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 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於寒湿中求之。

伤寒发汗已，热邪解矣，何由反蒸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搏聚，适在躯晓之，故尔发黄也，者在内之通称，非谓寒湿深入在，盖身目正属躯晓，与藏府无关也，於寒湿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伤寒瘀热在，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伤寒之邪，得湿而不行，所以热瘀身中而发黄，故用外解之法，设泥字，岂有邪在 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热已发出於外，自与内瘀不同，正当随热势清解其黄，使不留於肌表之间，前条热瘀在，故用麻黄发之，此条发热在表，反不用麻黄者，盖寒湿之证，难於得热，热则其势外出而不内入矣，所谓於寒湿中求之，不可泥伤寒之定法也。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絛，黄从小便去也。

色黄鲜明，其为三籛之热无疑，小便不利，腹微满，乃湿家之本证，不得因此指为伤寒之证也，方中用大黄者，取佐茵 栀子，建驱除湿热之功，以利小便，非用下也，然二便有偏阻者，有因前窍不利，而後窍并为不通者，如籛明证，不更衣十日无苦，渴者与五苓散，一条，非湿热挟津液，下渗膀胱，而致大便枯燥不通耶，此因湿热搏聚，小便不利，致腹微满，故少与大黄同水道药，开泄下窍，则二便俱得通利，而湿热势杀，得以分解矣。或问仲景既云寒湿，而用药又皆祛湿热之味，其故何耶，盖始本寒湿袭於躯晓，久之籛气渐复，则郁发而为热矣，若泥寒字，全失移寒化热之义。

下之後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误汗亡籛，误下亡阴，故内外俱虚，虽不出方，其用附子回籛，人参益阴，已有成法，不必赘也。

下之後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况微，身无大热者，乾姜附子汤主之。

日多躁扰，夜间安静，则阴不病而籛病可知矣，无表证而脉况微，则太籛之邪已尽矣，以下後复发汗，扰其虚籛，故用附子乾姜以温补其籛，不用四逆者，恐甘草恋胃故也，即自汗小便数咽乾烦躁吐逆，用乾姜甘草以温胃复籛，不用四逆者，恐附子峻热故也。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未汗而恶寒，邪盛而表实，已汗而恶寒，邪退而表虚，籛虚则恶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发汗不解，可知其热犹在也，热在而别无他证，自是阴虚之热，又当用芍药以收阴，此营卫黎虚之救法也。

发汗後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恶寒者，汗出营卫新虚，故用法以收阴固籛，而和其营卫，不恶寒者，汗出表气未虚，反加恶热，则津乾胃实可知，故用法以泄实而和平，然曰与，似大有酌量，其不当径行攻下，重虚津液，从可知矣。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下利清谷，籛气内微也，身体疼痛表邪，外盛也，法当急救其在之微籛，俟其清便调和，则在之籛已复，而身痛不止，明是营卫不和所致，又当急救其表，使外邪仍从外解，夫救与攻天渊，若攻，必须先表後，惟在之阴寒璫盛，恐籛气暴脱，不得不急救其也，厥阴篇下利腹胀，身体疼痛者，先温其，乃攻其表，是互此意。

病发热头痛，脉反况，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宜四逆汤。

病发热头痛者，太籛伤寒，脉反况者，其人本虚，或病後籛气弱也，虽脉况体虚，以其有头痛表证，而用解肌药，病不差，反加身疼者，此籛虚阴盛可知，宜与四逆汤回籛散寒，不解表而表解矣，盖太籛膀胱为肾之府，肾中籛虚阴盛，势必传出於府，故宜四逆以消阴复籛，瑛服四逆後，脉变浮数，仍身疼头痛热不止者，此得药助，驱邪外散之候，仍少用桂枝汤，佐其作汗，更不待言。已上寒伤营坏证。

太籛病，得之八九日如症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

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次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籛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籛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为自初至今之证，下文乃是以後拟病防变之辞，分作三节看，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次发，脉浮缓者为欲愈，此一节乃表和无病，而脉微者，邪气微缓也，阴籛相等，脉证皆同，向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愈，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籛俱虚，不可更汗更下更吐也，此一节宜温之，面上反有赤色者，未欲解也，以不能得小汗出，其身必痒，桂枝麻黄各半汤，此一节宜待汗而解也。首节颇似小柴胡证，故以不呕清便自调证之，次节虽脉微恶寒，止宜小建中加黄，以温分肉司开阖，原非温经之谓，後节面色反有热色，言表邪未尽，故宜各半，不可与面合赤色，比类而观也。太籛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籛也，不可复发其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无籛乃无津液之通称，盖津为籛，血为阴也，无籛为脾胃衰，故不可更汗，然非汗则风寒终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风邪，越婢之一，以治郁热，越婢者，石膏之辛凉，以化胃之郁热，则热化津生，而脾气发越，得以行其胃液也。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此风多寒少之证，服桂枝汤，治风而遗其寒，汗反大出，脉反洪大，似乎风邪再袭，故重以桂枝汤探之，若果风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疟，日再发，此邪未欲解，终为微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愈也。此条前半与温热病篇白虎证第七条，但少大烦渴一句，盖大烦渴，明热能消水，故为伏气，非略欲饮一二口即止也。详此方与各半药品不殊，惟铢分稍瑋，而证治攸分，可见仲景於差多差少之间，分毫不苟也。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治风而遗其寒，所以不解而证变，则在表之风寒未除，而在 之水饮上逆，故变五苓而用白术茯苓为主治，去桂枝者，已误不可复用也。张卿子曰：遂饮何不用橘皮半夏，可见此停饮以胃虚，故无汗耳。此条颇似结胸，所以辨为太籛表证尚在，全重在翕翕发热上。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此大青龙证误施汗下，而转增燥烦也，误汗则亡汤而表虚，误下

则亡阴而虚，阴籛俱虚，邪独不解，故生烦躁，用此汤以救之，盖烦为心烦，躁为肾躁，故用乾姜附子入肾以解躁，茯苓人参入心以解烦也。

夫不汗出之烦躁，与发汗後之烦躁，毫厘千里，不汗出之烦躁，不辨脉而投大青龙，尚有亡籛之变，是则发汗後之烦躁，即不误在药，已误在汗矣。

伤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脉碉紧，则发汗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此小青龙证误施吐下而成也，心下逆满，气上冲胸，风邪搏饮壅塞於膈，所以起则头眩，因吐下後，邪气乘虚入内，喘动其饮也，脉见碉紧，明系寒邪留结於中，若但发汗以强解其外，外虽解而津液尽竭，反足是伤动经脉，有身为振摇之患矣，遇此等证，必兼涤饮散邪，乃克有济，小青龙本证，全是此意，但始病重在风寒紮受，不得不重在表，此吐下後复汗，外邪已散，止存饮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饮药内，使饮中之邪尽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养其经脉也，至若吐下後，重发汗太过，亡籛厥逆烦躁，或仍发热心悸，头眩身倣动，振振欲墮地者，又属真武汤证，非此汤可能治也。

伤寒吐下後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满，脘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此即上条之证，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废也，曰虚烦，曰脉甚微，则津液内亡，求上条之脉碉紧为不可得矣，曰心下痞满，曰脘下痛，较上条之心下逆满更甚矣，曰气上冲咽喉，较上条之冲胸更高矣，此皆痰饮上逆之故，逆而不已，上冲头目，因而眩冒有加，则不但身为振摇，其颈项间，且籛虚而阴繻之矣，阴气上入高巅，则头愈重，而益振摇矣，上盛下虚，紮足必先痿废，此仲景於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之日，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早已用力矣。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与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难，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即白术附子汤）。

风湿相搏，止是流入关节，身疼璫重，而无头疼呕渴等证，见卑湿之邪，难犯高巅藏府之界也，不呕者上无表邪也，不渴者内无热炽也，加以脉浮虚而涩，则为风湿搏於躯晓无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驰经络水道，以桂枝散表之风，附子逐经之湿，迅扫而分竭之也，其小便利，大便坚，为津液不足，故去桂枝之辛散，而

加白朮以助津液也。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制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紮相搏聚，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曉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籛，籛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籛而分解內外之邪也。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姜湯與之，以復其籛，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y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者，四逆湯主之。

此籛虛營衛俱傷，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之變證也，脈浮自汗，固為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加以微惡寒，則在為寒邪，更加腳攣急，則寒邪頗重矣，乃用桂枝獨治其表，則籛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誤矣，麻黃青龍更可知也，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甘草乾姜湯，復其籛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但不必治寒，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腳，設胃氣不和而y，則胃中津液為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y，多與則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燒，則籛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致犯上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籛，尚恐不勝，況可兼陰為治乎。此證始終只是夾陰，雖脈浮自汗為籛證，而腳攣急不溫，乃屬平素下虛，至於心煩小便數，不獨真籛素虛，而真陰亦虧，所以才用籛旦遂變厥逆也。

問曰：證象籛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紮脛拘急而y，師言夜半手足當溫，紮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紮脛攣，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今汗出，附子溫經亡籛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籛明內結，y煩亂，更飲甘草乾姜湯，夜半籛氣遂，紮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y，故知病可愈。

籛旦者，桂枝加黃芩之制，本治冬溫之的方也，以其心煩小便數，有似冬溫，而誤與之，因其人籛氣素衰，所以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籛矣，此證既

象籛旦，又云按法治之，即是按冬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误在黄芩助其阴寒，若单服桂枝，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阴旦之法以救其失，观增桂令汗出一语，岂不昭昭耶，阴旦不足，更加附子温经，即咽中乾，籛明内结，y 烦乱，浑不为意，且重饮甘草乾姜汤，以俟夜半籛回足热，後果如言岂非先有所试乎，惟黄芩入口而便厥，未几即以桂附乾姜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断夜半手足当温，况 y 咽乾，热证相错，其非重阴瘳寒可知，故才得足温，即便以和阴为务，何其审哉。已上营卫俱伤坏证。

太籛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紫籛相薰灼，其身发黄，籛盛则欲 阴虚则小便难，阴籛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乾咽烂，或不 大便，久则 y，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风籛也，火亦籛也，邪风更被火热助之，则血气沸腾，所以失其常度，蒸身为黄，然籛邪盛於籛位者，尚或可从 恁可从汗解，至於籛邪深入阴分，势必 优 z 液，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烂，肺焦喘促，身体枯燥，小便难，大便秘，手足扰动，k 哕逆，乃火邪内炽，真阴立尽之象，非药力所能胜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阴未尽伤，肺气不逆，膀胱气化，肾水不枯，始得行驱籛救阴之法，注家泥於阴籛俱虚竭一语，遂谓小便利者，阴未尽虚，则籛犹可回，是认可治为回籛，大失经旨，不知此证急驱其籛，以存阴之一线，尚恐不得，况可回籛以更 悼 G，且头汗乃籛邪上壅，不下通於阴，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设见 则邪从恁头间且无汗矣，设有汗则邪从汗解，又不 o，後条火邪深入必 圍血一证，亦谓身体枯燥而不得汗，必致圍血，设有汗更不圍血矣，岂有得汗而反加 緜 妓 z 哉，又岂僞溼鯀糲汗，而头汗为亡籛之理哉。

太籛病二日烦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 y，十馀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溲，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火邪入胃，十馀日不解，忽振栗自下利者，火邪从大肠下奔，其候本为欲解，然而不得解者，以从腰以下不得汗，邪虽下走，终不外走，故不解也，上条从头以下不得汗，其势重，此条从腰以

下不得汗，其势较轻，足下恶风者，见箴邪在下也，小便不得，见箴邪闭拒阴窍也，与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晦，益见前之下利为火势急奔，火势衰灭则利止也，反呕者，邪欲从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从阴出也，皆余邪欲散之徵，胃火既絃，小便当数复不数，则津液可回，乃至津回肠润，则久积之大便必尽出，大便出多，则小便之当数者始数矣，肠胃之间，邪热既散而不持，则腰以下之得汗，并可知矣，得汗则阴分之箴邪，尽从外解，然後身半以下之阴气得上，而反头痛，身半以上之箴气得下，而反足心热，欲解之候，尚且如此，火邪助虐为何如哉。

太箴病，以火薰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清圃同)火邪入胃，胃中多水液者，必奔迫下利，若胃中少津液之人，复受火邪，则必加烦扰不，由是深入血室而为圃血也，盖箴邪不解，得以袭入阴中，动其阴血，珥箴邪不尽，其圃血必无止期，故申之曰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迫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微而数。阴虚多热之徵也，此而灸之，则虚者益虚，热者益热，不至伤残不止耳。

烧令其汗，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奔豚者肾邪也，北方肾邪，惟桂能伐，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汤中，以外解风邪，内泄阴气也。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 y，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东垣所谓劳力感寒是也，以其人本虚，故脉不弦紧而弱，渴者津液本少，不能胜邪也，被火者 y，火气伤阴，箴神悖乱也，弱者发热，更伤阴血也，被火後脉不数疾而反浮，知邪未入，犹宜微汗以和表，则火邪亦得外散矣，设见数疾，当兼分利渗泄，具见言外。

太箴伤寒者，加温必蚤也。

温攻寒，营血得之，更增其热，营气通於心，引热邪上逼神明，必致蚤惶神乱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重而，名火逆也。

外邪挟火势上逆，而不下通阴分，故重而。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热甚为表实，反以火助其热，热剧迫血上行，故咽燥唾血也。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温吐，亡阳必蚤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火迫蚤狂，起卧不安者，火邪干心，神明散乱也，夫神散正欲其收，何桂枝方中，反去芍药，而增蜀漆龙骨牡蛎耶，盖神散乱，当求之於神，桂枝汤神药也，然必去芍药之阴重，始得疾神位，加蜀漆之性最急者，以迅扫其阴中之邪，更加龙骨牡蛎以镇固阴中之怯也。

火逆下之，因烧 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证误而又误，虽无蚤狂等证，然烦躁则外邪未尽之候，亦真神欲亡之机，故用桂枝以解其外，龙骨牡蛎以安其内，不用蜀漆者，阴中火邪，未至逆乱，无取急迫以滋扰害也。

营气微者，加烧 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躁烦也。

营虚之人，即有寒伤营卫俱伤证，并宜小建中和之，慎不得用麻黄青龙发汗，汗剂尚不可用，况烧 乎，设误用烧 则血得火邪，必随外至卫分，故曰加烧 则血流，少项热并於卫，不能内荣，故曰不行，所以卫愈旺而营愈衰，更加发热躁烦，势所必至也。

或问火逆，何不分营卫，以火为神邪，必伤阴血，治此者，但当救阴为主，不必问其风寒营卫也。已上火逆证。

神明上篇

神明大意在经府之别，而在经者尚属表证，虽有中风能食，伤寒不能食之分，然邪既犯中焦，则又不必辨其风寒营卫，但须以太神证未尽，自汗脉缓者，可用桂枝汤，无汗脉浮者，可用麻黄汤，少神证渐见潮热，脉弦浮大而短气腹满者，可用大小柴胡，分提表 之邪，必头项强八八脉长而大者，可用葛根汤，大开肌肉以汗之，故以经证另自为篇，其府证虽有三神明之辨，而重在能食为胃强，不能食为胃衰，大都能食者皆可攻下，但有缓急之殊，惟是胃弱不能食者，乃有挟虚寒挟热结之不同，虚寒则自利发黄呕哕而脉迟，当用理中四逆，热结则腹满 不大便而脉涩，当用蜜煎胆导，不可拘於府病为神，概用寒下而禁用温剂也。

神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风为神，神能消谷，故能食，寒为阴，阴不能消谷，故不能食，盖邪入神明，已至中焦营卫交会之处，浑然一气，似难分辨，惟能食不能食，差有据耳。

伤寒三日，太阳病脉大。

太阳病气血俱多，故其脉长而大。

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太阳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阳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二条言太阳之邪初入太阳，未离太阳，故仍用桂枝汤解肌，则风邪仍从卫分而出，用麻黄汤发汗，则寒邪仍从营分而出矣，太阳病营卫难辨，辨之全藉於脉证，风邪之脉，传至太阳，自汗已多，则缓去而迟在，寒邪之脉，传至太阳，发热已甚，则紧去而浮在，此皆邪气在经之徵，若传入於腑，则迟者必数，浮者必实矣，设不数不实，定为胃虚不胜攻下之证也。

太阳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此胃热协风邪上攻之证，以风主喘动故也，风邪攻胃，胃气上逆则咳，咽门者胃之系，咳甚则咽伤，故必咽痛，宜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以散风邪，胃湿，若胃气不逆，则不咳，咽亦不痛也。

太阳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此胃热协寒邪郁於皮肤之证也，言久虚者，明所以不能透出肌表之故，宜用桂枝二越婢一汤主之，非谓当用补也。

太阳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太阳病无汗呕咳，手足厥者，得之营卫俱伤，而邪热入深也，然小便利，则邪热不在内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头痛，仍宜小青龙主之，若不呕不咳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热必顺水道而出，岂有逆攻巅顶之理哉。

太阳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 C

漱水不欲咽，知邪入血分，血为阴，故不能消水也，太阳之脉起於鼻，血得热而妄行，必由清道出也。

脉浮发热，口乾鼻燥，能食者则 C

能食知邪不在 而在经，故必 C

太阳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脉浮紧而潮热者，太阳寒邪，欲入太阳之府而未入也，邪虽未入，而潮热之证预形矣，脉但浮而盗汗出者，太阳风邪，将传少阳之经而未传也，经虽未传，而盗汗之证先见矣，盖少阳气血俱少，本不主汗，以其邪热在，蒸太阳，而太阳肉硬自固，故

不得出，乘合目时，脾气不謫，肉壘穢踣皴则邪热得以透出，所以盗汗虽为少籛证，而实不外乎籛明也。

籛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佞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後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馀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此条籛明中风之证居七八，而中寒之证亦居二三，观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黄汤，其义自见也，然此一证，为籛明重证，以太籛之脉证既未罢，而少籛之脉证亦兼见，是籛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不能传散故也，夫伤寒之诀，起先惟恐传经，经传则变生，表邪传，消烁津气也，其後惟恐不传经，不传经则势笃，虚不能传，邪无从泄也，仲景於此段中，特挈不传之妙理，千古无人看出，总不识其所言者为何事，詎知脉弦浮大而气反短，连腹都满者邪不传也，佞下及心痛，乃至久按之气不通者，邪不传也，鼻乾不得汗嗜卧，表俱困，乃至一身及面目悉黄者，邪不传也，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胃热炽盛，上下道穷，邪不传也，耳前後肿，刺之小差者，内邪不传，乃致外挟其血亦不散，但其肿小差也，外不解，过经十日，留连璫矣，所谓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者，原为美事，孰知病邪归之而不传，反成如此危候耶，要知籛明之邪，来自太籛，去自少籛，所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推其邪使速往少籛去路也，脉但浮无馀证者，与麻黄汤，推其邪使速还太籛来路也，若不尿腹满，则胃邪内壅不下行矣，而更加哕，胃气将竭，愈逆上矣，再有何法可以驱其邪而使之传耶，不然，岂有十馀日後，无故张皇，反用麻黄之理哉。

食谷欲呕者，属籛明也，絳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此条辨呕有太籛，亦有籛明，本自不同，若食谷欲呕，则属胃寒，与太籛恶寒呕逆之热证相反，正恐误以寒药治呕也，然服絳茱萸汤转剧者，仍属太籛热邪，而非胃寒明矣。

伤寒呕多，虽有籛明证，不可攻之。

呕多为邪在上焦，总有籛明证，戒不可攻，攻之必邪气乘虚内犯也，设有少籛证兼见，亦当从和解例，断不可行攻下法也。

夫病籛多者热，下之则璫。

籛热证多，即有籛明证见，亦属经证，不可下也，不当下而误下之，则籛邪乘虚内陷，不作结胸，则为痞璫也。

无籛阴强，大便璫者下之，必清谷腹满。

无籛阴强，言其人津液内亡，胃中籛气空虚，阴邪上逆，所以痞满不食，此与误下成痞同意，若因其，痞而复下之，必致便利清谷而腹满也，少阴中风腹满不食误下，亦有此证，然籛明无籛阴强误下而清谷腹满，可用泻心汤例治，若少阴中风误下而清谷腹满者，即用四逆汤，恐亦不能挽回也。已上俱籛明经证。

籛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上条籛明经证自解候。

籛明下篇

问曰：病有太籛籛明，有正籛籛明，有少籛籛明，何谓也，答曰：太籛籛明者，脾约是也，正籛籛明者，胃家实是也，少籛籛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脾约者，其人津液素槁，邪热在太籛时，大便即难是也，太籛籛明者，太籛经邪热，不俟入籛明经而便入胃府也，正籛籛明者，经邪传府，表邪并，故云胃家实也，少籛籛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津液耗竭也，尚论以籛明经传少籛经，即为少籛籛明，非也，若经邪传经，则胃中未必便燥，而大便难，如果籛明经传少籛证，即当言籛明少籛，不得谓之少籛籛明矣。籛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问曰：何缘得籛明病。答曰：太籛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转属籛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籛明也。

问曰：籛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恶寒而发热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籛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籛明病也。

本太籛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籛明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 然者，是转属籛明也。

伤寒转系籛明者，其人 然微汗出也

既 然汗出，则热除呕止可知。

脉籛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籛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籛绝於，亡津液，大便因璠也。

中风之脉，轻微而缓者，为风邪本微，汗出少而不为过也，伤寒之脉已至於实，即将去太籛而成可下之证矣，况过发其汗，无亡津液大便因璠，致传籛明之证乎。已上统论籛明府证传受。

籛明中风，口苦咽乾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

腹满小便难也。

此虽曰箴明中风，而证俱见伤寒太箴未除之候，但以腹满一端，知认为热入箴明，然终与大实大满不同，若误下，则邪愈陷而腹愈满矣，小便难者，亡津液也。

箴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瘵，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则表证将除，然得食而微烦，仍是外邪助其内热也，头眩者，风邪上攻也，小便难者，湿郁水道也，水谷之湿，得热蒸而遍身发黄下之腹满如故，盖腹满已是邪陷，脉迟则胃不实，徒下其糟粕，病既不除，而反害之耳，夫箴明证本当下，箴明而至腹痛，尤当急下，独此一证下之腹满必如故者，缘脉迟则胃气空虚，津液不充，其满不过虚热内壅，非结热当下之比也，可见脉迟胃虚，下之无益，则发汗利小便之法，用之无益，惟当用和法，如甘草乾姜汤先温其中，然後少与调胃微和胃气是也。

箴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溏後澹，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澹泄久而不止，则曰固瘕，言如症瘕固结不散也。

箴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其人骨节疼，湿胜也翕翕如有热状，热胜也，湿热相交，乃忽然发狂，然汗出而解者，以其人能食，胃气有权，能驱箴明之水与热，故水热不能胜，与汗共并而出也，脉紧则愈者，以先前失汗，所以脉紧未去，今幸胃气强盛，所以得肌理开，然大汗而解，则脉之紧亦自和也。

箴明病，不能食，政其势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势必哕。（哕於月切）

脉浮而迟，表热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表热寒，法当先救其，太箴经中已用四逆汤，其在箴明，更可知矣，此条比前条虚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热，必哕，即饮水亦哕矣。此五条，一云食难用饱，一云欲食，似乎指中风而言，一云中寒不能食，及後二条，又明指中寒而言，所以後人拘执其说，而误为注释也，不知此五条辨胃气之强弱，非辨外邪也，故五证中，惟水不胜谷气，脉紧则愈一证为胃气胜，其四条，俱是脉迟胃冷，反为水热所胜之证，夫伤寒皆热证也，而其人胃中虚冷

者，又未可一例而推，盖胃既虚冷，则水谷混然无别，热邪传入，必不能遽变为实也，胃不实，则不可下，即下之而水热不去，徒令胃气垂绝而哕也，仲景一一挈出，而於下利，清谷一证，主以四逆汤，其有较轻者，宜主以温胃，更不待言矣，胃气素虚之人，外邪入之，必转增其热，胃热，故膀胱亦热，气化不行，小便因之不利，则尽注大肠而洞泄下利清谷也，小便不利，乘胃热而渗於脾，则四肢先见色黄，乃至遍身发黄，而成谷瘵也，手足然得汗，则脾中之湿热行，而色黄谷瘵可免，但汗从手足而出，水谷之气，未得遍泄於周身，不过少分大肠奔迫之势，故不为洞泄而为瘵泄耳，无病之人，小便不行，尚渍为他病，况伤寒絜赤絜热之小便，停蓄不行，能无此三种之变乎。

伤寒大吐大下之，絜虚复絜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拂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一为胃气虚寒，一为胃中实热，不可不辨，虚寒者温之，四逆理中是也，实热者利之，承气五苓是也。二条旧在厥阴，未今入此。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脘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後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六七日无大热，手足温，邪气将入於也，以脉迟浮弱，故尚留连肌表，恶风未除，反二三下之，致太籛之邪内陷，胃气虚寒不能食，脘下满痛，似痞非痞，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上下寒饮停结也，止宜五苓散解利，若认少籛，又与柴胡寒剂，必下重呕哕，皆亡津液胃寒之徵也。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令籛气微，膈内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凡脉籛盛则数，阴盛则迟，其人籛气既微，何得脉反数，脉既数，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盖脉之数，由於误用辛温发散，而遗其客热，胃之冷，由於籛气不足，而生其内寒也，医见其脉数，反以寒剂泻其无过，必致上下之籛俱损，其後脉从阴而变为弦，胃气无馀，变为反胃也。

籛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身必发黄，茵蒿汤主之。

瘀热在 而用茵蒿汤，与太籛寒湿身黄如橘者同意，然彼因腹

微满，此因渴饮水浆，所以用大黄佐茵，驱热利湿也。

阳明病，面含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身黄，小便不利也。

下虚之人，才感外邪，则挟虚火而面色通红，在太阴时，即不可妄用发汗，况在阳明可妄下乎，总由真阴素虚，无根之火，随表药之性上升，即咽乾烦躁足冷，随药之性下降，则发热身黄，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恼者，身必发黄。

外不得汗，不下得溺，而热郁胸中不得泄，势必蒸身为黄也。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合四条观之，阳明病湿停热郁，而烦渴有加，势必发黄，然汗出热从外越，则黄可免，小便多热下泄，则黄可免，若误下之，其热邪愈陷，津液愈伤，而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误火之，则热邪愈炽，津液上奔，额虽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发黄与前谷瘕，本同一证，但彼因脉迟胃冷而得，则与固瘕及嘔，同源理派。

阳明病，下血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泻之，然汗出则愈。

妇人经水适来适断，则邪热乘之而入於血室，男子阳明经下血而者，亦为热入血室，总是邪热乘虚而入也，尝见大吐血後，停食感寒发热，至夜者，亦以热入血室治之而愈，明理论曰：冲是血室，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入也。

阳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瘀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粪虽秽，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主之。

太阴热结膀胱，轻者如狂，桃核承气汤，重则发狂用抵当汤，此阳明善忘之证，本差殊於如狂，乃用抵当汤峻攻之者，以阳明多血，阳明之血结，则较太阴为难动故也。按大便色黑，虽曰瘀血，而热邪燥结之色，未尝不黑也，但瘀血则粘黑如漆，燥结则晦黑如煤，此为明辨也。

病人无表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令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病虽七八日，尚发热脉浮数，仍属太阴表证，因误下引邪内入，所以脉数不解，内外合邪，而见消谷善食，谷入既多反至六七日不大便，且不烦渴，是知其证非气结，而为血结，以其表证误下，尚兼太阴随经之热未尽，故以抵当为至当也，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乃对假令已下脉数不解五句之文，见已下脉数不

解，六七日不大便，则宜抵当，若下利不止，又当随其下血不下血而理，语血分之热邪不除，必协热而便脓血也。详此条系仲景揣度庸工之设辞，音谓治病无问表证，但发热至七八日，虽脉浮数意谓皆可下之，谓其日数既久，邪气已入於府，可下而已，非实谓此证有可下也，仲景立法之至圣，断无脉浮发热，表证表脉而教人可下之理，尚论以为七八日为时既久，势不得不用下法殊觉昧昧。

太籛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未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此转属籛明也，盖小便数者大便必溇，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寸缓关浮尺弱，发热汗出复恶寒，纯是太籛中风未罢之证，设非误下，何得心下痞结耶，如不误下，则心下亦不痞而太籛证必渐传经，乃至不恶寒而渴，邪入籛明审矣，然籛明津液，既随湿热，偏渗於小便，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之溇，与肠中结热，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无所苦也，以法救之，去其湿热，救其津液，言与水及用五苓法也，今世用五苓，但知水谷偏注於大肠，用之利水而止泄，至於津液偏渗於小便，用之消渴而回津者，非仲景不能也。更衣，言易衣而如厕也。

病人如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籛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病人得汗後烦热解，以太籛经之邪，将尽未尽，其人复如疟状，日晡时发热，则邪入籛明审矣，发热即潮热，乃籛明之本候也，然虽已入籛明，尚恐未离太籛，故必重辨其脉，脉实者，方为籛明府证，宜下之若脉浮虚者，仍是籛明而兼太籛经证，更宜汗而不宜下矣。

籛明病，心下溇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心下溇满，邪聚籛明气分，证兼太籛也，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则邪气未尽，真气先脱，故死，利止则邪气去，而正气犹存，故愈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溇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

伤寒以脉浮为表证，胸满为籛邪，此脉浮为热气内蒸瞽表，必五六日後脉反浮大，要非初病表证脉浮之比，心下溇为燥结逆攻，必先腹胀，而後变心下溇，亦非初病籛邪上结之比，故仲景特申

之曰：有热属藏，言内有实热燥屎逆袭脾藏也，且戒之曰不令发汗，急当攻之，此所谓凭证不凭脉也。

属府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溲，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邪入箴明之府，必自汗小便多，以其实热内结，津液傍渗也，是以仲景有箴明病，汗多禁利小便之戒，此热邪虽入箴明，而未作实，犹宜和解，如小柴胡热服，亦能出汗，汗多则邪从汗解而热愈，汗少则邪热内结而便难，若脉迟为热尚少，结未定溲，须俟脉数结定，然後攻之。二条旧在脉法篇中，今归此。

太箴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本太箴中风，误用麻黄发汗，汗出过多，反伤胃中津液，所以不解，热邪乘虚内入，而为热之证也，蒸蒸者，热势自内腾瞽於外也，惟热在胃，故用承气以调其胃，胃调则病涣然除矣。

伤寒吐後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後腹满，则邪不在胸，其为实可知，但腹满而不痛，终属表邪入，未实故不宜峻下，少与调胃承气和之可也。

箴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胃气及津液，既不由吐下而伤，则心烦明系胃中热炽，故可与调胃承气，以安胃而全津液也可与者，欲人临病裁酌，不可竟行攻击也。

太箴病，过经十馀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璫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而呕，故知璫吐下也。

太箴病过经十馀日，心下温温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此有二辨，若曾经大吐大下，是胃气受伤，邪乘虚入故用调胃承气之法，若未璫吐下，但欲呕不呕，胸中痛微塘者，是痛非吐所伤，塘非攻所致，调胃之法，不可用矣，岂但调胃不可用，即柴胡亦不可用矣，以邪尚在太箴高位，徒治箴明少箴，而邪不服耳，解太箴之邪，仲景言之已悉，故此但示其意也，若此人欲呕，则是为吐下所伤而致，又不在太箴矣。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 y 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溲，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条原无表证，虽圆药误下，其脉仍和，即为内实也，按仲景下

法，屢以用圓藥為戒，惟治脾約之麻仁丸一條，因其人平素津枯腸結，故雖邪在太籛，即用丸之緩下潤其腸，使外邪不因峻攻而內陷，若俟籛明府實而下，恐無救於津液也。

籛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泔湯主之。

此濕熱上攻之証，下之而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則外邪原不甚重，若其人頭出汗者，亦是胸中郁熱上蒸所致，宜因其高而揚之，用梔子泔湯以撤其熱，則籛得以下通於陰，而周身 然汗出解矣。

跌籛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成注謂胃強脾弱，脾不為胃行其津液，大謬若果脾弱，即當補矣，何為麻仁丸中反加大黃厚朴枳實乎，仲景言胃強，原未言脾弱，況其所謂胃強，正是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谷，省約為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至令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為難也，設脾氣弱，即當便泄矣，豈有反難之理乎，相傳謂脾約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約束胃中之谷耶，在籛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洵，又恐初洵後澹，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与小承氣湯，試其轉失氣者，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一証，在太籛已當下矣，更何待籛明耶。

脈浮而蘊，浮為籛，蘊為陰浮蘊相搏，胃氣生熱，其籛則絕。

此言脾約當下不下，則浮澀轉為浮蘊，津液竭而難下矣，其籛則絕，即籛絕於，亡津液之互辭。趙以德云：胃中籛熱亢甚，脾無陰氣以和之，孤籛無偶，不至燔灼竭絕不止耳。已上太籛籛明府証。

籛明病潮熱，大便微洵者，可與大承氣湯，不洵者，不可與之，若不大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洵，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与水則嘔，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洵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腹中之氣，得攻藥不為轉動，則屬虛寒，所以誤攻而証變脹滿，不能食及嘔也，攻後重復發熱，大便因可得洵但為時未久，必不多耳，仍用小承氣湯和之，若腹中氣仍不轉，則不但大承氣大差，即小承氣亦小差矣。

辨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也，手足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鞴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仲景既言脉迟尚未可攻，而此证首言脉迟复言可攻者，何也，夫所谓脉迟尚未可攻者，以腹中热尚未甚燥结未定，故尚未宜攻下，攻之必胀满不食，而变结胸痞满等证，须系脉实结定後，方可攻之，此条虽云脉迟，而按之必实，且其证一一尽显胃实，故当攻下无疑，若以脉迟妨碍一切下证，则大陷胸之下证最急者，亦将因循缩手待毙乎。

辨明病， y 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者，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 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前条虽脉迟，以有腹满短气，所以不得不下，且不容缓，此条脉滑而疾，即有 y 潮热，而无喘满实证，止宜小承气下之，下之而脉反微涩，证变虚寒，故为难治。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辨柴胡证，烦躁心下鞴，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鞴後必溏，未定成鞴，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鞴，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无太辨少辨证，则烦躁，心下鞴，属正辨辨明之可下无疑矣，但其人脉弱，虽是能食，亦止宜小承气微和之，和之而当已觉小安，俟隔日再与小承气稍稍多进，总由脉弱，故尔踌躇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实，乃小便复少，正恐胃弱而膀胱气化之源窒，转渗大肠，初鞴後溏耳，所以小便利屎定鞴，乃可攻之，此段之能食不能食，全与辨风寒无涉，言能食者，不可以胃强而轻下，不能食者，不可以胃中有燥屎而轻下也。

伤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馀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 y ，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按少辨辨明 y 脉短者死，盖辨明之脉本长，而反短者，为阴辨不附，故死也，此言脉弦者生，涩者死，盖弦为少辨之脉，虽木胜土，而土气未至於败璫，犹能生养木气，故尚可生，涩则津液耗竭，血气尽亡，故死也。又土衰下奔，木邪难任，故弦为失，此

便溲土实，故弦为生。

汗出 y 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 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此条之文，似浅而实深，仲景惧人不解，已自为注脚，不识後人何故茫然，胃有燥屎本当用下，以 y 而兼汗出，知其风邪在胸，必俟过经下之，始不增扰，所以然者，风性善行数变，下之若早，徒引之走空窍乱神明耳，然胃有燥屎，下之不为大误，其小误止在未辨证兼乎风，若此者，必再一大下，庶大肠空而风邪得以并出，故自愈，此通因通用之法，亦将差就错之法也。

籛明病，y 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下之，若能食者但溲尔。

宜大承气汤下之，旧在但溲尔下，今正之。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结之微甚也，详仲景言，病人潮热 y，皆胃中热盛所致，胃热则能消谷，今反不能食，此必热伤胃中津液，气化不能下行，燥屎逆袭於胃之故，故宜大承气汤，急 亢璫之籛，以救垂绝之阴，若能食者，胃中气化自行，热邪原不为盛，津液不致大伤，大便虽溲而不久自行，不必用药反伤其气也，若以能食便溲而用承气，殊失仲景平昔顾虑津液之旨。

籛明病，发热，汗出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汗多则津液外渗，加以发热，则津液尽随热势蒸腾於外，更无他法以止其汗，惟有急下引热势从大肠而出，庶津液不致尽越於外耳。

籛明病，下之，心中懊绍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溲，後必溲，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以小承气汤试其可下，而用大承气汤下之矣，若下後心中懊绍而烦，为病在气分不解，当察其所下多少，或结或溲，然後方可定其可下不可下，设先前所下，初溲後溲，虽腹微满，为表邪乘虚入 之徵，不可便下，须俟结定，乃可攻之，若先前所下，纯是燥屎，为下未尽即当再与大承气汤，以协济前药，急驱热邪，则烦满立解矣。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发作有时者，邪热攻击燥屎上冲也，急宜大承气汤下之无疑。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後六七日重不大便，反加烦满腹痛，此先前所伤胃中宿食，

因下後始得下，归大肠而复结也，当再攻之，则热邪与燥屎尽去，方得解散耳。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胃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时有微热，喘促昏冒不能卧，胃府热邪内实也，以其人之膀胱素有畜热，才病即小便不利，所以大便乍难乍易，津既渗入大肠，则膀胱愈涸，热邪愈固，故宜急下以救阴为务也。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反腹中满痛，则邪不在表而在里，惟有急下一法，庶满去而病自解也。

腹满不殊，殊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时殊复如故，为虚满，当用温药，今虽稍殊，而实未尝不满，故为殊不足言，言满至十分即殊去一二分，不足杀其势也，当下无疑。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一条，辨证最微细，大便难，则非久秘，证不急也，身微热则非大热，表证不急也，故曰无表证，即此可验其热邪在中耳，热邪在中，亦不为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急矣，以箴明之脉络於目，箴明热甚，则土邪凌水，计惟急下以救阴为务也。已上正箴箴明府证。

箴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难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难，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此因过汗伤津，虽微烦不大便，而无所苦终非热邪固结之比，内既无热水谷之馀，仍随胃气上蒸，营卫一和，津液自溉况大肠小肠，皆属於胃燥则肠胃皆燥，润则源流俱润，所以小便今反数少，洵为津液还入胃中，大便不久自行无疑。

太箴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难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本太箴病，以吐下伤阴，故令微烦，小便数，大便因难，皆邪渐入里之机，故少与小承气微和胃气即愈。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下利。

伤寒四五日，正热邪传里之时，况见脉沉喘满，证已具而反汗

之，必致燥结 y 矣，盖燥结 y，颇似大承气证，此以过汗伤津，而不致大实大满腹痛，止宜小承气为允当耳。

籛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璠，璠则 y，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 y 止，更莫复服。

多汗 y，下证急矣，以其人汗出既多，津液外耗，故不宜大下，但当略与小承气汤，和其胃气，止其 y 而止，若过服反伤津液，後必复结也。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籛，y 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此言太籛经得病时发汗不解，及传籛明重发其汗，亡籛 y 之一证也，亡籛之人，神魂无主，而妄见妄闻，与热邪传心之候不同，况汗多则大邪必从汗解，正虑籛神飞越难返，故脉短则阴籛不附，脉和则阴籛未离，其死生但从脉定耳，其脉既短，安问药之所畏哉。

夫实则 y，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重语者，字语重统，不能转出下语，真气夺之徵也。

直视 y 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y 者心火亢璠，加以直视，则肾水垂绝，心火无制，故主死，喘满者，邪乘籛位而上争，气从上脱，故主死，下利者，邪聚阴位而下夺，气从下脱，亦死也，设 y 内实，下傍流清水者，又不可误认死证也。

伤寒後脉况，况者内实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汤。

详此条既曰伤寒後，必是传过三籛，因汗下太过，伤其津液，所以脉况而见内实证，然必其人脉虽况实，而兼见弦紧，或大热虽去，时有微热不除，故主此汤，以尽少籛籛明内伏之馀邪，设见况实滑数，表证绝无者，又属承气证矣。

脉双弦而迟者，必心下璠，脉大而紧者，籛中有阴也，可以下之，宜大柴胡汤。

前条脉况者宜下，则以大柴胡解之，此条上言脉双弦而迟，为寒饮内结，次言脉大而紧，为寒邪留伏，皆籛中伏有阴邪，并可以下，合用大柴胡无疑，不言当下，而曰可以下之，不言主之，而曰宜者，以双弦而迟，似乎寒证，至大而紧，又与浮紧不殊，以其心下璠，故云可下，与脉浮而大，心下反璠，有热属藏者攻之同例，世本俱作宜大承气汤，传写之误也，大柴胡方中，有半夏生姜之辛温，以涤饮散寒，故可以治籛中伏匿之阴邪，若大承气纯属苦寒，徒伐中土之 M，则痞结下利之变，殆所必至也。

籛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璠不

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凡系多汗伤津，及屡经汗下不解，或尺中脉迟弱，元气素虚人，当攻下而不可攻者，并宜导法，但须分津液枯者用蜜导，热邪盛者用胆导，湿热痰饮固结，姜汁麻油浸塘菱根导，惟下傍流水者，导之无益，非大承气峻攻不效，以实结在内而不在下也，至於阴结便秘者，宜於蜜导中加姜汁生附子末，或削陈酱姜导之，此实补仲景之未逮也。已上少篇明府证。

咽中闭塞不可下，下之则上轻下重，水浆不下，卧则欲吐，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

言初病便咽乾闭塞，以其人少阴之真籛素亏，故汗下俱禁，下之则显少阴虚寒，诸证蜂起也。

诸外实者不可下，下之则发微热，亡脉厥者，当脐握热。

诸外实者，为表热寒，下之则表邪内陷，客於下焦，故脉伏不至，四肢厥逆，但当脐一片掣引，而烦热不除也。

诸虚者不可下，下之则大渴，求水者易愈，恶水者剧。

诸虚下之为重虚，内竭津液，故令大渴，求水者籛气未竭，故易愈。

脉数者不可下，下之则必烦，利不止。

籛明之脉必浮大，若兼之以数，为邪气方炽，下之则热邪乘虚入里，故内烦而协热利也。已上宿病禁下。

少篇

少篇证，统而言之，邪居表里之半，析而言之，亦有在经在府之分，然其治总不越小柴胡随证加味，为权衡，谓其能於本经中鼓舞胃气，升载其邪於上也，盖少篇为枢职，司开阖，而转输其枢者，全赖胃气充满，则开阖有权，其邪不敢内犯，胃气不振，则关键废弛，邪得出入无禁矣，是少篇所主，不重在胃气乎。

少篇之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篇热炽，故口苦咽乾，热聚於胸也，目眩者，木盛生风也。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篇，少篇不可发汗，发汗则亡阳，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少篇中风，絮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蚤。

少篇伤寒禁发汗，少篇中风禁吐下，二义互举，其旨益严，盖伤寒之头痛发热，宜於发汗者，尚不可汗，则中风之不可汗不待言矣，伤风之胸满而烦，痰饮上逆，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则

伤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头痛发热，为太籛伤寒之候，以其脉不浮紧而弦细，故知邪入少籛之界矣。脉弦细者，邪欲入，其在胃中之津液，必为热耗，重复发汗，而驱其津液外出，安得不 y 乎，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枝而饮结，所以烦而悸也，胸满而烦，无形之风，与有质之饮，结於胸际，故非吐下所能出，徒取烦悸而已。少籛主治，全重在籛明，故云此属胃，胃和则愈，乃少籛一经之要领也。

伤寒三日，三籛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三日，少籛脉小者欲已也。

能食不呕，与胃和则愈互义，脉不弦大，邪微欲解之先徵。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佷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身热恶风，太籛证也，颈项强，太籛兼籛明证也，佷下满少籛证也，本当从三籛合并病之例而用表法，但其手足温而加渴，外邪辐紉於少籛，而向 之机已着，珥更用辛甘发散之法，是重增其热而大耗其津也，故从小柴胡之和法，则籛邪自罢，而阴津不伤，一举而紮得之矣。

伤寒籛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籛脉涩，阴脉弦，浑似在 之阴寒，所以腹中急痛，腹中急痛，则阴籛乖於中，而脾气不建矣，故以小建中之缓，而和其急，腹痛上而脉不弦涩矣，若不差，则弦为少籛之本脉，而涩乃汗出不彻，腹痛乃邪传太阴之候，则用小柴胡以和阴籛，而升举其阴分之邪，为的当无疑矣。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佷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佷下痞满，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少籛主半表半 之间，其邪入而并於阴则寒，出而并於籛则热，往来寒热，无常期也，风寒之外邪，挟身中有形之痰，结聚於少籛之本位，所以胸佷满也，胸佷既满，胃中之水谷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食，即昏昏之意，非静默也，心烦者，邪在胸佷逼处心间也，或呕或不呕，或渴或不渴，诸多见证，各随人之气体，不尽同也，然总以小柴胡和法为主治，而各随见证以加紉之耳，本方以柴胡为少籛一经之向导，专主往来寒热，谓其能升提风木之气也，黄芩苦而不碍，黄中带青，有去风热之专功，谓其能解

散风木之邪也，半夏力能涤饮，胆为清净之府，病则不能行清净之令，致寒饮沃於内，热邪 温~，非此迅扫涎沫，则胆终不温，表终不解也，其用人参甘草补中者，以少籛气血皆薄，全赖土膏资养，则木气始得发荣，即是胃和则愈之意，用姜枣和胃者，不过使半表之邪，仍从肌表而散也，独怪後世用小柴胡，一概除去人参，加入耗气之药，此岂仲景立方本意哉。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塘蓼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紫半，塘蓼根四紫，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紫，若佷下痞满去大枣，加牡蛎四紫，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紫，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紫，温覆取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乾姜二紫。

胸为籛分，烦为籛邪，以籛邪留薄於胸中，故去半夏人参之助籛，而加塘蓼实以涤饮除烦也，渴为津液受伤，故去半夏之辛燥，而用塘蓼根之清润，加用人参之甘以益津也，腹中痛者为籛邪攻阴，以黄芩能伤胃中清籛之气，故去之，芍药专主籛邪传阴，为阴中伐木之要药，故滞下亦咸用之，设阴寒腹痛自利，又为切禁也，佷下痞满，为饮结于少籛部分，故去大枣之甘壅，而加牡蛎以软坚逐邪为务也，心下悸而小便不利，为水停心下，故去黄芩之苦寒助阴，而加茯苓以淡渗利水也，若不渴外有微热者，知热邪未入於 少籛，故去人参而加桂枝，温覆取微汗以解表也，若咳者为肺气受邪，故去参枣之益气，生姜之上气，而加乾姜之辛散，兼五味之酸收，以散邪敛肺也。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下之，而证不罢，复与柴胡以升举之，使邪不致陷入阴分也，设见腹痛烦躁等证，必当从去黄芩加芍药法矣。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本表证而用表药，汗不透，故未愈，当再与轻表，则立解矣医见热不除，疑为前药未当，反与下药则误矣，然虽误下，以其先前曾用过表剂，邪势已杀，故不为逆，但未尽表邪，因下药引入半 少籛，所以从少籛例治也，邪气已入於府，与 药下之矣，其下未尽，故热不去，当更与 药则已，医见下之不愈，疑前药未当，反与表药则误矣，以其先前曾服过下药， 邪少杀，故不为逆，但未尽馀热，因表药提出半表，所以亦从少籛治例也。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难，脉细者，此为籛微结，必有表复有也，脉况亦在也，汗出为籛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砱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籛微结者，籛分之邪，微微结聚，不能传出於表也，注作籛气衰微，故籛气结聚，大差，果尔则头汗出为亡籛之证，非半表半里之证矣，果尔则阴结又是阴气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纯阴结等语，谓籛邪若不微结，纯是阴邪内结，则不得复有外证，其义甚明，得屎而解，即前证过经十馀日，用大柴胡分提使传之法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脘下满，如结胸状，y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中风七八日，热邪传里之时，因经水适来，邪气乘虚而入血室，却不入於胃府也，经水适来而即止，必有瘀结，此为实证，故宜刺期门以泻之。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表证已罢，经水不应断而适断，复见寒热如疟，必经行未尽而有结血，然经既行而适断，此为虚证，故不可泻，宜小柴胡和之。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y，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伤寒邪热在表，故经水来而不断，虽为热入血室，以气分不受邪，故昼日明了，但夜则y，候经尽热随血散自愈，不可刺期门，妄犯胃气，及用柴胡犯上二焦也。

血弱气尽，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於脘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藏府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申明上三条热入血室之由，尚恐如结胸状四字形容不尽，重以藏府相连，邪高痛下，畅发病情，盖血室者，冲脉也下居腹内，厥阴肝之所主也，而少籛之胆与肝相连，府邪在上，藏邪在下，胃口逼处二邪之间，所以默默不欲食而但喜呕耳。

太籛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脘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太籛病，十日已去，脉浮细嗜卧，外证已去，其证有紮，一为邪

入少阴，籛邪传 之候，一为表邪解散不传之候，设见胸满亘痛，证属少籛，当用小柴胡无疑，珥脉尚见浮紧，虽证显少籛，仍当用麻黄汤开发理，使太籛之邪，仍从营分而散也。已上少籛经证。

本太籛病不解转入少籛者，亘下璠满，乾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砢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 y，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尚未吐下，虽脉砢紧者，犹当与小柴胡汤，言表邪初陷於 ，未变为实，犹可提其邪气外出而解，若已吐下发汗温 ，是为坏病，邪气已全入 ，正气内伤，不可用小柴胡也，然必柴胡证罢，乃为少籛坏病，不可与太籛坏病例推也。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蚤，小便不利， y，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系少籛之 证，诸家注作心经病，误也盖少籛有三禁，不可妄犯，虽八九日过经下之，尚且邪气内犯，胃土受伤，胆木失荣，痰聚膈上，故胸满烦蚤，蚤者胆不 ，非心虚也，小便不利 y 者，胃中津液竭也，一身尽重者，邪气结聚痰饮於亘中，故令不可转侧，主以小柴胡和解内外，逐饮通津，加龙骨牡蛎以镇肝胆之蚤，即是虚劳失精之人感寒，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同意。

太籛病，过经十馀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不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过经十馀日，不知少籛证未罢，反二三下之，因而致变多矣，後四五日，柴胡证仍在，未有他变，本当紮解表 ，但其人之邪屡因误下而深入不能传散，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用大柴胡为合法也。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亘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过经不解者，言三籛俱已传过，故其治在半表半 之间，胸亘满而呕，邪在少籛也发潮热， 可攻也微下利，便不璠也以大柴胡分解表邪，荡涤 热，则邪去而微利亦自止耳，若误用圆药，则徒引热邪内陷而下利，表 俱不解也，故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加芒硝以荡涤胃中之虚热也。已上少籛府证。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籛明也，以法治之。

风寒之邪，从籛明而传少籛，起先不渴， 证未具，及服小柴胡

汤已，重加口渴，则邪还少阴，当调胃以存津液矣，然不曰攻下而曰以法治之，其意无穷，盖少阴之寒热往来，间有渴证，语少阴未罢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阴之禁乎，所以少阴重转少阴明之证，但云以法治之。上条少阴转少阴明府证。

伤寒七八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少阴去入阴故也。

邪气传 则躁烦，不传 则安静也。上条少阴经将传阳明证。

少阴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上条少阴经证自解候。

太阴篇

太阴居三阴二阴之间，本无外中之寒，即有中风亦必缘饮食后 理 下，故太阴但有桂枝而无麻黄证也，尚论以为但举桂枝而麻黄不待言者，亦未譬此义，或言太阴既无中寒，何得有四逆汤证，曰：此盖脾胃表虚之人，内伤饮食得之，故太阴寒证，但曰藏寒不曰中寒，其他传经之证，或缘先伤饮食，或缘攻下所致，故太阴传经之邪，无大热证非少阴厥阴之比，惟桂枝大黄汤一证，乃缘误下少阴内陷而腹痛，用以泄陷内之少阴邪，非太阴有可下之例也，即先伤饮食致传者，亦必邪传胃府，乃可攻下，大率当下当温，以腹之或满或痛，辨其虚实治之，为当也，若循经从少阴传次太阴，不过往来寒热等，少阴证罢而见烦躁不 腹满时痛，手足自温，肌肉重按则热，肌表却不热，脉况细，或微畏寒足冷，当从传经例随证分解之。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痞。

腹满自利，太阴之本证也，吐而食不下，则邪迫於上，利甚而腹痛，则邪迫於下，上下交乱，胃中空虚，此但可行温散，设不知而误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中结痞，与结胸之变颇同，胃中津液，上结胸中，少阴气不布，卒难开涤也。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太阴主水谷，故病自利，内有真寒，故不渴，注谓自利不渴，湿胜也，故用四逆辈以燥土燥湿非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分经辨证所关甚巨，盖太阴属湿土，邪热入而蒸动其湿，则显有馀，故不渴而多发黄，少阴属肾水，热邪入而消耗其水，则显不足，故口渴而多烦躁也，今自利不渴，知太阴藏寒，故当温之，宜用四逆辈，则理中等可，不言而喻也，太阴湿土之藏，有寒不用理中而用四逆者，水土同出一源，冬月水暖则土亦暖，夏月水寒则土亦寒，所以土寒即阴内少阴外，故用四逆以温土也。以上太阴藏寒

证。

本太籛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太籛之误下，其病皆在胸脘以上，籛邪伤籛分也，此因误下而腹满时痛，无胸脘等证则其邪已入阴位，所以属太阴也，腹满者，太阴气不和也，时痛者有时而痛，非大实大满之痛也，故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举籛邪，但倍白芍药，以收太阴之逆气，本方不增一药，斯为神耳。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大实痛，则非有时而痛者可例矣，故前方但倍芍药，而此则加大黄，加大黄者，取其苦寒能荡实热也，以其大实大满宜从急下，然籛分之邪，初陷太阴，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汤中少加大黄，七表三以分杀其邪可也。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絀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此段叮咛，与籛明篇中互发，籛明曰不转失气曰先晦後溇曰未定成晦皆是恐伤太阴脾气，此太阴证而脉弱便利，絀用大黄芍药，又是恐伤籛明胃气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馀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太阴脉本缓，故浮缓虽类太籛之中风手足自温，则不似太籛之发热，更不似少阴之四逆与厥，所以系在太阴，允为恰当也太阴脉见浮缓，其湿热交盛，势必蒸身为黄，若小便自利者，湿热从水道而泄，不能发黄也，至七八日暴烦，下利日十馀行，其证又与少阴无别，而利尽腐秽当自止，则不似少阴之烦躁有加下利漫无止期也，况少阴之烦而下利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仍为欲愈之候，若不辨晰，而误以四逆之法治之几何不反增危困耶，虽籛明与太阴府藏相连其便晦与下利，自有籛分阴分之别，而下利中又有温脾之别温宜四逆汤，实脾宜五苓散利水即所以实脾，脾实则腐秽不攻而去也。已上误下热传太阴证。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晦者，为籛明病也。

此太阴转属胃府证也，脉浮而缓，本为表证，然无发热恶寒外候，而手足自温者，是邪已去表而入，其脉之浮缓，又是邪在太阴，以脾脉主缓故也，邪入太阴，热必蒸湿为黄，若小便自利，

则湿行而发黄之患可免，但脾湿既行胃益乾燥，胃燥则大便必
溇，因复转为籛明内实，而成可下之证也，下之宜桂枝大黄汤。
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
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
者，属籛明也，便必溇，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霍乱为胃中郁滞寒物，故其脉当微涩，今伤寒是外邪，脉当浮
盛，而不当微涩也，四五日为转入阴经之时，忽然自利呕逆，而
脉微涩者，恐是籛气顿绝，阴气暴逆，其势巨测，故不可妄治，
非不治也若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此太阴转属籛明，必
便溇可攻，至十三日过经而愈也。

下利後当便溇，溇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经中颇能食，
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籛明也。

此言下利止後，必能食而便溇，籛明胃气有权也，若利虽止而
不能食，邪热去而胃气空虚也，俟过一经，胃气渐复，自能食
矣，设日久不能食，将成脾胃虚寒呕逆变证也，或能食而久不
愈，此热气有馀，必发痈脓也。已上太阴转籛明府证。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脉尺寸俱砵细，今脉浮，则邪还於表可知矣，故仍用桂枝击
其邪之情归也。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籛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四肢烦疼者，脾主四肢，亦风 蔓 e 之验也，籛脉微，阴脉涩，则
风邪已去而显不足之象，但脉见不足，正恐元气已漓，暗伏危
机，故必微涩之中，更加其脉之长而不短，知元气未衰，其病为
自愈也，注家未审来意，谓涩为血凝气滞，大谬，岂有血凝气
滞，反为欲愈之理耶。已上太阴转籛明经证。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上条太阴经证自解候。

少阴上篇

伤寒邪在三籛，太籛为首，邪在三阴，少阴为先，少阴虽居太阴
厥阴之中，而实为阴经之表，以其与太籛表，又与阴维相附，
且人肾气多虚，受病最易，况原委不一，人但知少阴有传经直中
紮途，救阴回籛二法，不知直中虽当回籛，而有兼汗兼温之殊，
传经虽宜救阴，复有补正攻邪之别，岂可一概混淆，能令读者无
眩耶，盖传经热邪，先伤经中之阴，甚者邪未除而阴已竭，独是
传入少阴，其急下之证，反十之三，急温之证，反十之七，而宜
温之中，复有次第不同，毫厘千里，工不解，必於曾犯房屋之
证，始敢用温，及遇一切当温之证，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劳其

肾水者，不可因是遂认为当温也，必其人肾中之真籛素亏，复因汗下後，扰之外出而不能内返，势必藉温药以回其籛，方可得生，所以伤寒门中亡籛之证最多，即在太籛，已有种种危候，至传少阴，其辨证之际，仲景多少迟徊顾虑，不得从正治之法清热夺邪，以存阴为先务也，今将直伤阴经之证，与夫汗下太过，元气受伤，从权用温经之法者，疏为上篇，正治存阴之法，疏为下篇，其温热病之发於少阴者，另自为篇，庶泾渭攸分，根蔓不乱耳。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此言少阴之总脉总证也，盖少阴属水主静，即使热邪传至此经，其在先之脉虽滑大，亦必变为微细，在先之证虽烦热不寐，亦必变为昏瞶嗜卧，但仍不得安卧为痺耳，况夫少阴经自感之寒证耶，但须以先见表证，至五六日後，变出脉细况数，口中燥不得卧者热证，始病便脉微细，口中和，但欲卧者，为寒证，以此明辨，万无差误耳，其所以但欲寐者，以卫气行籛则寤，行阴则寐也。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痺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脉痺发热，乃少阴兼太籛之表邪，当行表散，非少阴病四五日後，阴盛格籛，真籛发露之比，但三阴之表法，与三籛迴痺，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故麻黄与附子合用，使外邪出而真籛不出，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

得病才二三日，无吐利躁烦呕渴证，其当从外解无疑，然少阴绝无发汗之法，汗之必至亡籛，惟此一证其外发热无汗，其内不吐利躁烦呕渴，及可温经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义甚微，在太籛经，但有桂枝加附子之法，并无麻黄加附子之方，盖太籛病无脉微恶寒之证，即不当用附子，及见脉微恶寒吐利躁烦等证，亡籛已在顷刻，又不当用麻黄，即此推之，凡治阴寒暴病而用麻黄者，其杀人不转睫矣。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口中和者，不渴不躁全无热可知，况背为督脉，统诸籛上行之地，他处不寒，独觉其背恶寒者，则籛微阴盛之机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籛而消阴，主之以附子汤，温经而散寒也，不知者谓伤寒才一二日，外证且轻，何反张皇若此，詎识仲景正以一二

日，即显籀虚阴盛之证，早从暴病施治若待三四日，势必璫盛难返，不可救药矣。按少阴自感之寒，有始得之反发热脉砵者，有初入太籀，不作郁热便入少阴者，二证似不甚相远，若详究病情，大相悬绝，一则阴经独困，而太籀不至於失守，故脉虽砵，尚能发热，即延至二三日，热犹在表，而无吐利厥逆证，可见尚有太籀经外垣可恃也，一则太籀表气大虚，邪气即得入犯少阴，故得之二三日，尚背恶寒不发热，此阴籀絳亏，较之絳感更自不同，絳感表，皆属热邪，犹堪发表攻，此则内外皆属虚寒，无邪热可以攻击，急当温经补籀，温补不足，更灸关元以协助之，其证虽似缓於发热脉砵，而危殆尤甚，若稍延缓，或遇庸工，不敢用大热峻补，多致不救也。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砵者，附子汤主之。

一身骨节俱痛者，太籀经病也，若手足寒而脉砵，则肾中真籀之虚审矣，可见身体骨节之痛，皆籀虚所致，而与外感不相涉也，故用附子汤以助籀而胜肾寒，斯骨节之痛尽除也，若以其痛为外感之邪，不杀人耶。

少阴病，脉砵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外邪入少阴，宜与肾气絳相搏击，乃脉见砵而不鼓，即内经所谓肾气独砵之义，其人籀气衰微可知，故当急温以助其籀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下利无籀证者，纯阴之象，恐阴盛而隔绝其籀，最急之兆也，故於四逆汤中，去甘草之缓，而加 藜云 坐丑以通其籀而消其阴，遂名其方为白通，取 q 籀之义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乾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与白通汤，反至厥逆无脉，乾呕而烦，此非药之不能胜病也，以无向导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复加入人尿猪胆汁之阴，以引籀药深入，然服汤後脉必微续者，暴出反死，甚哉虚籀之易出难回也，亦危矣，故上条才见下利，早用白通图功於未着，真良法也。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砵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阴寒甚而水泛滥，由籀虚不能摄水，复不能生土以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砵重疼痛自下利，或小便利，或咳或呕，水性泛滥，无所不之，非赖真武坐镇北方之水，有底哉，太籀篇中厥逆筋惕肉坼而亡籀者，用真武汤之法，以表明之矣，兹少阴之

水湿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镇摄之，可见太脾膀胱与少阴肾，一藏一府，同居北方寒水之位，府邪为脾邪，藉用麻黄为青龙，藏邪为阴邪，藉用附子为真武，得此二汤以涤痰导水，消阴摄脾，其神功妙济，真有不可思议者也。按真武汤方，本治少阴病水饮内结，所以首推术附，兼茯苓生姜之端脾渗水为务，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药之微旨，非圣人不能，盖此证虽曰少阴本病，而实缘水饮内结，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璠虚璠寒，则小便必清白无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则知其人不但真脾不足，真阴亦已素亏，或阴中伏有脾邪所致，若不用芍药固护其阴，岂能胜附子之雄烈乎，即如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芍药甘草附子汤，皆芍药与附子并用，其温经护营之法，与保阴回脾不殊，後世用药，能获仲景心法者几人哉。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乾姜各一掣，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药，加乾姜二掣，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

呕加生姜宜矣，乃水寒上逆为呕，正当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盖真武汤中除去附子外，更无热药，乃为肺胃素有积热留饮，惯呕而去之，又法外之法耳，观後通脉四逆汤，呕者但加生姜，不去附子，岂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呕，即用真武，尚不相当也。

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

下利寒，种种危殆，其外反热，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恶寒，而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明系群阴格脾於外，不能内反也，故於四逆汤中倍加乾姜，大温其以胜外邪，更效白通之法，加 H 入阴迎脾而复其脉也，前条云：脉暴出者死，此条云脉即出者愈，其辨最细盖暴出则病已离根，即出则脉已返舍，由是外反发热，而不恶寒，真脾尚在躯魄，然必通其脉而脉即出，始为休徵，设脉出难迟，其脾已随热势外散，又主死矣。

面色赤者加 E 茎，腹中痛者去勞聰加芍药二掣，呕者加生姜二掣，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掣，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掣。

面色赤者，脾格於上，加 H 通脾气，故名通脉也，腹中痛，真阴不足也，去勞聰恶其顺脾，加芍药以收阴也，咽痛阴气上结也，去芍药恶其敛阴，加桔梗以利咽也，利止脉不出，脾气未

复，兼阴血未充，故加人参以补其气血，去桔梗者，恶其上载而不四通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主之。

此少阴兼厥阴之候也，吐利厥冷而至於烦躁欲死，肾肝之阴气上逆，将成危候，故用絳茱萸以下其逆气，人参姜枣以厚其脾土，乃温经而兼温中，则阴气不复上千矣。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因致躁烦，则阴籛扰乱而竭绝可虞，更加四肢逆冷，中州之土先败，上下交征，中气立断，故主死也，使早用温中之法，至此乎。上条言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用絳茱萸汤，此吐利躁烦四逆，与上条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温中，转加躁烦，故为死耳。

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乾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饮食入口即吐，犹曰胃中不能纳谷也，若不饮食之时，复欲吐而不能吐，明系阴邪上逆，此等处必加细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脉弦迟，即非传经热邪可拟，然阴邪固有是证，而痰饮亦有是脉，设属胸中痰实，当行吐法提之，今见欲吐不吐，洵为阴邪上逆无疑，即使膈上有寒饮乾呕，亦属阴邪用事，非寻常祛痰之药可施，设误用吐法，必致转增其剧，计惟急温一法，以助籛胜阴，则寒饮亦得开散，一举而紮得之也。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欲吐不吐心烦，肾气上逆之徵也，自利而渴，加以口燥舌乾，引水自救，似乎热证之形，然肾热则水道黄赤，若小便色白，反非肾热，乃下焦虚寒不能制水，仍当从事温法，不可误认为热，而轻投寒下也。自此条而下，凡十馀例，皆是传次少阴虚寒坏证，仲景俱不立方者，以其阴籛紮伤，血气并竭，多死少生故也。

病人脉阴籛俱紧，反汗出者亡籛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阴籛俱紧，伤寒之脉也，伤寒无汗，反汗出者，无籛以固其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也，少阴之邪不出，则咽痛吐利，即当用少阴温经散寒之法，不言可知也。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籛故也，籛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

可下之。

亡籛不可发汗，与上条互发，亡与无同，无籛则其邪为阴邪，阴邪本宜下，然其人籛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其当急行温法，又可见矣。

厥而脉紧，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也。

前四条皆少阴经虚寒坏证也，仲景虽不出方，然犹可治，详少阴病欲吐不吐一条，宜真武汤救之，病人脉阴籛俱紧一条，宜附子汤加桔梗赤石脂，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一条，宜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此条厥而脉紧，则当用四逆汤温之，反误发汗，致声乱咽嘶舌萎，不可救。

少阴病，脉微细欲卧，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细欲卧，少阴之本证也，汗出不烦，则籛证悉罢，而当顾虑其阴矣，乃於中间带欲吐一证，欲吐明系阴邪上逆，正当急温之时，失此不图，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复烦躁不得卧寐，非外邪至此转增正少阴肾中之真籛扰乱，顷刻奔散，即温之亦无及矣，况始先不烦，今更烦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线之籛，扰乱若此，可复收乎。

少阴病，恶寒身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阴盛无籛，即用四逆等法，回籛气於无何有之乡，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脉不至，籛已先绝，不烦而躁，孤阴顷刻自尽矣。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头眩时时自冒者，复为死候，盖人身阴籛相为依附者也，阴亡於下，则诸籛之上聚於头者，纷然而动，所以头眩时时自冒籛脱於上而主死也，可见籛回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矣。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诸籛主气息高则真籛上逆於胸中，本实先拔，而不能复归於气海，故主死也，六七日三字，辨证最细，少阴病喘而息高至六七日真气上脱殆尽，不死何待，与太籛病二三日作喘之表证迥殊也，况少阴肾气上乘於肺之喘，脉必虚微无力若太籛邪气上壅於肺之喘脉必浮紧有力，自是不侔耳。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下利而脉见籛微阴涩，为真阴真籛絳伤之候，呕者，阴邪上逆也，汗出者，籛虚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守也，数更衣反少者，籛虚则气下坠，阴弱则勤努责也，是证籛虚本当用温，然阴弱复不宜於温，一药之中，既欲救籛，又欲护阴，漫难区别，故於顶上百会穴灸之，以温其上而升其籛，庶籛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阴，然後阴得安静不扰，而下利自止耳，此证设用药以温其下，必逼迫转加，下利不止而阴立亡，故不用温药，但用灸法有如此之回护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少阴病手足不逆冷，而反发热，似乎阴尽复籛之兆，但吐利未止而脉不至，又似真籛发外，故於少阴本穴用灸法，以引其籛内返，斯脉至而吐利亦得自止耳。前条背恶寒之证，灸後用附子汤者，阴寒内凝，定非一灸所能胜，此条手足反热，止是阴内籛外，故灸本经以招之内入，不必更用温药也。已上少阴虚寒证。

少阴病，恶寒而 ，时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自烦欲去衣被，真籛扰乱不 ，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温法，然必微烦即止，神气不乱，手足渐温，脉来砵微不绝，方为可治，设见躁逆闷乱，扰攘不 ，手足厥冷，脉反躁急，或散大无伦，皆死证也。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 卧，手足温者可治。

恶寒 卧，证本虚寒，利止手足温，则籛气渐复，其阴寒亦易散，故可用温以助其籛之复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少阴病脉本紧，至七八日自利，则阴寒得以下走，故脉反和而手足温暖，籛气将复也，虽烦而利必自愈。三条互见，此则邪解籛回，可勿药自愈之证，即紧去人安之互辞也。

少阴中风，脉籛微阴浮者为欲愈。

风邪传入少阴，仍见籛浮阴弱之脉，则其势方炽，必籛脉反微，阴脉反浮，乃为欲愈，盖籛微则外邪不复内入，阴浮则内邪尽从外出，故欲愈也。

少阴负跌籛者，为顺也。

少阴，水也跌籛土也诸病恶土克水，而伤寒少阴见证，惟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则呕吐下利，无所不至，究令中州土

败，而真籛外越，神丹莫救矣，此脉法中消息病情之奥旨也。已上少阴回籛证。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各经皆解於所主之时，而少阴独解於籛生之时，籛进则阴退，籛长则阴消，正所谓阴得籛则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阴所重在真籛，可不识乎。上条少阴经自解候。

少阴下篇

少阴病，脉细砵数，病为在 不可发汗。

砵细中加之以数，正邪热入 之徵邪热入 ，即不可发汗，发汗则动其经，而有夺血亡籛之变，故示戒也。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肢为诸籛之本，籛邪传至少阴，陷入於 ，而不能交通籛分，乃至四逆下利，其中土之籛气亦伤，所以亟用柴胡升陷内之籛邪，枳实破内滞之结热，甘草助脾胃之籛端，芍药收失位之阴津，允为和解少阴，阴籛否隔之定法，慎不可以其籛热内结，而用下法也，盖伤寒以籛为主，四逆有阴进之象，若复用苦寒攻之，则籛益亏，所以有诸四逆者，不可下之之戒。

咳者加五味子乾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析，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七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此证虽属少阴，而实脾胃不和，故尔清籛之气不通於四末是用四逆散清理脾胃，而散阴分之热滞，乃正治也，至於腹中痛者加附子，於此不能无疑盖籛邪内陷之腹痛，只宜小建中和之，而此竟用附子者，以其证虽属籛邪，必其人内有砵寒结滞不散，更兼形体素丰可受籛药，方可加热药於清理脾胃剂中，仍是用和之法，而非温经助籛之义，观下文即云泄利下重者加薤白，则知热滞虽得下利，究竟不能速通，所以急行涤垢为务，即咳加五味子乾姜，总是从治之法，慎勿以其用热治热而致惑也。

少阴病，咳而下利 y 者被火气 G 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少阴之脉，从足入腹，上循喉咙，萦绕舌本，故多咽痛之证，其支别出肺故间有咳证，今以火气强迫其汗，则热邪挟火力，上攻必为咳，以肺金恶火故也，下攻必为利，以火势逼迫而走空窍故也，内攻必 y 以火势燔灼而乱神识故也，小便必难者，见三证

皆妨小便，盖肺为火热所伤，则膀胱气化不行大肠奔迫无度，则水谷并趋一路，心包燔灼不已，则小肠枯涸必至耳，少阴可强责其汗乎。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强责少阴汗而动其血，势必逆行而上出竅窍，以发汗皆箴药故也，或口鼻，或耳目，较之从阴窍出者则倍危矣，下厥者，少阴居中，不得汗而热深也，上竭者少阴之血尽从上而越竭矣，少阴本少血，且从上逆，故为难治，然则热在膀胱必便血者，岂非以多血且从便出为顺乎。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太箴之热邪，薄於少阴，则阴火挟痰攻咽，所以作痛，当用半夏以涤饮，兼桂枝以散邪，甘草以缓急也若剧者，则咽伤生疮，音声不出，为阴邪上结，复与寒下不宜，故用半夏以开结，鸡子以润咽更藉苦酒消肿敛疮以胜阴热也，胜阴热者，正所以存阴也，饮散则热解，即内经流湿润燥之意，与厥阴喉 麻黄升麻汤证例同。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腹痛小便不利，少阴热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脓血，则下焦滑脱矣，滑脱即不可用寒药，故取乾姜石脂之辛涩以散邪固脱，而加粳米之甘以益中虚，盖治下必先固中，中气不下坠，则滑脱无源而自止，此从之法也，成注及内台方，谓其用乾姜而曰 寒谬矣。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

先下利而後便脓血者，则用桃花汤，若不下利而但便脓血，则可刺经穴以散其热，今不用刺法，当从事白头翁汤，设更兼咽乾心烦不得卧，又须黄连阿襟汤为合法耳。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邪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滓秽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箴邪暴虐之璫，反与阴邪无璫，但箴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设系阴邪，则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已上少阴传经热证。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少阴之证，自利者最多，虚寒则下利清谷，滑脱则下利脓血，故多用温药，传经籛邪内结，则自利纯清水，温热病则自利烦渴，并宜下夺清热，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胀，可见邪热转归籛明而为胃实之证，所以宜急下也，然六七日腹胀不大便，何得目之少阴，必在先曾见咽痛自利烦渴，至五六日後而变腹胀不大便，是虽邪转入府，而胃土过实，肾水不足以上供，有立尽之势，不得不急攻以救肾水也。上条少阴热邪，转入籛明府证。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少阴病，难於得热，热则阴尽复籛，故上篇谓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阴邪内解之时，反一身手足尽热，则少阴必无此证，当是藏邪转府，肾移热於膀胱之候，以膀胱主表，故一身及手足尽热也，膀胱之血，为少阴之热所逼，其趋必出二阴之窍，以阴主降故也，宜当归四逆和营透表，兼 Q 膀胱为合法也。上条少阴热邪，转膀胱府证。

厥阴篇

厥阴篇中次第不一，有纯籛无阴之证，有纯阴无籛之证，有阴籛差多差少之证，有籛进欲愈之证，有阴进未愈之证，大率籛脉籛证，当从三籛经治法，阴脉阴证，合用少阴经治法，厥阴见籛为易愈，见阴为难愈，其阴籛错杂不分，有必先温其 ，後解其表，设见咽喉不利，咳唾脓血，则温法不可用，仍当先解其表矣，世医遇厥阴诸证，如涉大洋，茫无边际，是以动手即错耳，兹以类相聚，分为五截，庶学者易於入室也。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 ，下之利不止。（ 蛔同）

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阴邪热盛，则肾水为之消，故消而且渴，其渴不为水止也，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者，肝火上乘，肝气通於心也，饥不欲食者，木邪横肆，胃土受制也，食则吐者，胃中饥，臭食则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在厥阴，下之徒伤籛明，木益乘其所胜，是以食则吐 ，下之利不止耳。按厥阴原无下法，故首先示戒云：下之利不止，盖厥多主下利，下利中伏有死证，中间虽有小承气一法，因胃有燥屎，微攻其胃，非攻厥阴之邪也厥阴与少籛表 ，邪在少籛已有三禁，岂厥阴反宜下乎，虽有厥应下之一语，乃对发汗而言，谓厥应内解其热，不当外发其汗，岂可泥应下二字，遂犯厥阴之大戒耶，今人每读伤寒六七日当下，此特指籛邪入府而言，未尝言邪传厥阴可下也。张

卿子曰：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盖厥阴消渴，皆是寒热错杂之邪，非纯籛亢热之证，岂白虎黄连等药所能治乎。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藏厥，非 厥也 厥者，其人当吐，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胃寒，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 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藏厥者，其人籛气素虚，肾藏之真籛衰璠， 厥者，始本籛邪，因发汗吐下太过，或寒饮畜积胃中，寒热交错，不能安而上膈也，脉微而厥，则籛气衰微可知，然未定其藏厥 厥也，惟肤冷而躁无暂安时，加以趺籛脉不出，乃为藏厥，藏厥用附子理中汤及灸法，其厥不回者死，若是 厥，则时烦时止，未为死候，但因此而驯至胃中无籛，则死也，乌梅丸中酸苦辛温互用，以治阴籛错乱之邪，胃中之寒热和而 自安矣，厥阴多主下利厥逆，所以久利而变脓血，亦不出此主治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

病人素有寒饮，复发其汗，则大损胸中籛气，胃中寒饮愈逆，致不安而上出也，後人以理中丸加乌梅治之，仍不出仲景之成则耳。

伤寒本自寒，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本自寒下，其人下虚也，医复吐下之，损其胸中籛气，内为格拒，则阴籛不通，食入即吐也，寒格更逆吐下，言医不知，又复吐下，是为重虚，故用乾姜散逆气而调其籛，辛以散之也，苓连通寒格而调其阴，苦以泄之也，人参益胃气而调其中，甘以缓之也。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腹痛多属虚寒，与实满不同，若更转气下趋少腹，必因寒而致下利，明眼见此，自当图功於未着也。按腹痛亦有属火者，其痛必自下逆攻而上，若痛自上而下趋者，定属寒痛无疑。

下利脉碇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籛，下虚故也。

太籛籛明并病，面色缘缘正赤者，为籛气怫郁，宜解其表，此下利脉碇迟而面见少赤，身见微热，乃阴寒格籛於外，则身微热，格籛於上则面少赤，仲景以为下虚者，谓下无其籛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虚也，虚籛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籛尚有

根，或服温药以胜阴助箴，箴得复返而与阴争，差可恃以无恐，盖箴返虽阴不能格，然阴尚盛，亦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後箴胜而阴出为汗，邪从外解，自不下利矣。

下利清谷，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上条辨证，此条用药，紫相互发，然不但此也，少阴病下利清谷，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岂有汗出而反加 妓 z 哉。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 ，乃攻其表，温 四逆汤，攻表桂枝汤。

此与太箴篇中下利身疼，先 後表之法无璋，彼因误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胀，总之温 为急也，身疼痛，有 有表，必清便已调，其痛仍不 紮，方属於表，太箴条中已悉，故此不赘。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此条重举下利清谷不可攻表以示戒，正互明上条所以必先温 ，然後攻表之义，见误表其汗，则箴出而阴气弥塞胸腹，必致胀满而酿变耳，合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以温胃消胀为务也。

乾呕吐涎沫头痛者，絳茱萸汤主之。

凡用絳茱萸汤，有三证，一为箴明食谷欲呕，一为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此则乾呕吐涎沫头痛，经络证候各殊，而治则一者，总之下焦浊阴之气，上乘於胸中清箴之界，真气反郁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时欲上不能，但冲动浊气，所以乾呕吐涎沫也，头痛者，厥阴之经，与督脉会於巅也，食谷欲呕者，浊气在上也，吐利者清气在下也，手足厥冷者，阴寒内盛也，烦躁欲死者，虚箴扰乱也，故主絳茱萸汤，以茱萸专主开豁胸中逆气，兼人参姜枣以助胃中之真箴，共襄祛浊之功，由是清箴得以上升，而浊阴自必下降矣。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与微热，似有表也脉弱则表邪必不盛，小便利则 邪必不盛，可见其呕为阴邪上干之呕，热为箴邪外散之热，见厥则箴遭阴掩，其势 危，故为难治，非用四逆汤莫可救也。已上阴进未愈证。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出而热反不去，正恐箴气越出，若内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恶寒，则在 先是阴寒急用四逆汤以回其箴，而阴邪自散耳。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证较上条无外热相错，其为阴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则阴津亦亡，但此际不得不以救籛为急，俟籛回尚可徐救其阴，所以不当牵制也。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籛故也。

六七日不利，忽发热而利，浑是内阴外籛之象，盖发热而利，虚而外邪内入也，故曰有阴，汗出不止，表虚而内籛外出也，故曰无籛，此中伏有危机，所以仲景早为回护，用温用灸以安其籛，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图之，则无及矣，可见邪乱厥阴，其死生全关乎少阴也，不然，厥阴之热深厥，深何反谓之有阴无籛哉。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籛气外脱也，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亡籛不能温养经脉也，故主四逆汤以温之。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不止，而且下利清谷，加之小便复利，津液四脱之虚寒璿矣，况外热而汗大出，为籛复外脱脉微欲绝者，籛气衰微可知，急宜四逆汤复籛为要也，设四逆不足以杀其势，其用通脉四逆，具见言外矣。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已下止，当渐向安，不得复有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也，今脉微欲绝者，则其吐下已断，又为真籛垂绝矣，急宜通脉四逆追复元籛，更加猪胆为阴向导也。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亡血本不宜用姜附以损阴，籛虚又不当用归芍以助阴，此以利後恶寒不止，籛气下脱已甚，故用四逆以复籛为急也，其所以加人参者，不特护持津液，兼籛药得之，愈加得力耳，设误用阴药，必致腹满不食，或重加泄利呕逆，转成下脱矣。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入厥阴，其热深矣，乃汤邪不上结於胸，阴邪不下结於腹，其脉虚而复厥，乃非热深当下之比，以其亡血伤津，大便枯涩，恐人误认五六日，热入籛明之燥结，故有不可下之之戒，盖脉虚腹濡，知内外无热，厥则阴气用事，即当同上条亡血

例治，设其人阴血更亏於籛，或阴中稍挟籛邪，不能胜辛热者，又属当归四逆证矣。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籛邪必结於籛，阴邪必结於阴，故手足厥冷，小腹满按之痛者，邪不上结於胸，其非籛邪可知，其为阴邪下结可知，则其当用温用灸更可知矣。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脉微而厥，更加烦躁，则是籛微阴盛，灸毛际以通其籛，而籛不回则死，灸，所以通籛也，厥不还，则籛不回可知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灸之不温，脉不还，已为死证，然或根柢未绝亦未可知。

设籛气随阴火上逆，胸有微喘，则孤籛上脱而必死矣，与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正同。

下利後脉绝，手足厥冷，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脉绝不惟无籛，而阴亦无矣，籛气破散，岂有阴气不消亡者乎，时脉还，乃脉之伏者复出耳，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籛气，而观其脉之绝与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脉四逆汤，服後利止脉出，则加人参以补其亡血，若服药时脉仍不出，是药已不应，其为脉绝可知。

伤寒发热，下逆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躁不得卧，肾中籛气越绝之象也，大抵下利而手足厥冷者，皆为危候，以四肢为诸籛之本故也，加以发热躁不得卧，不但虚籛发露，而真阴亦已烁尽无馀矣，安得不死乎。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厥证但发热则不死，以发热则邪出於表，而证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烦躁有加，则其发热又为真籛外散之候，阴籛絜绝，故主死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厥利而热，不絜存之势也，发热而厥七日，是热者自热，厥利者自厥利，阴籛絜造其偏，漫无相协之期，故虽未见烦躁，已为难治，盖治其热则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则愈热，不至阴籛絜绝不止耳。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脉迟为寒，寒则胃中之籛气已薄，不可更用寒药矣，腹中即胃

中，今胃冷而反能食，则是胃气发露无馀，其籛亦必渐去，不能久存，故为必死，较後条之食以索饼不发热者，自是天渊。已上纯阴无籛证。

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主之。

下利脉大，为虚籛下陷，设脉浮革，为风邪乘虚袭肝，风邪结聚，则水饮停留，因尔肠鸣者，宜当归四逆以散风利水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絳茱萸生姜汤主之。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似乎阴寒之璫，盖缘籛邪流入厥阴营分，以本虚不能作热，故脉细欲绝也，此为阴郁籛邪，所以仲景处方，仍用桂枝汤和其中外，加当归以和厥阴之营血，通草以通太籛之本，细辛以净少阴之源，使籛邪得从外解，本非治阴寒四逆之药也，盖脉细欲绝，为阴气衰於内，不能鼓动其脉，而肌表之籛亦虚，非真籛内亏之比，故药中宜归芍以济阴，不宜姜附以劫其阴，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絳茱萸生姜由是观之，乾姜附子不在所禁乎，久寒者，陈久之寒非时下直中之寒也明矣。前条下利脉大亦用此汤者，以下多伤阴，阴伤则籛不归附，故脉虽浮大，而证仍属血虚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手足厥逆，本当用四逆汤，以其脉促，知为籛气内陷，而非籛虚，故但用灸以通其籛，不可用温经药以助籛也。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凡厥者，阴籛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厥有寒热之璫，治虽霄壤，而不可下则一，总由脾胃之阴籛，不相顺接，所以不能温顺四末耳。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亘烦满者，其後必便血。

热少厥微，指头微寒，其候原不为重，然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胃中津液伤而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则邪热暗除，胃气渐复，故欲得食，若厥而呕，胸亘满不去，则邪聚中焦，故呕而烦满，其後阴邪必走下窍而便血，以厥阴主血故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下利为阴邪，浮数为籛脉，若阴尽复籛，则尺脉自和，今尺中自涩，乃热邪搏结於阴分，虽寸口得籛脉，究竟阴邪必走下窍而便

脓血也。此条与上条厥呕胸豆烦满者，虽有轻重之殊，而治法不异，并宜白头翁汤，脓血止，芍药甘草汤。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後必便脓血，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籛气退，故为进也。

太籛以恶寒发热为病进，恐其邪气传也，厥阴以厥少热多为病退，喜其阴尽复籛也，然热气有馀，又为内外痈脓便血之兆矣。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後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馀，必发痈脓也。

少阴经中，内藏真籛，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厥阴经中，内无真籛不患其厥，但患不能发热，与夫热少厥多耳，然厥证多兼下利，其籛热变为阴寒者，十常六七也论中恐暴热来，出而复去後三日脉之，其热尚在，形容厥证重热之脉证如絶籛然得热与厥相应，尤无後患，若热气有馀，病势虽退，其後必发痈脓，以厥阴主血，热与血久持不散，必致壅败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与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以邪热内深，饮水过多，水气乘心所致也，水者心火所畏，故乘之则动悸不宁，饮之为患，甚於他邪，所以乘其未渍入胃，先用茯苓甘草汤以清下利之源，後乃治厥，庶不致厥与利相因耳。

下利後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已下利而更烦，似乎邪未尽解，然必心下濡而不满，则为虚烦，与籛明误下胃虚膈热之证颇同，故俱用涌法也。

伤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砵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此表错杂之邪，虽为难治，非死证也大下後寸脉砵而迟，明是籛邪陷阴之故，非籛气衰微可拟，手足厥冷者，胃气不布也，下部脉不至者，因泄利不止而阴津下脱也，咽喉不利，唾脓血者，籛邪搏阴上逆也，所以仲景特於阴中提出其籛，得汗出而错杂之邪尽解也。或问伤寒三籛证宜汗，而厥阴证中有麻黄升麻汤之例，其

故何也，详此证之始原系冬温，以其有咽痛下利，故误认伤寒证而下之，致泄利不止，脉变砵迟，证变厥逆，皆热邪内陷，种种危殆，赖真籛未漓犹能驱邪外行，而见咽喉不利唾脓血，明系热邪返出，游溢少阴经脉之候，亦为木槁土燔，凌烁肺金之候，方中用麻黄升麻，所以升陷内之热邪，桂枝芍药甘草当归调其营卫，缘太籛少阴之邪，既以并归厥阴，故於桂枝汤三味中，必加当归以和阴血，萎甬天冬下通肾气，以滋上源，且萎甬为治风温咽痛热咳之专药，本文虽不曰咳，而云咽喉不利，唾脓血，可知其必然大咳，而脓血始应也，黄芩芍药甘草，治邪并於内之自利，知母石膏甘草，治热伏少阴之厥逆，其邪既伏於少阴，非知母则郁热不除，且热必由籛明而解，非石膏则壅理不开，其所以月乾姜白术茯苓者，以其既经大下，非此不能保护中州耳，朱奉议以此汤裁去升知冬芍，姜术桂苓，加入葛根羌活，川芎杏仁白薇青木香以治风温，总不出此范围也。

伤寒先厥，後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伤寒先厥後发热而利，言伤寒表证罢，先见厥利而後发，非阴证始病便见厥利也，先厥後发热，而利必自止，乃厥阴之常候，下文见厥复利，乃预为防变之辞，设厥利止而热不已，反见咽喉，或便脓血，又为籛热有馀之证矣。已上阴籛错杂证。

伤寒先厥後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先厥後热，下利止，其病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邪热挟痰湿上攻，而为喉也，然既发热，即无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止，则无汗，明系邪不外出，仍在於，必至便脓血也，便脓血者，其喉不，见热邪在，即不复在表，在下即不复在上也，喉者，桔梗汤，便脓血者，白头翁汤。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後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伤寒初起一二日间，所见皆恶寒发热之籛证，至四五日传进阴经而始厥也。前云诸四逆者，不可下矣，此云应下之，其辨甚微，盖先四逆与先发热而後厥者，其来迥琿，故彼云不可下，此云应下之者，以其热深厥深，当用苦寒之药，清解其在之热，庶有生理，小陷胸汤合小承气可也，即下利y，但用小承气汤止耳，从未闻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发汗，不引热势上攻乎，口伤烂赤，与喉互意。

呕家有痛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呕有胃中虚寒而呕，有肝气逆上而呕，皆当辛温治其逆气，此则热聚於胃，结成痈脓而呕，即内经所谓热聚於胃口不行，胃为痈之候，恐人误用辛热止呕之药，所以特申不可治呕，但俟脓尽自愈，言热邪既有出路，不必用药以伐其胃气也。

伤寒下利，日十馀行，脉反实者死。

伤寒在三篇邪热全盛之时，其脉当实，今传次厥阴，为邪气向衰之际，况复下利日十馀行，而反见实脉，是正衰邪盛，故主死也。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热利而至下重，湿热交并之象也。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欲饮水者，与藏寒利而不渴自殊，乃热邪内耗津液，纵未显下重之候，亦当以前药胜其热也。已上纯篇无阴证。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此云厥终不过五日，言厥之常，前云厥反九日而利，言厥之变，盖当则易治，变则难复也。

下利脉砵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下利而脉砵弦，为邪热内陷，故主後重，若砵弦而大，为邪热势盛，故未易止，若砵而微弱数者，为邪热向衰，故虽发热不死，设见脉大身热，其死可知矣。内经云：下利发热者死，仲景下利手足反温，脉紧反去，必自愈，又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此皆阴寒下利，非滞下积热内奔，热邪外泄，内外俱剧之比。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脉弱乃阴退篇复，在表作微热，在里作微渴，微热而渴，证已转篇，故不治自愈，下利本篇虚阴盛，得至脉数而渴，是始焉阴盛，今则篇复矣，故自愈也，设不愈，则不但篇复，必其篇转胜於阴，而圃脓血也，脉数与微热互意，汗出与脉弱互意，脉紧则不弱矣，邪势方张，其不能得汗又可知矣，此与篇明脉紧则愈，少阴脉紧反去互发，篇明邪气尚盛，故喜紧恶迟，少阴厥阴邪气向衰，故喜弱恶紧，总不出紧去人安之妙义也。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籛气将复，故欲饮水，然须少少与之，是谓以法救之，盖阴邪方欲解散，籛气尚未归复，若恣饮不散，反致停畜酿祸耳。渴欲饮水，与下利後饮水者不同，此则热邪尽解，但津液受伤而渴，彼则热邪在 ，煎迫津液而渴，未可一例而推也。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按仲景三阴皆有中风，然但言欲愈之脉，而未及於证治者，以风为籛邪，阴经之中，得风气流动，反为欲愈之机，盖厥阴之脉，微缓不浮，中风病传厥阴，脉转微浮，则邪还於表，而为欲愈之徵也。已上籛进欲愈证。

下利 y 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下利则热不结，胃不实何得 y 耶，此必邪返於胃，内有燥屎，故虽下利，而结者自若也，与籛明证 y 胃中有燥屎正同，乃不用大承气，而用小承气者，以下利肠虚兼之厥阴主 ，所以但用小承气微攻其胃，全无大下之例耳。上条厥阴转归籛明府证。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厥阴之邪欲散，则逆上而还少籛，必发热而呕，以肝胆藏府相连，故用小柴胡以升提厥阴之邪，从少籛而散也。上条厥阴转出少籛经证。

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发汗。

厥阴病自利止後，圜便自调，知 寒已退，但身痛者，邪气已还於表，故用桂枝以和营卫而愈也。上条厥阴回籛热从外解证。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上条厥阴经证自解候。

伤寒缙论卷下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藏结结胸痞篇

问曰：病有结胸有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磳，名曰结胸也，何谓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磳紧，名曰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结胸者，籛邪结於籛也，藏结者，阴邪结於阴也，然胸位高，藏位卑其脉之寸浮关磳，紮俱无痺，但藏结之关脉，更加小细而紧者，以关脉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由此下结，积气由此上千，实往来之要冲，所以病在下而脉反困於中也，若见舌白胎滑，外邪固结於 ，其势最重，以表 紮解之法，俱不可用，故为难治，其不出方者，正欲人深究其旨而施治，非不治也，治之务在分解表错杂之邪，使阴气渐下而内消，客邪渐上而外散，庶可图功於万一也。

藏结无籛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藏结之所以不可攻者，从来置之不讲，以为仲景未尝明言，後人无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参讨耳，夫所谓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辞，正欲人详审其攻之之次第也，试思藏已结矣，匪攻而结何由开耶，所谓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谓下利呕逆不可攻，又谓表解乃可攻痞，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诀，谓藏结无籛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则证不在六经之表，而在上焦下焦之紜途，欲知其候，但观舌上有无胎滑，有之则外感之籛热，挟痞气而反在下，素痞之阴寒，挟热势而反在上，此与 证已具，表证未除者相去不远但其阴籛悖逆，格拒不入证转凶危耳，岂结胸膈内拒痛，而藏结腹内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入阴筋而死，不攻则病不除，所以以攻为戒，是则调其阴籛，使之相入，而滑胎既退，然後攻之，则邪热外散，寒气内消，此持危扶颠之真手眼也。

病亘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

按病人素有动气，而当脐上下左右，则不可发汗，素有痞气，在亘下连脐傍则不可攻下，医不细询，病家不明告，因而贻祸者多矣。已上藏结例。

病发於籛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病发於籛者，太籛表证误下，邪结於胸也，病发於阴者，皆是内挟痰饮，外感风寒，中气先伤，所以汗下不解，而心下痞也，凡结胸正在胸中，此正太籛全盛之邪，因误下乘虚而入，故曰热入因作结胸，是处方名为陷胸，若痞则多偏胸亘，而无正中结痛之候，故但言因作痞，而不用热入二字，其邪之盛衰可知，是处方名为泻心，观其主治，则虚实迥然不侔，则知表邪为籛，邪为阴也明矣，或言中风为籛邪，伤寒为阴邪，安有风伤卫气，气受伤而反变为结胸，寒伤营血，血受伤反成痞之理，复有误认直中阴寒之阴，下早变成痞者，则阴寒本无实热，何得有下早之变，设阴结阴躁而误下之，立变危逆，恐不至於成痞，停日待变而死也。

太籛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绍，籛气内陷，心下因痞，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馀处无汗，剂颈而远，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脉浮而动数，虽主风热，亦主正虚，虚故邪持日久，头痛发热恶寒，表终不解，医不知其邪持太籛，未传他经，反误下之，於是动数之脉变迟，而在表之证，变结胸矣，动数变迟三十六字，形容结胸之状殆尽，盖动数为欲传之脉，变迟则力绵势缓而不能传，且有结而难之象，膈中之气，与外实之邪，紮相格俩，故为拒痛，胃中水谷所生之情悍，因误下而致空虚，则不能藉之以冲开外邪，反为外邪冲动其膈，於是正气往返邪逼之界，觉短气不足以息，更烦躁有加，遂至神明不安，无端而生懊绍，反此皆籛邪内陷所致也。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圆。

结胸而至颈项亦强，证愈笃矣，盖胸间邪结紧实，项势常昂，有似柔痉之状，然痉病身首俱张，此但项强，原非痉也，借此以验，胸邪十分紧逼，以大陷胸汤下之，恐过而不留，即以大陷胸圆下之，又恐滞而不行，故煮而连滓服之，然後与邪相当，观方中用大黄芒硝甘遂，可谓峻矣，而更加葶苈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时又倍加白蜜，以留恋润导之，而下行缓，必识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胸既结矣，本当下以开其结，然脉浮大，则表邪未尽，下之是令结而又结也，所以致死，此见一误不堪再误也。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

亦字承上，见结胸证全具，更加烦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烦躁曷为主死耶，盖邪结於胸，虽藉药力以开之，而所以载，药力上行者，胃气也，胃气充溢於津液之内，汗之津液一伤，下之津液再伤，至热邪搏饮结於当胸，而津液又急奔以应上，正有不尽不已之势，胃气垂绝，能无败乎，此结胸诸法，见几於早，竟竟以涤饮为先务，饮涤则津液自安矣。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磳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瓠者，大陷胸汤主之。

热实二字，形容结胸之状其明，见邪热填实於膈间也，前条言寸脉浮，关脉磳，此言脉磳紧更明，盖紧脉有浮磳之别，浮紧主伤寒无汗，磳紧主伤寒结胸，则知结胸，非中风下早而成也。

伤寒十馀日热结在 ，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俎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治结胸证，所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挟内饮，搏结胸间，未全入於 也，若十馀日热结在 ，则是无形之邪热蕴结，必不定在胸

上，而非结胸明矣，加以往来寒热，仍兼半表，当用大柴胡汤，
紮解表之热邪，於陷胸之义无取也，无大热与，上文热实互
意，内陷之邪，但结胸间，而表之热，反不炽盛，是为水饮结在
胸间，其人头有微汗，乃邪在高而气不得下替之明徵，此则主
用大陷胸汤，允为的对。

太籛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
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热少，腹满，证与籛明颇同，但小有潮
热，则不似籛明之大热，从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则籛明又不
似此大痛，因是辨其为大籛结胸，兼籛明内实也，缘误汗误下，
重伤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热，更加痰饮内结，必用陷胸汤，由
胸间以及胃肠，始得荡涤无馀，若但下肠胃结热，反遗膈上痰
饮，则非法矣。

太籛少籛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满，下利不止，水浆不
下，其人心烦。

此条虽系并病，以其反下之而成结胸，当随见所变之证，而归重
於结胸也，误下之变，乃致结胸下利，上下交征，而籛明之居中
者，水浆不入，心烦待毙，伤寒顾可易言哉。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则不似大结胸之高在心上也，按之则痛，
比手不可近，则较轻也，而脉之浮又浅於砵，滑又缓於紧，可见
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饮素盛，挟热邪而内结，所以脉见浮滑
也，黄连半夏塘蓼实，药味虽平，而泄热散结，亦突围而入，所
以名为小陷胸也。

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寒实结胸，乃寒饮结聚而无大热也，意谓小陷胸半夏塘蓼实，足
以去其痰饮，又虑黄连难祛寒实，故又主白散，取巴豆之辛热破
结，贝母之苦寒开郁，桔梗载之上涌为的当耳。已上结胸例。

伤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满，乾噫食臭，但下有水
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汗後外邪虽解，然必胃气安和，始得脱然无恙，以胃主津液故
也，津液因邪入而内结，因发汗而外亡，紮相告匱，其人心下必
痞满，以伏饮搏聚，胃气不足以开之也，胃病，故乾噫食臭，食
入而噎酸也，胃病故水入而傍渗肋也，胃中水谷不行，腹中
必雷鸣而搏击有声，下利而清浊不分也，虽不由误下，而且成
痞，设误下之，其痞结又当何似耶。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满而满，乾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痞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此条痞证，伤寒与中风互言，大意具见，可见病发於阴，下之而成痞者，非指伤寒为阴也，下利完谷，腹鸣呕烦，皆误下而胃中空虚之互辞也，设不知此义，以为结热而复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泻心汤者，即生姜泻心汤除去生姜人参，而倍甘草乾姜也，客邪乘虚，结於心下，本当用人参，以误而再误，其痞已璠，人参仁柔无刚决之力，故不宜用，生姜辛温最宜用者，然以气薄主散，恐其领津液上升，客邪从之犯上，故倍用乾姜代之以开痞，而用甘草为君，坐镇中州，庶心下与腹中，渐至甯泰耳，今人但知以生姜代乾姜之，熟知以乾姜代生姜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满，孰知甘草能去满哉。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五六日呕而发热，为太阴之本证，盖呕多属脾明，然有太阴邪气未罢，欲传脾明之候，有少阴邪气在，反攻脾明之候，所以脾明致戒云：呕多虽有明证，不可攻之，恐伤太阴少阴也，此本柴胡证，误用下药，则邪热乘虚入胃，而胆却受寒，故於生姜泻心汤中，去生姜之走表，君半夏以温胆，兼苓连以除胃中邪热也，泻心诸方，原为泻心下痞塞之痰饮水气而设，此证起於呕，故推半夏为君耳。

伤寒大下後，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之後复发汗，先 後表，颠倒差误，究竟已陷之邪，痞结心下，证兼恶寒，表邪不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当先行解肌之法以治外，外解已後，乃用大黄黄连，攻其湿热凝聚之痞，方为合法耳。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伤寒脉浮而紧，即不可下，误下而紧反入，则寒邪转入转深矣，外邪与饮搏结，故心下满痞，若按之自濡，而不满痞，乃是浊气挟湿热，痞聚於心下，则与外邪无预也，浊气上逆，惟苦寒可泻之，上条大黄黄连泻心之法，即为定药，若恶寒汗出，虽有湿热痞聚於心下，而挟阴盛之证，故於大黄黄连泻心汤内，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共成倾否之功，即一泻心汤方中，法度森森若此。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伤寒邪气传，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气，使阴膻不交，阴不得升而浊滞於下，为下寒腹中痛，膻不得降而独菀於上，为胸中热欲呕吐，故於半夏泻心汤中，除去黄芩而加桂枝，去黄芩者，为其有下寒腹痛也，加桂枝者，用以散胸中之热邪而治呕吐也，经曰：上热者泻之以苦，下寒者散之以辛，故用黄连以泻上热，乾姜桂枝半夏以散下寒，人参甘草大枣以益胃而缓其中，此分理阴膻，和解上下之正法也，常因此而推及藏结之舌上胎滑湿家之舌上如胎者，皆不出是方。

太膻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藪 膝 X，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满引脘下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 和未也，十枣汤主之。

此证与结胸颇同，但结胸者，邪结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脘，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与攻结胸之戒不殊也，其人藪 膝 X，发作有时，而非昼夜俱笃，即此表邪散解之徵，虽有头痛，心下痞，满引脘下痛，乾呕短气诸证，乃热邪搏饮之本证，不得以表证名之，见出不恶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设外邪不解，何缘而得汗乎攻药取十枣汤者，正与陷胸相仿，伤寒种种下法，咸为胃实而设，今证在胸脘而不在胃，则荡涤肠胃之药无所取矣，故取芫花之辛以逐饮，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并赖大枣之甘以濡脾，助诸药祛水饮於胸脘之间，乃下剂中之变法也。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满，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汤主之。

汗吐下法备而後表解，则中气必虚，虚则浊气不降，而痰饮上逆，故作痞满，逆气上冲，而正气不续，故噫气不除，所以用代赭石领人参下行，以镇安其逆气，微加解邪涤饮，而开其痞，则噫气自除耳。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满，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

焦，赤石脂禹馀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误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满，服泻心汤为合法矣，乃复以他药下之，他药则皆荡涤下焦之药，与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纵痞满微除，而关闸尽撤，利无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开痞止利，原不为过，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邻国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馀粮固下焦之脱，而重修其关闸，痞更不止，复通支河水道，以杀急奔之势，庶水谷分而下利自止耳。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泻心诸方，开结荡热益虚，可谓具备，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解之法，正当主用，盖其功擅润津滋燥，导饮荡热，所以亦得为消痞满之良法也。

太阴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利，而利下不止，心下痞满，表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误下而致虚，则外热乘之，变为利下不止者，虚不守也痞满者，正虚邪实，中成滞碍痞塞而坚满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适虚，故用理中以和之，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为治虚痞下利之圣法也。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满，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外邪不解，转入於心，心中痞满，呕吐下利，攻之则碍表，不攻则证已迫，计惟有大柴胡一汤，合表而解之也。

太阴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俱虚，阴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灼，因胸烦面色青黄，肤微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凡表证错误，证变危笃，有阴已亡而阳邪尚不尽者，有阳邪尽而阴气亦随亡者，有外邪将尽未尽，而阴气未至全亏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大率心下痞与胸间结，虽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阳邪所聚之位，观无阳则阴独一语，正见以成痞之故，虽曰阴气并竭，实由心下无阳，故阴独痞塞也，无阳阴独，早已括尽误下成痞大义，无阳亦与亡阳有别，无阳不过阳气不治，复加烧灼以逼情乃成危候，其用药差误，即可同推。已上痞证例。

合病并病篇

太阴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太阴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二条以有汗无汗，定伤风伤寒，仲景以所显证，全似太阴，其间

略兼项背强八八为箴明之候，未至紫经各半，故不用合病，二字然虽不名合病，其实乃合病之初证也，八八颈不舒也，项属太箴而颈属箴明，二经合病，则颈项皆不知矣，太箴风伤卫证中，才见箴明一证，即於桂枝汤中加葛根一药，太箴寒伤营证中，才见箴明一证，即於麻汤中加葛根一药，此大匠天然不易之谷率也，然第二条不用麻黄汤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黄葛根者，以颈项背但是箴位，易於得汗之处，设以麻黄本汤加葛根大发其汗，将毋项背强八八者，变为经脉振动惕乎，此仲景之所以精义入神也。

太箴与箴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太箴与箴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二条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别合病主风主寒之不同也，风者箴也，箴性上行，故合箴明胃中之水饮而上逆，寒者阴也，阴性下行，故合箴明胃中之水谷而下奔，然上逆则必加半夏入葛根汤以涤饮止呕，若自下利，则但用葛根汤以解紫经之邪下利证也，而仲景以此汤主之，盖以邪气并於箴，箴实而阴虚，阴虚故下利也，与此汤以散经中之邪，则箴不实而阴气平，不治利而利自止耳。

太箴与箴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紫经合病，当合用紫经之药，何独偏用麻黄耶，此见仲景析义之经，盖太箴邪在胸，箴明邪在胃，紫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胸满，麻黄杏仁治肺气喘逆之专药也，用之恰当，正所谓内举不避亲也，何偏之有。按太箴与箴明合病，所重全在於表，故主以葛根麻黄二汤，若太箴与少箴合病，则邪渐迫 合用小柴胡柴胡桂枝二汤，若温病之太箴少箴合病，当用黄芩汤苓加半夏生姜汤，其下箴明少箴合病，以邪入府，脉来滑数，即用大承气下之，与二箴并病，太箴证罢不殊也，设经证未罢，脉不滑数，又当从大柴胡紫解表 无疑，其太箴与少箴合病本条，见温热病篇中，宜参看。

箴明少箴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葛 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木土之邪交动，则水谷不停而急奔，故下可必也，箴明脉大，少箴脉弦，紫无相负，乃为顺候，然紫经合病箴明之气衰，则弦独少见，箴胜而箴明负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葛蜻□懈褫势必藉大力之药，急从下夺乃无解围之善着，然亦必其脉滑而数，有宿食者，始为当下无疑设脉不滑数而迟软，方虑土败

垂亡，当敢下乎，已上合病例。

二箴并病，太箴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箴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箴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箴气怫郁在表，当解之薰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箴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其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二箴并病太箴证罢，但发潮热，手足茵 膝 X 大便难而 y 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二箴并病二条，皆是太箴与箴明并病，上条证初入箴明，而太箴仍未罢则宜小汗此条证已入箴明，而太箴亦随罢，故宜大下也，按上条太箴初得寒伤营之病，因汗出不彻，故传箴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箴明热炽，似乎当用下法，以太箴之邪未彻，故下之为逆谓其必成结胸等证也，如此者可小发汗，然後下之，设面色缘缘正赤者，寒邪深重，箴气怫郁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黄汤，或已用麻黄汤而未得汗，所以重当解之薰之，又非小汗所能胜矣，若是发汗不彻，不当言箴气怫郁不得越也，毕竟当汗不汗，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箴气不得越耳，短气者因汗不彻，而邪气未尽，气受伤也，脉涩者以寒湿留於肌腠，而营气不能条誓，血受伤也，汗後短气脉涩，但当断之以汗出不彻，而与桂枝二越婢一汤，小发其汗则愈。

太箴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太箴病原无下法，但当用桂枝解外，若当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则热邪之在太箴者，未传箴明之经，已入箴明之，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气上奔则喘，下奔则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专主箴明之表，加芩连以清 热，则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箴箴明紮解表之变法，与治痞之意不殊也。

太箴与少箴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 y 脉弦，五六日 y 不止，当刺期门。

刺大椎者，泻三箴督脉也，刺肺俞者，使肺气下行而膀胱气化也，刺肝俞者，所以泻胆也，刺期门者，泻肝胆之实也。

太箴少箴并病，心下痞，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重申不可下之禁，与上条不可汗互发。

伤寒腹满 y，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肝木直乘脾土为纵，此本太籥少籥并病，以其人平素肝盛脾衰，故其证腹满 y 尽显肝邪乘脾之候盖少籥虽主风木仍赖卫气营养，所以仲景云：此属胃，胃不和，所以腹满 y 也其脉寸口浮紧，为太籥寒伤营之脉，寸口即气口，乃脾胃之所主，肝木挟邪过盛，所以脾胃之土，益受其制也，刺期门以泄肝邪，则中土攸矣。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肝木反乘肺金为横，此亦太籥少籥并病，以其人素常肝盛肺虚，故其证虽发热恶寒，为太籥表，证未除，而大渴饮水，则少籥热已着，盖木盛则火易燔，金虚则水不生，所以求水为润，木得水助，其势益横，水势泛溢，其腹必满，亦当刺期门以泄肝邪，则肺自安矣然，但腹满而不 y 其邪，稍轻以肺金较肝木虽虚，原无他病能暗为濡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渗，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是以病欲自解，不必刺也，读者毋以刺期门在欲解下而以辞害义也。

按纵横之证不同，而皆刺期门者以贼土侮金，总由木盛腹满 y，证涉危疑，故急以泻木为主也。

上四条俱用刺法，今伤寒家不谙此理，若论用药，无过柴胡桂枝汤加絳，观下条发汗多亡籥 y 治法，可类推矣。

发汗多亡籥，y 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後自愈。

太籥与少籥并病，不可发汗，发汗则 y，误汗亡籥 y 者，复不可下，宜桂枝柴胡以和二经营卫也。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支结者，支饮聚结於心下之偏傍，非正中也伤寒至六七日，宜传经已遍乃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其邪尚在少籥之界，未入於，虽心下支结，而外证未除终非结胸可疑，故但用柴胡桂枝，使太籥之邪仍从太籥而解，邪去而支饮自开矣。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脘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姜汤主之，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五六日已发汗，邪虽未解而势已微，因误下之，微邪凝聚於上

焦，则肺气壅遏所以渴而不呕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知邪气已入少膺之界，故为未解，因与柴胡桂枝解太膺少膺之邪，黄芩甘草散内外之热，乾姜主胃中寒饮，塘蓼根治膈上热渴，牡蛎以开俚下之微结也服汤後反加微烦者，近世谓之药烦，以汗後津液受伤胃气虚热，不能胜药力也必须服复，药胜病邪方得汗出而解。上二条皆太膺少膺并病，因本文中有支结微结，所以後世遂认结胸，致节庵又以小柴胡加桔梗治痞结，亦不过治表邪初犯中焦者，方克有哕輒若真结胸，则邪已因误下引入内结，非大小陷胸汤圆峻攻，必不能解散也。

膺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俚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此膺明少膺并病也，潮热者，膺明胃热之候，若大便溏，小便自可，则胃全不实，更加胸俚满下去，则证已兼见少膺矣，才兼少膺，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汤，合表而总和之，乃少膺一经之正治，故膺明少膺亦取用之，无别法也。

膺明病，俚下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然汗出而解也。

此亦膺明少膺并病，不但大便溏为胃未实，即使不大便而见俚下满，呕与舌胎之证，则少膺为多，亦当从小柴胡汤分解阴膺，则上下通和，然汗出而舌胎呕逆俚满之外证，一时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此一时表俱彻，所以为当也。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关系病机最切，风寒之邪，协津液而上聚膈中，为喘为呕，为水逆为结胸，常十居六七，是风寒不解，则津液必不得下，误行发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转增上逆之势，愈无退息之期矣。已上并病例。

温热

仲景温热病诸例，向来混入伤寒六经例中，致使後世有以黄芩白虎汤，误治伤寒者，有以黄芩白虎证误呼伤寒者，良由混次不分，以致蒙昧千古，自长沙迄今，惟守真一人，独得其秘，则又晦其名目，不曰温热，而曰伤寒，何怪当世名家动辄错误耶，今将温热诸条，另析此篇，学者洗心读之，如琅函一展，火轮剑树，顿化清凉大地也。

太膺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发热而渴不恶寒，提挈温病自内而发之大纲，凡初病不恶寒，便发热烦渴，三四日间，或腹满或下利者，此温病也，若先恶寒发热，三四日後，表邪传变烦渴者，此又伤寒热邪传，而显内实

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籀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蚤蓂，时衄，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条紧接上条，其下即云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见风温之由误发温病汗而致者，与更感於风而成者，自是紫般，风温之证，兼太籀少阴，脉尺寸俱浮，盖肾水本当砮也，风温载之，从太籀上，入根本拨而枝叶危矣，伏邪久郁身中，时当二月，其脉先见露矣，发则表热太籀，热少阴，将同用事，恣汗无忌，灼热反倍，是谓风温，风温表，见俱浮脉，其证自汗身重，肾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语言难，肾本病也，肾中之候，同时荐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风温治在少阴，不可发汗，发汗死者，医杀之也，诿意发热之初，不及脉理，轻易发汗，早已犯此大戒乎，既肾中风邪外出，以籀从籀，热无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伤其膀胱气化，直视失溲，太籀藏府同时绝矣，被火者，微则热伤荣气，而瘀热发黄，剧则热甚生风，而如蚤蓂，时衄，火热乱其神明，扰其经脉也，伤寒燔灼艾，仲景屡戒，至温证尤当戒之，被火微发黄色一段，乱其神明，扰其经脉重证莫重於此，稍轻误火，少阴脉系咽喉，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一逆发汗，已是引日待毙，再逆则神圣莫挽矣，故治温病，全在未发汗前，辨其脉证，补救备至，防危可也，发汗已後，凶咎卒至，何措其手足哉，内经刺热论温，荣交已後，其病内连肾，评热论温，专论谷气，肾中精胜，乃汗则生，肾中虚甚，更热则死，其旨至矣尽矣，仲景复出不尽之藏，论肾更视膀胱以纬之，小便伤膀胱气化，甚则直视失溲，命门所藏之精，不能昭物，神水绝矣，瞳子高者，太籀不足，戴眼者太籀已绝，太籀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风暴证多绝膀胱，人不识者，故风温扼要膀胱，若肾藏将绝，不膀胱先绝乎。

太籀与少籀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言太籀少籀合病，明非传次少籀之证，洵为温病之合无疑，以其人中气本虚，热邪不能外泄，故内攻而自下利也，与黄芩汤解散表之热，较之伤寒治法迥殊，按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也，盖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风热，不易之定法也，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至於痰

饮结聚膈上，又不得不用姜半，此又不越伤寒治法耳。

按温病始发，即当用黄芩汤去热为主，伤寒传至少阴，热邪渐次入，方可用黄芩佐柴胡和解之，此表寒热之次第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愤愤，反欲得近衣，若加烧针，必薄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恼，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伏气因感客邪而发，故脉见浮紧也，然浮紧之脉，而见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之证，虽是温病，却与伤寒之阳明不暍，加以咽燥口苦，腹满而喘身重，明系温热之候，所以汗下烧针，俱不可用，宜其黄芩白虎主治也，更兼风寒客气在膈，故舌上胎滑，而黄芩辈又禁用，则当涌以栀子豉汤，此治太阴而无碍阳明矣，若前证更加口乾舌燥，则宜白虎汤以解热生津，若更加发热烦渴，小便不利者，又为热耗阳明津液，更宜猪苓汤以导热滋乾，总由客邪寒气在胃，难用黄芩白虎辈寒药，故别寻傍窠，以散发邪耳。伤寒小便不利，以脉浮者属气分，五苓散，脉涩者属血分，猪苓汤，而温热病之小便不利，脉浮者，属表证，猪苓汤，脉涩者属里证，承气汤，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热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不可以此而碍彼也。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易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太阴伤寒犯本，有五苓散紮解一法，而阳明温热，复有猪苓汤导热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盖阳明胃主津液，津液充则不渴，津液少则渴矣，故阳明热甚，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夺之於外，复利其小便而夺之於下，则津液立亡而已，其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而汗出少者，方可用猪苓汤，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而汗出多者，则宜白虎加人参，其法已具上条，若脉涩热蒸多汗，渴欲饮水，而小便黄赤不利者，又当从承气下之，以救阴为急也。

三阴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温热之气，自内瞽表，故三阴合病最多，此条言温病，故但目合则汗，其非热病之时时大汗可知矣，以其表里俱热，六合俱邪，故关上之脉浮大，但欲眠睡，其为阳明之热，又可知矣，而目合则汗，又属少阴，治当从小柴胡加麻黄，或黄芩汤加柴胡尤妥，设热病见脉浮大，但欲眠睡而盗汗者，为正气本虚，故热势反不甚

剧，又当用白虎加人参汤也。

三篇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y 遗尿，发汗则 y，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言热病兼 之合病也，夏月天令炎热，伏郁之邪，多乘暑气，一齐发出三篇，中州之扰乱可知矣，此时发汗，则津液倍竭，故 y 益甚，下之则篇邪内陷，故手足逆冷，热不得越，故额上生汗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汤，主解热而不碍表，在所急用，若疑手足厥冷，为篇虚则杀人矣。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寒 有热，白虎汤主之。

世本作表有热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千载无人揭出，今特表明，一齐盖楚，在所不辞，夫白虎汤，本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有 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而滑脉无不实之理，明系伏邪发出於表之徵，以其热邪初乘肌表，表气不能胜邪，其外反显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发未尽，热犹盛，故言 有热，以其非有燥结实热，乃用白虎解散郁发之邪，或言当是表有热 有实，寒字与实字形类，其说近是，若果有实，则当用承气又不当用白虎矣，按此本言热病，而仲景不曰热病，而曰伤寒者，其藏机全在乎此，欲人深求而自得也，盖热病乃冬不藏精，篇气发泄，骤伤寒冷，致邪气伏藏於骨髓，至夏大汗出而热邪始发，故仍以伤寒目之，以伏邪骨髓发出，由心包而薄篇明，处方乃以石膏救篇明之热，知母净少阴之源，甘草粳米，护心包而保肺气，是以气弱者，必加人参也，後人不审，每以白虎汤，治冬月伤寒发热，今特昭揭此义，以为冬月擅用白虎之戒。

伤寒脉滑而厥者， 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滑，篇脉也，故其厥为篇厥，热郁炽，所以其外反恶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或竹叶石膏解其郁热则愈也。此条明言 有热，益见前条之表有热 有热有寒为误也，叔和因脉滑而厥，遂以此例混入厥阴篇中，今归此。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但解热而不能解表，故热病稍带暴寒邪，恶寒头痛身疼之表证，皆不可用，须脉洪大或数，烦热燥渴，始可与服，若先前微带非时表邪，二三日後客邪先从表散，但显热病脉证，烦渴欲饮水者，为津液大耗，又非白虎所能治，必加人参以助津气，则热邪始得解散耳。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伏热内盛，故口燥心烦，以真籛不能胜邪，故背微恶寒，而外无大热，宜白虎解内热毒，加人参以助真气也。

伤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热结在 ，表 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乾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详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人参耶，本文热结在 ，表 俱热二句，已自酌量，惟热结在 ，所以表热不除，邪火内伏，所以恶风大渴，舌燥而烦，欲饮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热为急耶。

服桂枝汤，大汗出後，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本温热，病误认寒疫，而服桂枝汤也，若是寒疫，则服汤後汗出必解矣，不知此本温热，误服桂枝，遂至脉洪大，大汗烦渴不解，若误用麻黄，必变风温灼热自汗等证矣，此以大汗伤津，故加人参以救津液也。按桂枝治自外而入伤之风邪，石膏治自内而发外之热邪，故白虎汤为热邪中 之的方，虽为籛明解利药，实解内蒸之热，非治在经之热也，昔人以石膏辛凉，能解利籛明风热，此说似是而实非，即如大青龙汤，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升麻汤等方，并与表药同用，殊不知邪热伤胃，所以必需，若在经之邪，纵使大热烦渴，自有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等治法，并无藉於石膏也，所以伤寒误用白虎黄芩，温热误用桂枝麻黄，轻者必重，重者必死耳。已上三籛发温热例。

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以伤，非喉 也，病人曰：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冬月感寒，伏藏於经，至春当发，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内，言春分候也，若脉微弱者，其人真元素亏，必不发於籛而发於阴，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伏邪始发，热必上升，故先喉中痛似伤，肾司开阖，阴经之热邪不能外发，势必内攻，其後必下利也。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邪热客於少阴之经，故咽痛，用甘草汤者，和缓其势也，用桔梗汤者，开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间，热邪发於经中，他证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则少阴之下利呕逆，诸证蜂起，此法又不可用矣。阴邪为病，其发必暴，所以伏气发於少阴必咽痛，仲景遂以缓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缓，因取以治少阴，伏气发温之最急者，盖甘先入脾，脾缓则阴火之势亦缓，且生用力能泻火，故不兼别味，独用以取专功也，设不差，必是伏邪所发势

盛，缓不足以济急，更加桔梗，升载其邪，使发於籛分之阴邪，尽从籛分而散，不致仍复下陷，入於阴分也，瑀治稍失宜，阴津为热邪所耗，即用祛热救阴药，恐无及也。按咽痛多是阴邪搏籛之候，以阴邪为患，无有不挟龙火之势者，所以属少阴者多，惟籛明经病，有但头眩不恶寒，能食而 ，其人必咽痛一条，乃风热挟饮上攻之证，又不当与阴邪比例而观也，至於温病风温，多有此证，以阴中伏有籛邪也，即直中少阴之咽痛，虽阴邪结於清籛之位，仍是少阴之经，故仲景特设通脉四逆汤，以通阴中郁没之微籛，更加桔梗以清咽利膈也。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少阴之伏邪，虽发阴经，实为热证，邪热充斥，上下中间，无所不致，寒下之药不可用矣，又立猪肤汤，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籛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同具散邪之义，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烦，知非传经邪热，必是伏气发温，故二三日间，便心烦不得卧，然但烦而无燥，则与真籛发动迥别，盖真籛发动，必先阴气四布，为呕为下利，为四逆，乃致烦而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烦不得卧，而无呕利四逆等证，是为籛烦，乃真阴为邪热煎熬，故以救热存阴为急也。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 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下利六七日，本热去寒起之时，其人呕渴心烦不眠，不独热邪煎迫真阴，兼有水饮搏结，以故留不去，用猪苓汤以利水润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伏气之发於少阴，其势最急，与伤寒之传经证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为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之燔灼也。按少阴急下三证，一属传经热邪亢璠，一属热邪转入胃府，一属温热发自少阴，皆刻不容缓之证，故当急救欲绝之肾水，与籛明急下三法，同源璠派。已上少阴发热例。

杂篇

伤寒所致，太籛痙湿 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痙俗作 ）

太籛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痙。

本案伤荣，故发热无汗，病至痙，邪入深矣，而犹恶寒者，经虚故也，寒伤荣血，则经脉不利，故身强直，而为刚痙也。金匱又

有太籛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言，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一条，即是申明此条之义，而补其治法也无汗而小便少者，以太籛籛明二经之热，聚於胸中，延伤肺金清肃之气，内外不能通故也。

太籛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本风伤卫，故发热汗出不恶寒以风伤卫气，理 故汗出身柔，但汗出太过，则经脉空虚，虽似稍缓，而较之刚痉尤甚，以其本虚故也，盖刚痉属籛为邪胜，柔痉属阴为血虚，故治法有不同耳。金匱又有太籛病，其证备身体强八八然脉反碉迟，此为痉，塘菱桂枝汤主之，即桂枝汤加塘菱根二紫，其证备，则发热汗出等证，不必赘矣。伤寒方中，用桂枝加葛根汤矣，此以脉之碉迟，知在表之邪，为内湿所持不解，即系湿热二邪交合，不当从风寒之表法起见，故不用葛根而改用塘菱根，变表法为利法也。

太籛病，发热脉碉而细者，名曰痉。

脉碉细者，湿胜而致痉也，病发热，脉当浮数，而反碉细，知风邪为湿气所着，所以身虽发热，而脉不能浮数，是籛证见阴脉，故金匱指为难治也，治此者，急宜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祛湿，勿以碉细为湿证之本脉而忽之也。

太籛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发汗太多，则经虚风袭，虽曰属风，而实经虚邪盛之候，非真武汤必难救疗也。

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身热足寒者，伤湿而中风也，其下诸证，皆风虚湿搏之候盖风主动摇，湿主拘急，风主籛，本乎天者亲上，是以独头面摇，湿主阴，本乎地者亲下，是以足胫寒逆也，金匱此条下，又多若发汗者寒湿相搏，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六句，发汗反恶寒者，以但用表药而不加术故也，汗後其脉如蛇者，汗出之时，籛气发外，其脉必洪盛，汗後气开乃闭，籛气退潜，寒湿之邪得汗药引之於外，所以其脉复见浮紧，而指下迟滞不前，有似蛇行之状耳。

按金匱此後复有五条，其一云夫风病下之则痉，发汗必拘急，盖风病而热者，其邪已应於筋脉，若更下之，则伤其荣血，筋无养而成痉，汗之则伤其卫气，脉无养而拘急矣，其一云：暴腹胀大为欲愈，脉如故反伏弦者痉，盖脾土得木火而为暴胀，知火之郁於肝者，已出之脾，木火气行则脉当浮大，今不浮大而如故，知

风犹郁在肝，则筋病而成痉矣，然此必暴胀之先，已见欲解之证故云，其一云：夫痉脉紧如弦，直上下行，盖紧直如弦，肝脉也，而直上下行，则又属督脉为病，所以脊强而厥也，与脉经痉家，其脉伏竖直上下同义，其一云：痉病有灸疮者难治，盖痉病风热燥急，不当复灸以火，深入助筋风热得之愈固而不散也，其一云：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 齿，可与大承气汤，盖热传筋明，风热璫深，所以有如上诸证，非苦寒大下，不足以除其热，救其阴也，夫伤寒病，以热生风而搐，尚为难治，况此甚於搐者，至若齿 足挛，而无内实下证，大便自行者，必不可治，璫枢云：热而痉者死，腰折 齿 也。已上痉病例。

太筋病，关节疼痛而烦，脉砵而细者此名湿，湿 之侯，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关节疼痛而烦者，言湿气留着筋骨纠结之间，而发热烦疼也脉砵而细，明系湿证，虽疼处颊热，必非风寒，是当利水为要也。大抵此证，当利小便以通筋气，今为湿气内胜，故小便不利，利之则筋气行，虽在关节之湿，亦得宣泄矣，设小便利已，而关节之 不去，又当从表治之。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以 黄。

湿证发黄，须分寒热表，湿热在 茵 蒿汤，在表栀子柏皮汤，寒湿在 白术附子汤，在表麻黄加术汤，此寒湿在表而发黄也，金匱有云：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盖湿与寒合，故令身疼，以湿者在表，表间筋气不盛，故不可大发汗，是以用麻黄汤，必加白术以助脾祛湿也，麻黄得术，则汗不致於骤发，术得麻黄而湿滞得以宣通，然湿邪在表，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则增其热，必有发黄之变，故戒之。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此寒湿相搏也，太筋寒气在经，故令人欲得被覆向火，背强头汗，若认作 有实热，上蒸头汗，而误下之，必致於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也，下後筋气下陷，故丹田有热，而胸中反有寒饮结聚，妨碍津液，是以口燥烦渴不能饮也，何以见其胸中有寒，以舌上如胎白滑，故知之，治宜黄连汤，和其上下寒热之邪，则诸证涣然分解矣。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此本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之例，因误下之，致有此逆，额上汗出微喘者，籛之越也，小便利与下利不止者，阴之脱也，阴籛离决，必死之兆，自此而推之，虽额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未脱，而籛之根犹在也，下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不喘，是籛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非离决，可以随其虚实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虽无头汗喘逆，籛气上脱之候亦死，又有下利不止，小便反秘，而额上汗出者，谓之关经云：关格不通，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相搏，法当汗出而解，合用桂枝加术，使微微蒸发，表气和风湿俱去，正如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同义。

病者，一身尽疼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於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致也。

日晡所剧者，籛明之气，旺於申酉也，金匱云：可与麻黄杏仁苡薏甘草汤，盖麻黄加术汤是主寒湿防已黄 汤是主风湿，此则寒湿风湿合病也，所以此条之後，金匱则继之以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防已黄 汤主之一条，盖风湿皆从籛受，其病在外，故脉浮汗出身重，由是以黄 实卫，甘草佐之，防已去湿，白术佐之，然治风湿二邪，独无去风之药，以汗多知风已不留，表虚任风出入乎其间，因之恶风，惟实其卫，正气旺则风自退也，至服後当如虫行皮中，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等语，皆有精义，不可忽也。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湿家必脉碇细，饮食殊少，今脉大能食，但头痛鼻塞，正内经所谓因於湿，首如 是也，与瓜蒂散内鼻中，取下黄水则愈。已上中湿例。

太籛中热者，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成注谓汗出恶风，身热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而渴者，中也，然未明其至理，盖此证为时火之气，烁其肺金，肺伤则卫气虚，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即内经所谓膈消，皆相火伤肺之所致，金匱主以白虎加人参汤救肺为主也。

太籛中 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 迟，小便已，洒

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则发热甚，数下之淋甚。

发热恶寒，身重而疼，太籛中 表证也，表证脉当浮，今不能浮，而反弦细颯迟者，明系元气不足，不能鼓动其脉於外，盖弦细者籛虚也，颯迟者阴虚也，阴籛俱虚，故不胜劳，小便已，洒然毛耸者，太籛经火气内伏也，手足逆冷者，太阴气弱，不胜时火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籛明中 之本证，亦津液内伤之璠微，所以发汗复虚其卫，则恶寒甚，温 复损其荣，则发热甚，下之复伤其阴则淋甚，以夏月阴气在内故也，璠枢所谓阴籛俱不足，补籛则阴竭，补阴则籛亡，惟宜甘药补正以解其热，东垣制清暑益气汤，深得其旨，然仲景言太籛而不言脾肺者，以热邪炽甚，则寒水必致受困耳。

太籛中 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成注谓脉虚身热，得之伤暑，然脉微者 也，身体疼重者水也，夏月暑热，以水灌洗而致病，一物瓜蒂汤主之，观仲景论 惟出三证，岂偶然哉，举其端，将为後世准绳，一者明其 中表热，一者言其表 俱虚，此则外邪郁时火而成中 ，若是邪郁时火，比类而推其因，殆有不可胜言，如取凉风者，感雾露者，食生冷者，素有积热者，阴血素虚不胜大热者，宿邪感动者，处阴湿地者，凡是之类，皆足以郁其时火为中 之病，或轻或重，或表或 ，或虚或实，随证发见，若论其治邪退热，较量权衡，岂一言而尽哉。按仲景论 三条，首言动而得之之病，谓中 属外因，次言静而得之之病，虽曰中 ，实暑病也，属内因，未言因热伤冷之病，乃中 之变证，属不内外因，不得以三者混称也。已上中 例。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满，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痰饮内动，身必有汗，加以发热恶寒，全似中风，但头不痛，项不强，此非外入之风邪，乃内蕴之寒痰室塞胸间，宜用瓜蒂散之苦寒，合小豆之利水，香薷之散邪，以快涌膈上之实痰，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也，诸亡血虚家禁用者，亡血而复用吐，则气亦虚，虚家而复用吐，则损其阴，所以为禁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厥冷，与厥阴之厥深热深相似，其脉乍紧，则有时不紧，殊

不似矣，可见痰结在胸中，随气上下，故脉时紧时缓，而烦满不能食也。此条旧在厥阴，而辨不可吐下，复有一条云：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下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与此无碍，但此云脉乍紧，彼云脉乍结，紧则寒饮结聚，结则痰饮伏匿之脉，皆属瓜蒂散证，不必赘存也，然此手足厥逆，亦属寒饮宿病，与厥阴病证何预哉。

病胸上诸实，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馀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则止。

痛不得食，按之反有涎唾者，知有寒痰在胸中也，下利脉迟，寸口微滑者，为膈上实，故吐之则利自止也。合三条总见痰证可吐不可汗，合食积虚，烦脚气四证论之，勿指为类伤寒，但指为不可发汗，则理甚精，盖食积已是胸中膈气不布，更发汗则膈外越，一团阴气用事，愈成危候，虚烦则胃中津液已竭，更发汗则津液尽亡矣，脚气即地气之湿，邪从足先受，正湿家不可发汗之义耳。已上痰证例。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口即气口，璣枢经脉对代人迎而言也，气口脉浮取之大，而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此以胃中荣气受伤，所以气口脉虽浮大，而不能滑实，重按反涩也，尺中亦微而涩，以其腐秽已归大肠，肺与大肠为表，故其脉自应涩也，所谓亦微而涩，亦字从上贯下，言浮大而按之略涩，非涩弱无力之谓，见浮大中按之略涩，方可用大承气下之，设纯见微涩，按之不实，乃属胃气虚寒，冷食停滞之候，又当从枳实理中助胃消导之药矣，岂复为大承气证乎。此条下金匱有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数为在府，滑则流利如珠，此为实也，盖宿食在府，有诸中，形之外也。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当下之，与大承气汤。

不欲食，非不能食，乃伤食恶食之明徵也。

下利脉反滑，当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气汤。

下利恐为阴寒，及肠胃虚冷，滑脱不止，今脉见滑实，知为热邪内结，当有所去，不可止遏，宜与大承气攻其实热，腐秽去而利自止耳。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三部脉皆平，其人元气本强也，且按之心下硬者，为食滞中

宫无疑。

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脉迟为籛明结滞之候，迟而不滑，为结未定，不可攻也，今迟而滑，实虽自利亦须下之，下後 气得通，则脉自不滑，亦不迟耳。

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中痛而不满者为阴寒，满而不痛者为虚气，此既满且痛，为实结无疑，急须下之。

宿食在上者，当吐之。

宿食本不当吐，以其人素多痰饮，载宿食於上，故宜用吐法，其高者因而越之也。此条金匱多宜瓜蒂散四字，其後又有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脉紧头痛有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二条，皆但言宿食，而不言下之者，以其兼见外因之脉证，则当外因例治矣。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复发者，以病不尽也，当下之。

此条世本尚有宜大承气汤五字，衍文也，故去之，详未尽之邪，可以留伏经年而发，必系寒邪，寒邪惟可备急丸温下，不应大承气寒下也，设属热邪，必无经年久伏之理。已上宿食例。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 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者，筑筑然气动也，在右者，气动於脐之右也，发汗则动肺气，气虚则不能护卫其血，故妄行而为 亡津胃燥，故渴而心中苦烦，若更饮水伤其肺胃，故饮即吐水也。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发汗汗不止，亡籛外虚，故头眩筋惕肉瞤也。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发汗亡籛，则愈损心气，肾乘心虚，欲上凌心，故气上冲正在心端也。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筋苦疼，目瞤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前。

发汗则无汗者，肾水不足也，心中大烦者，肾虚不能制心火也，骨节疼，目瞤恶寒，皆为肾病，王太仆云：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当补肾藏真籛为主。

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乾，头眩心悸也。

下之伤胃动肺，咽燥鼻乾，津液内竭，而喜引饮也，头眩心悸者，水饮伤肺，心主不 ，而烦悸眩晕也。

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

身热，卧则欲。

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下之损脾，而肝气复行於脾也，虽有身热，卧则欲者，表热寒也。

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下之掌握热烦，言掌中虽热，而握固不伸也，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表寒热也。

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也。

腹满头眩，下清谷，心下痞，以下之伤脾，肾气则动，肾邪凌心也。按动气本因脾土衰弱，不能约制肾水，水饮凝结而成，虽水乘土位之微邪，而仲景汗下俱禁者，以汗下必先动脾之津液，故东垣每以验脾之盛衰，凡按之牢若痛者，即动气也，动气本属脾矣，四藏中某藏之虚，即乘其部而见之，所以误汗则伤脾，脾伤则邪并於气，故吐 簸眩挥晕气逆上奔，误下则伤阴，阴伤则虚 脾无制，故虽发热而卧，掌握不伸，皆胃气虚寒困急之候，至於病人素有积聚，连在脐傍，亦曰动气汗下，尤不可犯，通宜理中去术加桂苓为主，以茯苓利水，桂泄奔豚，故宜加用，白术滞气故去之，然久病脾气衰璠，而无客邪者，生术以附子制用，亦无妨碍，更须参以所见之证为主治，不必拘活人书等方药也。已上动气例。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霍乱者，三焦混乱，清浊相干，阴脾乖隔，寒热偏胜，以致吐逆泄利，甚则转筋厥逆，而为挥霍撩乱也。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已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本为外感风寒，内伤生冷，故吐利霍乱，今吐已利止，又复发热，知内邪得泄，而外感未除也，即当从清便自调後身疼痛，急当救表例治之。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圆主之。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外感也，加以欲饮水，热邪入，故用五苓 藜解表，若不用水者，知有寒邪，故用乾姜之辛以温中散邪， 叁术甘草之甘以扶脾益气，甘得辛而不滞，辛得甘而不燥，辛甘合用，以理中气之虚滞，盖吐利并作，当以证为急也。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藜，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

紫，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紫，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紫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紫半，寒者，加乾姜足前成四紫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後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脐筑吐逆腹满，三者俱属气病，以术性壅滞，不利於气，故去之，然下多虽有筑呕，不妨从权用术以助中土，约制肾邪为要，且下多气已泄，甚纵有筑呕，在所不计也，而悸者但加茯苓，仍不去术，以悸为停水，与气无预，况术得参，同有利水生津之续，故不去也，其渴欲得水之加术，寒加乾姜，呕加生姜，脐上筑加桂，悸加茯苓，皆人所易明，若夫腹满加附，腹痛加参，非讲明有素不知也，盖背人为籛，腹为阴所以籛邪内陷则结胸，阴邪内结则腹满，非藉附子雄悍之力何以破其阴邪之固结乎，而腹中痛者，尤为阴邪无疑，其在太籛木邪凌上，则用小建中汤，和其阴分之籛邪，况在阴经者，不温补其籛和之气，何以胜任其阴邪之冲激耶。霍乱为胃逆，禁犯谷气，犯之则胃逆不复，此言服汤後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是言服理中汤大法，非旨霍乱为言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直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外邪未解也，当消息和解其外，言当辨外邪之微甚，制汤剂之大小也，盖吐下骤虚，虽夏月不妨桂枝汤，以和其荣卫也。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霍乱吐利，时内不可便与饮食，以胃气逆反故也，即愈後脉平小烦者，尤当节慎饮食，以仓廩未固，不可便置米谷耳。已上霍乱例。

大病差後劳复者，枳实栀子畔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子大五六枚。

劳复乃起居作劳，复生馀热之病，方注作女劳复，大谬，女劳复者，自犯伤寒後御女之大戒，多死少生，岂有反用下泄之理，太籛下篇，下後身热，或汗吐下後，虚烦无奈，用本汤之苦以吐撤其邪，此非用吐法也，乃加枳实於栀子畔中，以发其微汗，而祛胸中虚热，正内经火以苦发之之义，若有宿食留结，急加大黄下夺之，不可稍延，则热持不去，真阴益困矣，观方中用清浆水七升，空煮至四升，然後入药同煮，全是欲其水之熟而趋下，不至上涌耳，所以又云：覆令微似汗，精义入神。

伤寒差已後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磔

实以下解之。

差已後更发热，乃馀热在内，以热召热也，然馀热要当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以虚其虚，如在半表半里，则仍用小柴胡汤和解之法，如在表，则仍用汗法，如在里，则仍用下法，即互上条，汗用枳实栀子畔微汗之，下用枳实栀子畔加大黄微下之。

大病差後，从腰中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腰已下有水气者，水渍为肿也，金匱曰：腰已下肿，当利小便，此定法也，乃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摄水，以致水气泛滥，用牡蛎泽泻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正因水势未犯身半已上，急驱其水，所全甚大，设用轻剂，则阴水必袭入籛界，驱之无及矣。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圆药温之，宜理中圆。

身中津液，因胃中寒气凝结而成浊唾，久而不清，其人必消瘦索泽，故不用汤药荡涤，而用圆药缓图也，理中圆，乃驱分阴籛温补脾胃之善药，然仲景差後外邪已尽，才用其方，在太籛邪炽之日，不得已合桂枝用之，即更其名曰桂枝人参汤，金匱於胸证，则名之曰人参汤，於此见其立方命名之义矣。伤寒差後体虚每有遗热，故禁温补，即间有素禀虚寒，及中气寒者，止宜理中圆调理，未尝轻用桂附也。

伤寒解後，虚臀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身中津液，为热邪所耗，馀热不清，必致虚臀少气，难於康复，若更气逆欲吐，是馀热复挟津液滋扰，故用竹叶石膏汤，以益气清热散逆气也。按此汤即人参白虎去知母而益半夏麦冬竹叶也，病後虚烦少气，为馀热未尽，故加麦冬竹叶於人参甘草之甘温益气药中，以清热生津，加半夏者，痰饮上逆欲呕故也，病後馀热与伏气温不同，故不用知母以伐少阴也。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病後食谷微烦，谓之食郁，絀食自愈，以胃气新虚不能胜谷也，即有馀热未尽，当静养以俟津回，不治而治也，即不获已而用药，须平淡处方，不使药力胜气则可，即如草木凋瘵，必须时时微润，助其生发，若恣意壅灌，立槁矣，至於虚而有邪者，又须峻利急攻，稍不尽邪，乘虚内入不救矣。

伤寒阴籛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散主之。

阴籛易之病，注家不明言，乃致後人指为女劳复，大谬，若然，

则妇人病新差，与男子交，为男劳复乎，盖病伤寒之人，热毒藏於气血中者，渐从表解散，惟热毒藏於精髓之中者，无由发泄，故差後与不病之体交接，男病传不病之女，女病传不病之男，所以名为阴箴易，即交易之义也，其证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阴筋，兼受阴毒，又非桂附辛热所能驱，故 N 裆为散，以其人平昔所出之败浊，同气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阴头微肿，阴毒仍从阴窍出耳。

脉法篇

问曰：脉有阴箴者，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箴也，脉砵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箴脉者生，箴病见阴脉者死。

按弦为少箴脉，此以弦为阴脉者，兼见砵涩微弱而言，阴病见箴脉者生，箴气内复，阴邪外出，欲汗而解也，如厥阴中风，脉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是也，箴病见阴脉者死，外显箴证，内伏阴邪，正衰邪胜也，如 y 妄语，脉砵细者死是也。又按微为厥阴脉，而传经热邪，亦尺寸俱微，岂热邪至璿，而脉反微耶，殊不知伤寒之邪，传至厥阴，正气虽已大伤，而邪气亦以向衰，所以不数实而反微也。

问曰：脉有箴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箴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砵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璿，名曰阴结也，期十七日当剧。

浮数箴脉也，箴病不大便，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是箴气结而阴不得和也，至十七日传少阴水，水不胜火，故当剧，砵迟，阴脉也，阴病当下利，今反大便璿，是阴气结而箴不得和也，至十四日传箴明土，土不胜水，故当剧。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箴往之，箴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箴不足，阴气上入箴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箴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脉寸微尺弱者，箴虚阴往之也，少顷发热，则脉必数盛矣，此胜复之常，内伤虚损多此。

箴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筋急也。

言寸口浮大，而尺内迟弱也，与太箴中风，箴浮阴弱，同脉璿证，彼言风邪伤卫，荣弱卫强，此言荣血本虚，故其证自区别，然尺中迟弱者，汗下俱禁，究竟本虚也。

其脉砵者，荣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脉霪

霏如车盖者，名曰籀结也，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脉警警如羹上肥者，籀气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籀气衰也，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籀结霏霏如车盖，形容浮大而虚，阴结累累如循长竿，体贴指下弦而强直，籀微警警如羹上肥，彷彿虚濡无力，籀衰萦萦如蜘蛛丝，譬拟磳细欲绝，亡血绵绵如泻漆之绝，描写前大後细之状，皆历历如绘。此籀结阴结，是言脉法，与前论病证不同，不合牵合。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籀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求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结促是有留滞於中，故脉见止歇，力能自还，代脉是气衰微，不能自还，杂病见之必死，惟伤寒有心悸脉代者，寒饮停蓄故也。问曰：翕奄况，名曰滑，何谓也，师曰磳为纯阴，翕为正籀，阴籀和合，故令脉滑，关尺自平，籀明脉微磳，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汗出，阴下湿也。翕，浮也，奄，忽也，言忽焉而浮，忽焉而磳，故为滑也，滑本籀实，阴部见籀脉，为籀邪乘阴，故股内汗出。

阴籀相搏，名曰动，籀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若数脉见於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

按脉之动者，皆缘阴籀不和，故不通贯三部，而虚者受邪则动，所以动於寸口为籀动，籀动则汗出，动於尺内为阴动，阴动发热，如不汗出发热，而反形冷恶寒，此三焦真火受伤也，盖动脉虽见於关上，然尺寸亦常见之，本文又言，若数脉见於关上，若字甚活，是举一隅为例耳，今世以尺寸之动，强饰为滑，殊不知动脉是阴籀相搏，虚者则动，故单见一部滑脉，是邪实有馀，多兼见二三部，或紮手俱滑，以此辨之，则动滑之虚实判然矣。

籀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籀脉同等者，名曰缓也。脉虽浮大而濡，按之仍不绝者为缓，若按之即无是虚脉，非缓脉也。

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

脉紧而弦者，少籀脉也，若磳紧而弦，即是寒阴脉矣。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

淅恶寒也。

脉浮而数，为虚风发热之候，证虽发热，而本属虚寒，是以仍洒淅恶寒，故言数为虚，虚为寒，明所以当用温散邪，不可竟行表散也。

脉浮而滑，浮为籥，滑为实，籥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解者，此为难治。

浮滑为表实，当汗出而解，今汗出不解，皆缘卫气热瓘，较常度行之过疾，所以脉反数疾不解，况既汗出伤阴，则荣亦受病，是知邪已入府，表俱热，故难治也。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热发者差迟，迟为无籥，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脉浮而迟，为荣气不能外行於卫分，卫中籥虚不能作汗而差迟，致汗湿留於肌表，而身痒作疮也。

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脉之呻者，病也，言迟者，风也，摇头言者，痛也，行迟者，表强也，坐而伏者，短气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初持脉，来疾去迟，言自尺内至於寸口，为心肺盛而肝肾虚，此出疾入迟，言自筋骨出於皮肤，以脉盛於表，故曰内虚外实，初持脉，来迟去疾，言自寸口下於尺，为内心肺虚而肝肾旺，此出迟入疾，言自皮肤入於筋骨，以脉盛於内，故曰内实外虚。

假令脉来微去大，病在也，脉来头小本大，病在表也，上微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脉来微去大者，言浮取则微，砵取则大，为病在也，脉来头小本大者，言脉初来小，取之渐渐大，为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言浮取之微，而前小後大，为表气不固自汗也，下微本大者，言砵取之微，而按久益大，为邪拒而关格不通，头无汗者，乃邪入膀胱，籥气未脱，犹可治也，盖伤寒暴病，非杂证津液久虚之比。

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见损脉来至，为难治。

三部俱伏，而尺中时见小滑一二至，此为阴中伏籥也，若寸口略见短小一二至，尺中绝不至者，为损脉，见之必难治也。

问曰：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寒，故令脉紧也，假令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紧脉皆为寒，寒邪在表则浮紧，在里则砱紧，此言吐下後脉紧，为肺胃受伤，若更兼及利，又为水饮内伏之候，当以辛温散水为务也。

寸口脉浮为在表，砱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藏，假令脉迟，此为在藏也。

此以浮砱迟数，定表里藏府，而全重於迟为在藏句，故重申以明之，设脉见浮迟，虽有表证，只宜小建中和之，终非麻黄青龙所宜，以藏气本虚故也。凡言寸口，统三部而言，经以寸口人迎分别藏府也。

问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乘藏，师曰：诸籥浮数为乘府，诸阴迟涩为乘藏也。

寸口脉弱而迟，弱者卫气微，迟者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则发热，卫为气，气微者心内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寸口脉弱，为真籥气微，则肾中阴火，挟痰饮而聚於膈上，故心悬悬若饥状，而虚满不能食也，至於寸口迟为荣中寒，荣为血之本，血寒而反发热，其义何居，盖寸口脉迟其籥必陷於阴分，尺中紧盛更不待言，所以为发热也。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籥气不足，缓者胃气有馀，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於膈上也。

噫而吞酸，是胃中虚火挟痰，饮上逆，非坠痰降逆之药，不足以镇之，此言暴病，与老人之胃虚痰逆噫气不同。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足，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溺。（酢醋同）

三焦因荣卫不行，无所依仰，故气不归其部，上焦不归，则物不能传化，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则不能腐熟水谷，下焦不归，则不能约制溲便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根叶枯槁，而寒栗逆，唾腥吐涎也。

逆而唾腥吐涎，阴虚火炎可知也，加以寒栗，则卫虚不能外护，又可知矣，以脉见寸口，故其证悉在上部耳。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

气虚则脉弱而烦，血虚则脉涩而厥。

趺蹠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趺蹠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浮，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尿脓也。

趺蹠脉浮涩，为脾胃不足，故当下利，此易明也，至少阴脉弦而浮，称为调和如经之脉，此必有说焉，盖伤寒热传少阴，仍得弦浮蹠脉为轻，若见砭犀则为少阴病脉矣，夫所谓弦者，少蹠生发之气也，浮者，太蹠表证之脉也，虽证见少阴，而少阴病脉不见，不失经常之度，故为调脉，若见滑数，则为邪热内盛，必挟热便脓血也。凡言趺蹠，皆当推之气口，少阴皆当验於尺部，若必候诸於足，在妇人殊为未便，握手不及足之讥，所不辞也。

趺蹠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蹠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误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溲，气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溲，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後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而生恶疮也。

趺蹠胃脉，以迟缓为经常，不当浮数，若见浮数，知医误下，而伤胃动脾也，荣卫环转之气，以误下而内陷，其数脉必先改为微，而脾气不治，大便溲，气噫而除，此皆邪客於脾所致，邪热独留，心下虽饥，复不杀谷，抑言潮热渴，未有愈期，必数脉之先微者，仍迟缓如其经常，始饥而消谷也，若数脉从前不改，则邪热未陷於脾，但郁於荣卫，主生恶疮而已。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脉浮数而恶寒，知表邪不散而为热，今饮食如常，为邪已去，若有肿，为热壅经络，若无肿处，必邪留藏府，随内外而发癰脓也。

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癰，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痲。

脉浮大，为邪气在表，表邪本当即解，今相持不散，必是汗出泄风之故，当发癰，身痒而生疮疥也。

趺蹠脉浮而羸，浮者卫气衰，羸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羸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身体瘦削，宗气衰微，胃气虚寒，不能荣养四末可知，加以肌肉结痂，皮肤皴驳，故为甲错，必内有畜积，将发痈脓之兆也。趺蹠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此言胃受有形而实，脾为热盛而强，藏府相并为患而痛，故言以实击强，治当量其虚实，虚则消导，实则攻下可也。

趺蹠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趺蹠脉紧，为寒邪伤胃，故必下利，下利脉大为邪盛，故难治也。

趺蹠脉砵而数，砵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

砵数者热伏於内，故易已，砵紧为寒伏於内，故难治也。

趺蹠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胃中虚寒，则蹠气郁伏不伸，故短气。

趺蹠脉紧而浮，浮为虚，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则气动，膈气乃下，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膈中之水气，因火击动，所以肠鸣转而下泄，则脾胃虚寒可知，若少阴脉不至，则下焦虚寒，不能运行水气，必致留结阴分，而为阴肿大也。

趺蹠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 言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

脉滑为哕者，胃虚不能散水，水结中焦，逼虚火上逆，故为哕也，脉浮必内 B 者浮为表邪不散，邪郁上焦，必迫血上行而为]，胃气素气之人，误施辛温发散，则虚蹠将欲外亡，所以脉浮鼻燥，皆缘责虚取实之故也，此与误发少阴汗者，同科而殊，等少阴少血，动其血，则下厥上竭而难治，蹠明多血，但酿患未已耳。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则 C

寸口脉浮为表邪，而反下之为逆矣，以其人蹠气下陷，故不为痞结而但肠鸣，即当将差就错，内和其气，而反与之水寒其胃，致水气相搏，且夹带浊饮上干清气，故令蕤箠。胡其章曰：大则为寒，寒字当作邪字看。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 h 其肤空，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於胃，脉道乃行，水入於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 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此言卫虚荣盛，气衰血热三焦之火，失其常度，并热於守经之血而妄行，故为崩下不止耳。

寸口诸微亡籛，诸涩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以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也。口急不能言，是脾藏血少，不能上通於心气也。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籛也。

籛微阴胜，加之多汗，籛气愈虚也。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籛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肾中真籛之气，不能统於周身，则阴气上迫於籛位，所以宗气郁聚，血结心下，籛气因而不伸，陷入至阴之地，周身有阴无籛，遂至不仁而厥也，治当刺期门以下结血，刺巨阙以行宗气，宗气布而籛气自复，厥自退矣。

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跌籛脉浮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上条以脉之虚大，倍常为关格，见於尺部为关，见於寸口为格，故知凡言寸口，皆统三部而言也。下条以关部伏涩痺常为关格，盖伏则气滞，涩则血寒也，上条乃正衰邪实，不治之证，下条是寒邪拒，可治之证，不可不察。

跌籛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痲。

身冷者，胃气不温，肤痲者，荣血不濡，以荣卫气衰，故跌籛脉不出，脾不上下，竟成藏厥之证也。

寸脉下不至关为籛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

关为阴籛之交界，关上脉绝，则阴籛离决，故不治。

寸口脉阴籛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上焦，浊邪中於下焦，阴中於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气不守，故使邪中於阴也，籛中於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籛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藏气相，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於经络，出入藏府，热气所过，则为痲脓，若阴气前通者，籛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咽塞，寒厥相

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籛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闾，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音银 音韵)

此下五条，俱论阴籛错杂之邪，所谓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为时行疫疠之总诀，而伤寒坏证，温热夹阴，亦往往有内外合邪者，此条言寸口脉阴籛俱紧者，邪气乘虚，初犯中焦，内外受伤，未变为实也，寸脉浮而紧者，清籛雾露之气伤於籛，故曰清邪中於上焦，尺脉碜而紧者，浊阴寒湿之邪伤於阴，故曰浊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则发热头痛，项强胫挛等证，皆是外感表证，浊邪中下，则阴气为栗，言身不战，而但心惕惕内栗，足膝逆冷等证，皆邪客阴经之证，今表气微虚，则籛气内入，气微急，则阴邪上逆，由是三焦溷乱，内外不通矣，郁於上焦，则伤不能物，中焦不治，则不能斡行水谷，荣卫不通，而血凝不流，若籛气前通，膀胱之邪欲散，故小便赤黄，邪热游溢经络，则为痈脓也，设阴气前通者，则籛气厥微，不能卫外，寒气内客於肺，噫而出之，以寒气客於肺，故声咽塞，言声塞不能出也，寒者外邪也，厥者内邪也，内外之邪，合并相逐为热所拥，则血凝自下也，阴籛俱厥者，言脾胃之气不相顺接，胃中籛气不行，不能放布中外，故四肢逆冷，脾中阴气孤弱，不能约制下焦，故五液注下，圜便频数，下重而难也，脐为生气之源，脐筑湫痛，则生气欲绝，盖邪气伤犯中焦，清浊相溷，三焦俱病，汗下紮难，治稍失时，则变证百出矣。

脉阴籛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乾燥，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若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此脉此证，表阴籛。

混淆未的，疑似之间，慎勿投药饵，徐而俟之，若七日之外，当解之候，微热手足温，则为邪气，解而自愈矣，若到八日已上，当解不解，反大发热，此为逆证，不可治也，然仲景止言难治，非直不治也，故下文言设寸脉浮紧，恶寒者必呕，清籛雾露之邪，溢上焦也，尺脉碜紧而腹痛者必利，浊阴寒湿之邪走下焦也，邪气既得上下消散，即可从其势而治之矣。

脉阴籛俱紧，至於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脉阴籛俱紧，内外皆邪，至於吐利後邪气已泄，脉紧当去也，若

吐利後紧不解，反不欲食，此为脾胃气虚，水饮停畜，为晚发变证也，若到七日，脉紧渐退，人安能食，方为欲解。

伤寒脉阴箴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紫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利者为危殆。

脉来厥者，如厥逆之寒热交胜也，初来大者，为邪气鼓动，渐渐小，为正气受伤，更来渐渐大，为邪气复进也，盖缘其人正气本虚，不能主持，随邪气进退，故其脉亦随邪气进退，是以忽大忽小，经云：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是也，恶寒甚者，则发热，翕翕汗出，喉中痛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故也，热多者，太箴多也，目赤脉多睛不慧，以太箴之脉，起於目故也，发汗攻箴，则少阴之热，因发而上行，故咽中伤，若复下之，则太箴之邪，因虚而内陷，故紫目闭，阴邪下行为寒多，必便清谷，箴邪下行为热多，必便脓血，之则火热伤表，身必发黄，熨之则火邪内逼，必为咽燥，小便利者，津液未竭，犹可救之，小便利者，津液已绝，为危殆也。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恶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之则紫目闭，贪水者下之，其脉必厥，其声嚶，咽喉塞，若发汗则战栗，阴箴俱虚，恶水者若下之，则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胎烦躁，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也。

发热口中勃勃气出，邪气变热，冲於膈上也，头痛目黄，不可制者，热郁於经也，贪水者为无阴，邪气并於上焦，故必呕，恶水者为无箴，邪气并於下焦，故厥逆也，若下之虚热结，必咽痛厥逆，假令手足不厥，则热邪下行，而协热利也，若头痛目黄者，为邪在太箴，下之热气内伏，则目闭也，贪水者热在上焦，下之伤阴，必脉厥声嚶，咽喉闭塞，汗之伤箴，则阴箴俱虚而战栗，恶水者为箴虚，下之则冷不食，完谷不化，汗之虚箴上乘，口伤舌上白胎烦躁，若目黄漱水不大便者，六七日後必便血，若发其汗，则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者，太箴之瘀热结於膀胱，而小便偏渗也，瘀血为阴邪，虽有如狂实证，而不能消耗津液，故小便自利耳。下之其三字，从玉函经增入。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上，微反在

下，弦为筋端，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乾，小便不利，心中饥烦，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热，虚而寒栗，而发汗，而苦满，腹中复坚。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筋端，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虚者不可下也，微则为，则吐涎，下之则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则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絮豆拘急，喘息为难，颈背相引，臂则不仁，璠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而谷气多，入此为除中，口虽欲言，舌不能前。

此二条言尺中微弱者，不可汗下也，观其意欲温一语，可以灼见病情，上条言寸口微见弦脉，而刻剧吐涎等证，知为胃气本虚，而挟寒饮，速宜温养中土，误发汗，则胃中筋气愈伤，客邪固结愈甚，或因而复之，遂至而苦满，腹中复坚，皆阴邪水饮否塞之象也，下条言寸口微见弦脉，而吐涎沫等证，仍为胃气本虚，亦宜培理中土，若误下之，下利不止，胃中空虚，而反暴食为除中，少阴虚寒，而反冷汗为外脱，及口虽欲言，舌萎不能前等，死证起，较上条证更剧，以下更甚於汗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筋气不足，涩则无血，筋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筋微发汗，躁不得眠。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筋气不足，涩则无血，筋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筋微不可下，下之则心下痞满。

此二条言尺中脉涩者，不可汗下也，筋微阴涩，气血亏，而关上脉复弱，胃土亦衰，所以汗下俱禁也，筋微复用筋药发汗，则筋气转伤，必躁不得眠，筋微而用阴药攻下，则筋气内陷，必心下痞满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筋虚，数为亡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脉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於豆，振寒相搏，形如疟状，医反下之，故今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漓，小腹甚满，小便则尿血也。

寸口浮濡而关弱尺数者，以其人筋气本虚，虚筋陷於阴分也，若误下伤血，必致狂走痞满尿血耳。

脉濡而紧，濡则筋气微，紧则荣中寒筋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

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而发汗，亡籛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怵快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巅，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杀不容间，呕变反肠出，颠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迟欲从後救，安可复追还。此见脉濡而紧者，为籛气微，荣中寒，籛微卫中风，外则发热恶寒，荣紧胃中冷，内则微呕心内烦，医不知其外热内冷，以为大热而从汗解之，则表俱虚，客热浅在皮肤，紧寒深在关元，犹汲水灌其客热，致寒证四出，不可复救也。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籛独下阴部者，小便当赤而难，胞中当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应卫家当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乾烦而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复以毒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籛去有期，必下如污埜_κ 斫鷲

脉浮而大，气实血虚，虽偏之为害，亦人所常有也，若此者，阴部当见不足，今反小便利，大汗出，外示有馀，殊非细故，设卫气之实者，因得汗利而脉转微弱，藉是与荣无忤，庶可安全，若卫分之脉，较前更加坚实，则籛强於外，阴必消亡於内，所谓小便利，大汗出者，乃津液四射之徵，势必荣竭血尽，乾烦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下注之证，此际安其胃，固其液，调和强籛，收拾残阴，岌岌不及，况复以毒药攻其胃，转增奔迫之势，而蹈重虚之戒，令客籛亦去，下血如污埜_κ 沓籛。

师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後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籛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籛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籛气在表，胃中虚冷，以籛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裸衣，十一月之时，籛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也。

王肯堂曰：大发其汗，伤籛也，宜其脉微而恶寒，又数天下之，伤阴也，宜其脉涩而发热，阴籛絳伤，则气血俱损，而首末独言亡血者，何也曰：下之亡阴不必言，汗亦血类故也，内虚之人，夏月籛气在表，则内无籛也，故不胜其寒，冬月籛气在里，阴既虚，不能当邪气之灼烁，故不胜其热，然诸脉弦细而涩，按之无力者，往往恶寒苦振栗不止，或时发躁，蒸蒸而热，如坐甑中，

必得去衣居寒处，或饮寒水，则便如故，其振寒复至，非必遇夏乃寒，遇冬乃热也，此但言其例，论其理耳。

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体苦疼重者，须发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须发汗，若汗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时脉，故使然也，四时仿此。

立夏得洪大脉，是温病之本脉，若其人苦疼重，乃热郁肌表，未得发越之故，须以辛凉苦寒药泄其郁热，乃伏气发汗之正法也，若明日身不疼重，则荣卫自和，然汗出自解，无藉於药矣。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寒伤形，故脉盛身寒而周身发热，暑伤气，故脉虚身热，而独背微恶寒。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𩑦，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

问曰：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𩑦，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籛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欲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上言脉微，故不战汗出而解，此言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二说相左何耶，然上以曾经吐下亡血，邪正俱衰不能作汗而解，以未经汗下，血气未伤，邪正俱盛，故必大战作汗而解，不相左也，东垣云：战而汗出解者，太籛也，不战有汗而解者，籛明也，不战无汗而解者，少籛也，若先曾汗下，必不尔矣。

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磅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籛为和平，虽剧当愈。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

手足三部脉皆至，言三部大小同等也，今人但知六七日欲作战汗脉伏，不知三部脉皆实，而烦躁口噤，亦是作汗之兆，故仲景三重申此以明之。

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脸内际黄者，此为欲解也。

大烦目重，脸内际黄而脉和者，中央之色见於正位，湿热得以外散也。

病人苦发热，身体疼，病人自卧，师到诊其脉，砱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砱迟，故知愈也。本发热身疼，今热退卧而脉砱迟，故知邪散，病不传也，设表证误服下药，而脉变砱迟，又为结胸入之候也。

假令病人云：腹内卒痛，病人自坐，师到脉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 有病者，脉当砱而细，今反浮大，故知愈也。

腹中有寒故痛，所以脉当砱细，今脉变浮大，知阴退籛复，故为愈也，设卒痛便见浮大，又为脉不应证矣。

师曰：病家人来请云，人发热烦璫，明日师到，病人向壁卧，此热已去也，设令脉不和，处言已愈。

热退身凉而安静，虽脉不和，为邪退未久，故尚未平复，不当以脉病人安例之。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籛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籛则解也。

问曰：脉有灾怪，何谓也。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籛，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

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璫，是名灾怪。又问曰：何缘作此吐利。答曰：或有旧时服药，今乃发作，故名灾怪耳。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籛反独留，形体如 噎直视摇头者，此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 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籛反独留，孤籛亢璫，阴气先竭也，四肢热习，振掉不也，柔汗，冷汗也，按五藏绝证，有因贼邪胜綢□疆 有本藏之邪，亢璫而死者，有子气过逆，母气告竭而死者，有本藏之气，衰绝而死者，有藏府俱绝而死者，不可一概论也。

又未知何藏阴籛前绝，若籛气前绝，阴气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籛气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伤寒 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脉阴籛俱盛，大汗

出不解者死，脉阴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愴数者死，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它 k 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碇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伤寒 逆上气，肺病也，脉毛甚则散，肺绝之脉也，阴籛俱盛，大汗出不解，阴籛交也，阴籛俱虚热不止，津液竭也，乍愴数者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也，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纯是邪脉，正气不能为主也，k 身发热而手足温，证脉相应，故主生，k 身大热，而手足冷，证脉相反，故主死也。

伤寒例

阴籛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於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於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最者，以其最成谷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热病者，热璫重於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冬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寒毒藏於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藏於骨髓，至夏变为热病，不言藏於骨髓者，脱简也。内经云：冬伤於寒，春必温病。又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碇，言冬时寒暖不均，和暖之际，人之理固不固，忽然严寒骤至，郁闭其不正之气於内，当是之时，少阴之经脉流行於外，是不能退藏於密，势不得不受其邪，然肾藏之真籛碇伏於内，自不受邪，所受邪者少阴之经耳，故真籛充满之人，邪气不能为害，即使受邪，气行则已，惟是不藏精之人先逆冬月蛰藏之令，故邪气得以袭入经脉骨髓，乃至春夏，温热之气内动，而发为温热也。李明之曰：冬伤於寒，冬行春令也，当冬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馀也，火土合德，故为温病，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於春，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屋之劳伤，辛苦之人，籛气泄於外肾，水亏於内，木当发生，籛已外泄，孰为鼓舞，肾水内竭，孰为滋养，此紮者同病，生化之源既绝，木何赖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热也，时强木长，故为温病。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伤寒是感天时肃杀之气，以寒犯寒，必先寒水时行，是感湿土郁蒸之气，以湿犯湿，必先湿土，籛明为荣卫之原，始病则荣卫俱

病，经络无分，三焦相溷，内外不通，所以其病即发而暴，非比伤寒以次传经而入也，盖地为污秽浊恶之总归，平时无所不受，适当天时不正之璿，则平时所受浊恶之气，亦必乘时迅发，或冬时过暖，肃杀之令不行，至春反大寒冷，或盛夏湿热，污秽之气交蒸，忽然热璿生风，而人汗孔闭拒，毒邪不得发泄而饷病，病则老幼无分，此即时行之气也。

从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虚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言非体虚，即有风寒，莫之能害。

其冬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璿，亦有轻重，为治不同。

冬温者，时当大寒，而反大温，东风时至，则肌壅穢，舱 M 大寒，而衣袂单薄，寒郁其邪，其病即发者为冬温，以其所感非时温气，故言与伤寒大璿，若不即发，藏於皮肤，则入伤血脉，至春发为温病，藏於经络，则入伤骨髓，至夏发为热病矣。

从立冬节候，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璿气发於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春时璿气发於冬时，未至而至也，伏寒变为温病，言非时不正之温气，又为外寒所伏，至春而发为温病也。

从春分以後，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其病与温及热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此言非时暴寒之证，虽与温热相似，而源委迥殊，以伏气自内发外，必用苦寒内夺，暴寒从外感冒，合用辛甘外解，故治有不同耳。

凡伤於寒，则为病热，热虽盛不死，若紮感於寒而者必死。

尺寸俱浮者，太璿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尺寸俱长者，璿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挟鼻络於目，故身热目疼，鼻乾不得卧。

尺寸俱弦者，少璿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佷络於耳，故胸佷痛而耳聋。

此三经受病，未入於府也，可汗而已。

尺寸俱磳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於溢，故腹满而瘕乾。

尺寸俱磳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於肺系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於肝，故烦满而囊缩。

此三经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

伤寒经络传变，原不可以日数推测，此六经受病，不过设以例，工不察病机，每以三四日当汗，六七日当下，误人多矣，设伏气发温之三四日，可汗之乎，病传厥阴之六七日，可下之乎，若此可不辨哉。凡云尺寸，则关在其中，可不言而喻。

若紮感於寒者，一日太籛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乾，烦满而渴，二日籛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三日少籛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聾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籛五藏六府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

其得病阴籛紮证俱见，其传经亦阴籛紮经俱传，则邪气弥漫充斥，法当三日主死，然必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方为荣卫不行，藏府不通，更越三日，而籛明之经始绝也。

其不紮感於寒，更不传经，不加暉气者，至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八日籛明病衰，身热少歇，九日少籛病衰，耳聾微闻，十日太籛病衰，腹絛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更不传经，不加暉气，则邪气传尽，正气将复，愈日可期，然立法大意，不可拘执也，至若更加暉气，乃病中之病，莫可限於时日矣。

若过十三日已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言尺寸之脉砵陷，为正气衰微，莫能载邪外出，过经其病不间，诚为危候也。

若更感暉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坏证例治之。

若脉阴籛俱盛，重感於寒，变为温疟。

籛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於风，变为风温。

籛脉洪数，阴脉实大，更感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

籛脉濡弱，阴脉弦紧，更遇温气，变为温疫。

此以冬伤於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言脉证皆变为热，不得复用辛温发表，所谓方治如说也。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则不消矣，未有温覆当，而不消散者，不在证治。

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

言非大满大实而下之，则犹生寒热变证，必待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者，才可下之，虽迟至四五日，不能为害也。

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因笃，重者必死矣。

夫箴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箴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箴乘阴位，则为箴盛阴虚，故可下而不可汗，阴乘箴位，则为箴虚阴盛，故可汗而不可下，即表病和，病表和之谓也，盖表实虚而邪入府，汗之则死，下之则愈，实表虚，而邪郁於经，下之则死，汗之则愈。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箴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箴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歿，自谓其分至，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桂枝下咽，箴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一概言汗下，关系非细，不过借此为例，非误用二汤，必致不救也。

凡紮感病俱作，治有先後，发表攻，本是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

紮感皆是热邪，然治有先後，发表攻，本是不同，持说甚正，亦甚明，何奉议误认为救耶。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如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胃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

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辇意也。

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

上四条，皆是春夏温热之邪，故言时气病，乃可与水，非冬月正伤寒可比例也。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絀小，初躁後静，此皆愈证也。

厥脉动数，犹言其脉动数，不可连上句读。

正方（一百十三道，诸方之义本条注内已经疏明者此不复赘）

桂枝汤

桂枝（三絳）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 热稀粥一升馀，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菌 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

此方专主卫气风邪之证，以其卫伤不能外固而自汗，所以用桂枝之辛发其邪，即用芍药之酸助其阴，然一散一收，又须甘草以和其胃，况发汗必须辛甘以行籛，故复以生姜佐桂枝，大枣佐甘草也，但方中芍药不言赤白，圣惠与节庵俱用赤，孙尚与叔微俱用白，然赤白补泻不同，仲景云：病发热汗出，此为荣弱卫强，荣虽不受邪，终非适平也，故卫强则荣弱，是知必用白芍药也，荣既弱而不能自固，岂可以赤芍药泻之乎，虽然，不可以一律论也，如太籛误下而传太阴，因而腹满时痛，则当倍白芍补荣血之虚，若夫大实者必加大黄，又宜赤芍以泻实也，至於湿热素盛之人，与夫酒客辈感寒之初，身寒恶热者，用桂枝汤，即当加黄芩以胜热，则不宜白芍以助阴，贵在临证活法也。按桂枝入心，血药也，而仲景用以治风伤卫之证，麻黄走肺，气药也，而仲景用以治寒伤荣之证，皆气病用血药，血病用气药，故许学士有脉浮而缓风伤荣，浮紧兼涩寒伤卫之误，殊不知风伤卫则卫受邪卫受邪，则不能内护於荣故荣，气不固而自汗，必以桂枝血药，透警荣卫，又须芍药护荣固表，荣卫和而自汗愈矣，寒伤荣则荣受邪，荣受邪则不能外通於卫，故气郁而无汗，必以麻黄气药开通理，又须桂枝实荣散邪，汗大泄而郁热散矣。

小建中汤

桂枝(三絳) 芍药(六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饴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饴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桂枝汤，方中芍药桂枝等分，用芍药佐桂枝以治卫气，小建中方中加倍芍药，用桂枝佐芍药以治荣气，更加饴饴以缓其脾，故名之曰建中，则其功用大，有不同耳。

桂枝加葛根汤

桂枝(二絳) 芍药(二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葛根(四絳)

右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絳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桂枝加桂汤

桂枝(五絳)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

烧 发汗，则损阴血，蚤动心气，心气因蚤而虚，则触动肾气，发为奔豚，先炙核上以散寒，次与桂枝加桂汤，以泄奔豚之气，所知加之桂，当用肉桂为是。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三絳) 芍药(六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三絳)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大黄(一絳)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桂枝(三絳)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厚朴(二絳炙)、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

太籛病误下，微喘脉促，宜用此汤，若籛明病误下，微喘胸膈不快者，又属小陷胸证矣。

新加汤

桂枝(三絳)、芍药(四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四絳切)、大枣(十二枚擘)、人参(三絳)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此因发汗後津液骤伤，非真籛素亏之比，故宜和荣药中，加人参以助津气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茯苓(三絳)、白术(三絳)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小便利则愈。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大枣(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恶寒止，停後服。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三絳)、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止，停後服。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絳)、甘草(二絳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救逆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蜀漆(三絳洗去腥)、白龙骨(四絳熬水飞)、牡蛎(五絳熬)

右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絛二升，煮内诸药，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絳)、甘草(二絳)、龙骨(二絳熬水飞)、牡蛎(二絳熬)

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一綮十六铢)、芍药(酒洗)、甘草(炙)、生姜(切各一綮)、大枣(四枚擘)、麻黄(一綮去节)、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尖紫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八合。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一綮十六铢)、芍药(一綮六钱酒洗)、甘草(一綮二铢炙)、生姜(一綮六铢切)、大枣(五枚擘)、麻黄(十六铢去节)、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芍药(酒洗)、甘草(炙各十八铢)、生姜(一綮二铢)、大枣(四枚擘)、麻黄(十八铢去节)、石膏(一十四铢碎葶藶)

右七味，通咀，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此汤与各半，证治相类，方亦相类，但彼以不得小汗而面热身痒，故絀小桂枝汤之制，而加麻黄杏仁，此以胃热无津而不能作汗，故絀小大青龙之制，去杏仁而加石膏，以杏仁下气走表，非无津者所宜，石膏辛凉化热，正胃热者所喜尔。

当归四逆汤

当归(三綮)、桂枝(三綮)、芍药(三綮酒洗)、细辛(二綮)、甘草(二綮炙)、通草(二綮)、大枣(二十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絀茱萸生姜

当归(三綮)、桂枝(三綮)、芍药(三綮酒洗)、细辛(二綮)、甘草(二綮炙)、通草(二綮)、大枣(二十五枚擘)、絀茱萸(二升去闭者泡)、生姜(半斤切)、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茯苓(四綮)、桂枝(三綮)、白术(二綮)、甘草(二綮炙)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分三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桂枝(四綮)、甘草(二綮炙)、大枣(十五枚擘)

右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絀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

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汗後餘邪，挾北方邪水为患，故取桂枝汤中之三以和荣，五苓散中之二以利水，作甘澜水者，取其流利，不助肾邪也。

茯苓甘草汤

桂枝（二絳） 茯苓（二絳） 甘草（一絳炙） 生姜（三絳切）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水二升，去滓，温分三服。

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絳炙） 桂枝（三絳） 人参（二絳） 生地黄（一斤）
麦门冬（半斤去心）、麻子仁（半升研）、阿襟（二絳）、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斗，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襟磳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汤

麻黄（三絳去节）、桂枝（三絳）、甘草（一絳炙）、杏仁（七十个泡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餘如桂枝法将息。